

元 明 南 戲 考 略

趙 景 深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811 字數 98,00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4\frac{7}{16}$ 插頁 2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300 冊

定價(7) 0.50 元

序

這本小書裏所收的十六篇有關元明南戲的短論都是我在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這十二年間陸續寫成的，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間又作了一些修訂，就輯集出版作為我在一九五六年科學研究的細微成績。這些短論的大意也曾在一九五四年復旦大學的科學報告會上報告過，題目是『關於南戲輯逸的問題』。

過去一向有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為先有元朝的北雜劇，然後才有明初的南傳奇，好像先有北曲，後有南曲，宋元就沒有南戲似的。這種錯誤的看法，連明朝的戲曲專家都不能免。如沈德符的顧曲雜言云：『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為戲文。』沈寵綏度曲須知云：『明興，風聲所被，北化為南。』呂天成曲品云：『金元創名雜劇，國初演作傳奇。』王驥德曲律云：『胡語南人不習，我明又變而為南曲。』這種錯誤的看法，直到一九一五年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出版，方才得到糾正。一九二〇年葉恭綽在英國倫敦古玩鋪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戲文三種，一九三一年影印出來，我們才能看到宋元戲文的全本。後來一九三二年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我們才知道宋元南戲的殘文還有不少保留

在各種曲譜和曲選裏面。

由於鄭振鐸這書的啓示，我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間出版了宋元戲文本事，輯錄了一些南戲的殘文。接着三個月後錢南揚又出版了宋元南戲百一錄，我們倆一共輯得殘文五十六種。一九三六年影印的南曲九宮正始出版，陸侃如、馮沅君又出版了南戲拾遺，在我們所輯的以外，又增輯了七十二種。前後宋元南戲共得一百二十八種（其中有極少數是不可靠的或散曲被誤收的）。大致南戲輯逸的工作已止於此。

但是，這工作是非常細緻複雜的，因此，我們四個人也就難免沒有錯誤。從一九三六年到我編定這本書的時候，又過了整整的二十年。在這二十年裏面，新的材料陸續被發現，因此，曲文雖不能增加多少，『本事』是更加清楚了。由於醉翁談錄在日本的發現，張資鴛鴦燈和吳舜英的故事是更明白了，我就寫了一篇張資鴛鴦燈。戴望舒在歲時廣記和綠窗新語裏發現崔懷寶月夜聞箏，我又寫了一篇崔懷寶月夜聞箏。新近古本戲曲叢刊影印了抄本黃孝子，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有周明泰捐獻的江流記，又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在宋元戲文本事上，這兩個同題材的戲都寫有專節，借此機會，我就重溫了舊業。今本的黃孝子已經不是宋元南戲的本來面目，大約經過了一些刪改，因此，曲譜中所收的一些曲子，頗有爲黃孝子抄本所不載的，也有曲文多少有差異的，這樣，對於抄本黃孝子和曲譜殘文的比勘工作就相當重要，因此，我又改寫了黃孝子尋親記。江流記雖是承襲西遊記雜劇的地方較多，但它有連帶說白的第九齣掠人色胆包天大，與曲譜殘文相合的有八支之多，使我們對於本事有更明晰的了解，對曲文前

後的安排獲得更堅強的證據，這種比勘也還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又重寫了陳光蕊江流和尚。與黃孝子理由相同，由於古本戲曲叢刊影印了重校金印記，我又比勘了合縱記和九宮正始，重寫了蘇秦衣錦還鄉。最近錢南揚彙合前出的三本南戲輯逸，新編成一本宋元戲文輯佚出版，捨棄黃孝子和蘇秦衣錦還鄉是對的（因為已有全本），但是這兩種都不是本來面目，因此在我這本論文集裏，輯錄今本所沒有的佚曲，比勘另一些與今本相異的殘曲，使我們能够大致了解到一些原來的樣子，也還是有必要的。

輯錄宋元南戲，有時也會誤收明人的傳奇。宋元南戲有太平錢，明代傳奇也有李玉的太平錢，一不小心，就會把李玉的太平錢也當作宋元南戲。王祥臥冰南戲是孝子故事，沈璟的十孝記也是孝子故事，這兩個劇本也容易纏錯。因此，我又寫了太平錢戲文和傳奇和王祥臥冰和十孝記，來作詳細的辨別。另外一些優點和錯誤，我又寫了一篇過去對南戲研究的成就和缺點。我所高興的是，我們四個人的缺點，錢南揚的新本宋元戲文輯佚差不多已經完全改正過來了。但我仍舊保留了這三篇文章，顯示這二十年來我們是在怎樣地辛勤考訂，細心爬梳，克服了不少的困難。錢南揚在新本中朱文太平錢篇認為『這裏的鬼乃是假托的』，那是上了福建戲油印本的當。恐怕福建戲的原本確是真鬼上場，那是被戲改工作改掉了。

張大復的寒山堂曲譜雖然相當重要，這曲譜所註的一些話却不一定完全可靠。我寫了一篇元明南戲的新資料，大部分抱的是存疑的態度。但看這書錯把沈璟十孝記寫韓伯俞和王祥的故事三曲也當作南戲王祥臥冰，便可知道這曲譜並不完全『語必有徵』。

錢南揚、陸侃如、馮沅君和我自己都還只輯錄宋元南戲，不曾輯錄明初南戲，對於荆、劉、拜、蔡、殺又把它們當作已有傳本來看。實際上，這五種戲是不能算作明初傳奇的。把荆、劉、拜、蔡、殺狗記歸之徐嘔，最多只能說這兩位明初的戲曲家參加了改編的工作。高等教育部綜合大學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把這五種戲劃歸『宋元』實是非常恰當的處理。九宮正始保留了一些殘曲，在今本的這五種裏找不到。我就陸續寫了王十朋、荆、釵、記、劉、智、遠、白、兔、記、王、瑞、蘭、拜、月、亭、殺、狗、記以及蔡、伯、喈、琵琶、記。例如，殘曲中有一整齣『誤接絲鞭』就是通行本拜、月、亭裏所沒有的；元刊本琵琶、記第四十一齣全齣，亦爲通行本琵琶、記所未收。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全齣思想性都比較強，前者斥責男子的負心，自己有了愛人，又要接受王丞相女兒的婚姻，後者暴露官場中人的貪婪。也許這兩齣爲當時統治階級所不容，方才刪去的吧？明初的南戲是第一次輯集在我這本書裏的。我從九宮正始裏一共搜集了十九種。這十九種是任何文學史、戲劇史、曲話……裏所不曾談到的。我這本書最重要的，恐怕也就是在新本宋元戲文輯佚以外，能够搜輯到荆、劉、拜、蔡、殺、黃、孝、子、金、印通行本裏所看不到的殘文以及明初南戲的殘文。張大復、寒山堂曲譜對於元明南戲的研究關係極大，我也作了系統的介紹。最後附錄了秋夜月，其中談到王祥、臥冰、蘇武、牧羊、記、孟姜女、送寒衣等南戲的改本。

這本小書在整理的過程中，曾經得到胡忌先生的協助，謹此誌謝。希望這本小書能够引起中國古典戲曲愛好者們以及戲劇史專家們的興趣，並且誠懇地希望能够得到他們的指正。

目次

過去對南戲研究的成就和缺點·····	一
王十朋荆釵記·····	三
劉智遠白兔記·····	二六
王瑞蘭拜月亭·····	三四
殺狗記·····	四四
蔡伯喈琵琶記·····	四九
黃孝子尋親記·····	六一
陳光蕊江流和尚·····	六九
張資駕鴛鴦燈·····	八〇
崔懷寶月夜聞簫·····	八四

王祥臥冰和十孝記·····	八九
太平錢戲文和傳奇·····	九五
蘇秦衣錦還鄉·····	一〇三
元明南戲的新資料·····	一二〇
九宮正始與明初南戲·····	一二七
秋夜月·····	一二四

過去對南戲研究的成就和缺點

過去我們對南戲的專題研究有專書刊行的，是下列三種：拙編的宋元戲文本事、錢南揚先生的宋元南戲百一錄以及陸侃如、馮沅君兩位先生合編的南戲拾遺。我的那本是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行的，錢著本事僅遲三月，而陸馮合著的却是由於九宮正始的發現才在一九三六年『拾遺』補充的。總的說來，這三書大都是從佚文的搜錄、本事的考證、曲文的安排三方面着手的。因此，都忽略了南戲產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分析，故事演變的時代背景及其現實意義的說明——而這兩點，恰恰也是研討南戲極其首要的部份。

現在，本書所收的第一組短文，像蔡伯喈、王十朋、劉智遠、拜月亭等篇，就希望補充地談到故事演變的現實意義，從而也可約略看到南戲發展成爲傳奇的大致『規律』。雖然在這些短篇中所談的也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但我却認爲，像琵琶、白兔、荆釵、拜月等劇的演變是可以代表南戲發展的主要方面的作品的。它們不論在文學內容上、音律上、舞台演出上，都是站在南戲演變爲傳奇的主導地位的。解放後的今天，我們必須用新的觀點和方法去研究整個南戲。由於種種原因，宋元南戲傳留到現

在的資料比起北曲雜劇來真是太少了；不過，我們已經可以肯定，它是一直爲人民大眾所愛好的戲劇。南戲在我國戲劇史上，也應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沒有足够的研究資料，就會產生種種的『猜測』和『推論』，這也能變成危險的論斷。即就現今所見的三書而言，就都存在過這種缺點。大都是因爲研究的精益求精和新資料的提供，才使我們發現從前的錯誤的推論，而且這裏面有些事實，在今天看來，不免有當時幼稚可笑的感覺。先就我個人對宋元戲文本事的缺點來加以批評吧。

這本書收錄的劇曲計五十種。其中的周孝子和破審記兩劇當時已有全本，却還不自覺地當作『輯佚』來收錄（拜月亭是以附記形式出現的，姑且不論），這是粗枝大葉的作風，會給予讀者不好的印象。此其一。

第二、當時在小序中曾提到『爲了恐怕專載佚文太枯燥，斷簡殘篇湊在一起也令人有丈二金剛之感，於是也附一點本事，把殘文貫串起來，使得讀者看這一本書不像是摹挲古董，而像是在讀幾篇很有趣味的短篇小說。』這樣，雖然有本事連貫的長處，但原曲的次序却多有任意安排的缺點，並且這個缺點也不算太小。現在證明，像黃孝子劇就是錯簡得很厲害的。

第三、是運用資料的疏漏。當時只引用到南九宮譜、新編南九宮詞、雍熙樂府、九宮大成譜這四部書來輯錄逸文，撇去了其他可以爲據的像九宮譜定、南詞定律等書；並且就單從這四書來說，也有遺漏的曲文，如黃孝子的『三囑咐』『喜還京』兩曲原見南九宮譜是。此外，對於本事還有敘述不够充實的

部份，王祥臥冰和太平錢還有錯誤。

宋元戲文本事出版以後，我曾經把這書和同時編就的元人雜劇輯逸寄給南京的吳梅先生請教，得到他的覆信，對於戲曲資料等問題有所探討，今備錄如下：

又承惠書下問，弟見聞隘陋，何足以益高深？精忠短跋，尤見讀書之細，拜服拜服。惟本事中四六頁『八聲甘州』（至『觸目桑麻』句爲上曲）是荆釵記文，今傳唱未改，不當入錦香亭。又臥冰『疊字錦』一曲，當與八三頁『雌雄畫眉』、八六頁『灞陵橋』、八二頁『山東劉袞』爲一套，雖韻有不同，語氣有不聯，然此套次序，古曲皆然。如鉄冠圖借用之『兀的不』一套及孟姜女尋夫之『好夫妻直恁的星運蹇』一套皆如此聯綴（概以『疊字錦』『雌雄畫眉』『灞陵橋』『山東劉袞』爲一套，均見納書楹曲譜），不當分載也。又太平錢『小措大』曲全套，今尚存納書楹續集卷二；此下有『不是路』『長拍』『短拍』『尾聲』，亦宜全錄。以上言戲文本事也。至輯逸中亦無可增加。君借到詞林摘藎，即是敝藏，西諦從敝處借出者。尊輯目次中列有四十一種，已洋洋大觀。弟嘗謂今世元曲，可見者止百廿餘種（指全本），倘得明世封藩全部，豈非大快乎！（見元曲選序）來示又及貶黃州，實即『元明雜劇』中赤壁賦，弟由龍蟠里圖書館借鈔也。近王古魯譯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兄當已見之。此書古魯所列附錄諸條，甚有價值也。手復鳴謝，即請著安。

這是吳先生當時的批評和其他的見解，現在我略加說明。首先信中所說的『精忠短跋』，指精忠記而言，謂精忠記短文，曾載逸經，後收入讀曲隨筆。這裏不再引證。

有關戲文本事的：

『八聲甘州』二曲今雖見荆釵記第四十一齣『晤堵』，實是從元南戲孟月梅寫恨錦香亭借來的，可參

見本書王十朋荆釵記。

吳梅先生是極注意南曲聯套次序的。信中指出臥冰記中『疊字錦』『雌雄畫眉』『灞陵橋』『山東劉』衰』不當分載，舉鐵冠圖及孟姜女尋夫爲例。雖然南戲聯套次序有一定可引以爲據的價值，但在臥冰中却不足爲據。『疊字錦』等四曲確是古曲，爲蟬廬曲談卷三『仙呂入雙調』南過曲所不載。所謂鐵冠圖，當指『夜樂』齣，聯套次序是『出隊子』『惜奴妓』『疊字令』『雌雄畫眉』『灞陵橋』『山東劉』和『尾聲』，『疊字令』首句是『兀的不快殺人也麼㗎』，與吳梅合。但檢納書楹曲譜，並無『夜樂』，僅有『夜峴』，想是吳先生誤檢，把『夜峴』混爲『夜樂』了。其實『夜峴』是探山的劇題，與『夜樂』不同。孟姜女尋夫確見納書楹曲譜補遺卷四，題作『時劇』，聯套僅標一二三四段落和『尾聲』，似葉堂編時也未敢定爲何調何曲。又查欽定曲譜卷十二『灞陵橋』注云：『㗎字既是不可移易，自不宜列作襯字。』所舉例拜月亭劇作『㗎，衫兒上泪淹濕。』今『夜樂』末句也有㗎字，作『㗎，我寧做道也不怕，早難道羔羊不惹。』臥冰末句是『㗎，寧做道一不是，休做了兩家不是。』但孟姜女曲中沒有㗎字，應非『灞陵橋』曲。『疊字錦』在九宮正始第八冊中凡五格，茲引首句如下：

殺狗記『誤了人也㗎』，又『待入城也㗎』；

王祥『兀的不是痛殺人也㗎』；

崔君瑞『負心的也麼㗎』，又『慢慢行程也麼㗎』。

每句末也有㗎字，這在孟姜女曲中也看不到。所以我以爲孟姜女全曲中是沒有『疊字錦』和『灞陵』

橋』兩曲的，故不可爲據。再檢出存劇中的資料備證如次：

殺狗記第十一齣『窖中受困』聯套：

金瓏璫 灞陵橋 疊字錦 駐雲飛 前腔 前腔

拜月亭第二十六齣『皇華悲遇』聯套：

上馬踢 月兒高 鑾江令 狼草虫 前腔 羅帶兒 前腔 前腔 灞陵橋 前腔 前腔
新水令 銷金帳 前腔 前腔 前腔 前腔 思園春 粉孩兒 福馬郎 紅芍藥
紅衫兒 會河陽 縷縷金 越恁好 紅繡鞋 尾聲

可見古劇中不一定四支聯用。殺狗記『雌雄畫眉』和『山東劉袞』，拜月僅用『灞陵橋』，且連用三曲；今再看臥冰記中四支，『雌雄畫眉』和『山東劉袞』同寫雪地，確有可以連接的痕跡。但『灞陵橋』寫毒計，『疊字錦』寫推車出外，均爲後事，時間不相及，斷不可連。——最多只可能說是別有『灞陵橋』『疊字錦』俱佚而已。

太平錢有兩種：一種是元南戲朱文鬼贈太平錢，另一種是明李玄玉的太平錢。我所收的『小措大』曲實是明傳奇，在戲文本事中是錯收的，也就更不應該錄全套了。現本書有短文太平錢戲文和傳奇專及此事。

吳梅先生故世後不久，就發現了脈望館孤本元明雜劇，這是由於抗戰，他無從一見。又信中所說的赤壁賦，收入『元明雜劇』者和貶黃州實是兩劇；貶黃州今存孤本元明雜劇中，不再是『輯逸』的元曲

了。我近來重新修改元人雜劇輯逸爲元人雜劇鈎沈，凡前有錯誤之處，或因新資料的發現可刪去的部份，均已一一改正。王古魯先生譯著的中國近世戲曲史也已有了新版和增補的篇幅。

錢南揚先生的百一錄，它所收錄的南戲殘文比我的本事要多出不少。雖然有不少曲文也有錯收的情形，但他的毅力和細心顯然是超過了我的。我和他兩書輯錄的時間是極相近的，可是他運用的參考資料有許多是我所不曾觸及的。百一錄卷首『總說』的部份，分成『名稱』『起原和沿革』『結構』『曲律』『文章』『名目』六章，對南戲作了概括的分析和介紹，也是很有意義的。

下面就個人的所得，把百一錄中的錯誤說出來，雖然是比較瑣碎的意見：

一、面六十九說：『王月英月下留鞋，此戲疑卽情史引徑林續記『張蓋』事。』按，情節殊不相類。它當與元曲選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和京劇的賣胭脂同爲一事。來源是劉義慶的幽明錄『買粉兒』，見太平廣記卷二七四，並見鄭振鐸先生的痴癡集。『古本戲曲叢刊』本胭脂記也是同類的故事。

二、面一一二的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同題材的作品很多。除百一錄已舉外，尚有元雜劇紀君祥的信安王斷復販茶船、無名氏的豫章城人月兩團圓。元人散曲詠及此故事的更多，不一一列舉。我的小說戲曲新考中有雙漸和蘇卿篇，且有明人所記故事的梗概。

三、面一四一言及『西廂』故事有睢景臣鶯鶯牡丹記一本，實誤。鶯鶯牡丹記中鶯鶯非西廂記的崔鶯鶯，本事可看宋劉斧的青瑣高議『張浩』篇，小題是『花下與李氏結婚』。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的宿香

亭張浩遇鶯鶯幾乎就全用劉斧的原文。元南戲另有張浩，見九宮正始殘曲所引，本事亦應同此。醉翁談錄有宋人平話牡丹記。

四、面一四三的張資鴛鴦燈，『翫仙燈』曲文的推論，已可肯定，本事亦可增加。詳見本書張資鴛鴦燈篇。

五、面二五〇朱文鬼贈太平錢的敘述及誤用的曲文，亦有本書另篇太平錢戲文和傳奇可資改正的地方。

六、面一五四『楊文魁王魁不負心』句，第一『魁』字應作『奎』。

七、面一六二陳光蕊江流和尚，引雍熙樂府『撈芝麻』曲，不分段落，誤。可據九宮正始卷十所收的『應時明近』『雙赤子』『畫眉兒』諸曲改正。

八、面一七二蘇秦衣錦還鄉，今存『暖紅室』本金印記及『古本戲曲叢刊』本的金印記，可作比勘。詳見本書的蘇秦衣錦還鄉篇。

九、面一七七王孝子尋母，應即黃孝子尋親記。本書有專篇談及。錢先生過於拘泥，以致闕失過多。注云：『元明北劇有無名氏認金梳孤兒尋母，見也是園書目，恐怕也演此事。』認金梳劇今存孤本元明雜劇中，與王孝子南戲無關。

十、面一七九蘇武牧羊記，今存『古本戲曲叢刊』本傳藏抄本，共計二十五齣。百一錄所收的九齣和殘文，都可以比勘。可另作一文以明蘇武牧羊記南戲的演變及其內容介紹。

十一、面二二四林招得三負心引『金犯令』，亦見南音三籟，『金犯令』係集曲，由『四塊金』『五馬江兒水』『攤破金字令』集合而成。

十二、面二一五百花亭，原說云：『惟南詞叙錄並收賀憐憐烟花怨與百花亭，明是兩本，未敢遽行併合。』其論甚是。但元南戲又有風流合及風流合三十、王煥三名，錢先生却未提及。綜上所及，詠『風流王煥百花亭』（女主角名賀憐憐）故事的劇名已有混稱如此，推想該戲的演變情況也頗為複雜。

至於面二一九和二二〇生死夫妻，誤收明末范香令所作的同名傳奇『金夢朝元歌』一曲和『重疊金水令』一曲，已經隋樹森兄指出。王祥行孝和十孝記的錯誤部分也有專文王祥臥冰和十孝記敘述了。

最後要談到的是陸馮合作的南戲拾遺。

南戲拾遺可以說是專門在九宮正始抄本出現影印後，搜錄宋元戲文本事和宋元南戲百一錄所未收的宋元南戲部份。所以名為『拾遺』，其實主要也是新資料的搜錄。在序例導言中分為六小節，那就是：『曲的輯逸』『九宮正始』『鈕少雅』『徐迎慶』『骷髏格』以及『元傳奇』；對於『元傳奇』來說，卷上所收的七十二種劇曲是完全新增的，卷下的四十三種劇曲是補我的本事和『錢錄』的不足的。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新增的七十二種劇目和本事及『錢錄』總收的一百餘目皆不備列（有的不能確定是元是明的）。這裏就南戲拾遺上下兩卷劇曲部分的優缺點指出如下。

卷上七十二種劇目和卷下四十三種是依筆劃次序排列的，這是比較好的辦法，『錢錄』的次序排列

的確找起來不很方便。另一方面，雖然劇目依筆劃爲序，但有的劇目名稱不能統一，像張資即鴛鴦燈，百花亭即王煥，留鞋記即郭華……等，使用起來，也會感到些許麻煩。不過就總的說，好處到底較多。這是對南戲名目以筆劃排列的較早試行，是值得稱讚的。

其次是每劇彙錄的次序：先本事，次出處，次推測是何角色在何時何地所唱，最後殿以曲文。——這樣的做法也比較客觀。既不像我那樣的『武斷』安排，也比『錢錄』的稍加說明者來得詳盡些（『錢錄』有的竟不加說明）。對於曲文卷次出處也注得最分明。也收只剩一二句的殘文。

以上都是南戲拾遺值得提出的優點。其他瑣碎的缺點也有一些，今作說明如後：（與前說有相同的諸條，不重叙。）

一、十孝記 此劇是明代末葉沈璟的作品，並非元傳奇，不應收入。我首先寫王祥臥冰和十孝記一文（收入本書），後來有隋樹森先生的短評和傅惜華先生的十孝記逸文（皆見俗文學），均可爲證。

二、王仙客 九宮正始卷九收『婆羅門賺』和『換頭』兩曲雖題『元傳奇』，但卷二的三曲『雙鶻鵲』題的却是『無雙傳』。王仙客故事情節雖同無雙傳，但這兩個不同的名稱是否即爲一劇實在可疑。若南戲拾遺同收卷二和卷九的曲文，則在王仙客下應在括號內附註『無雙傳』字樣。又據正始卷一的『滴金』曲原註云：

按此明珠記，元時先有失名氏王仙客本；後又有平原白壽之之無雙傳。今此『金卮泛蒲綠』套即其詞也。今

被陸天池竊用於明珠記耳。

可見王仙客、無雙傳、明珠記之劇雖有一定的因襲成份，却未必是相同的一劇。故收王仙客涉及雙鵲曲者，應注無雙傳字樣，至少也應有一段說明。

三、朱夫人 原注本事未詳，但元雜劇有無名氏的還牢旦，續錄鬼簿題作鎮山夫人還守（牢）旦，可補。

四、吳舜英 疑卽黃舜英，吳、黃形似。本事見宋羅燁醉翁談錄壬集卷二崔木因妓得家室。與南戲拾遺所推測的妓女與公子戀愛劇內容正合。如越恁好曲有和伊填詞和曲吟詠詩，醉翁談錄也叙及此事。大意是崔木遇妓賽賽，賽賽復介紹她的鄰居黃舜英和他成爲配偶。

五、浣紗女 原注：太和正音譜有趙明遠雜劇范蠡歸湖，今不傳。按，今存一折，收入雍熙樂府，我已收入元人雜劇鈎沈。又，這裏的浣紗女恐怕不是西施，而是伍子胥所遇見的浣紗女。

六、高漢卿 此劇應卽是南詞叙錄列入本（明）朝的高漢卿羅囊記，似非元人劇本。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四冊記邱濬羅囊記條云：胡文煥羣音類選存「相贈羅囊」「春遊錫山」「劉公賞菊」「羅囊重會」四齣，叙的是以一個羅囊爲姻緣的線串之戀愛劇。『南音三籟卷上有羅囊記『春遊』，當卽『春遊錫山』。今南戲拾遺所錄的『惜奴嬌序』及『換頭』，應是『劉公賞菊』裏的。

七、『現團圓桂輪』南戲拾遺原說：『但是我們總猜疑『現團圓桂輪』是散套而不是傳奇。第二冊錄下列三曲，注作『遏雲奇選』，元散套，而第一句就是這五個字，可證。』又：『同冊又錄二曲，却作『明散』』

套』。綜觀前後所錄八曲，全描寫元宵景致，也全是散曲口氣，確不應作劇目殘曲收錄。

八、鄭信 原云：『本事無考。』按，此即紅白蜘蛛記，散曲『刷子序』套詠古傳奇有『鄭將軍紅白蜘蛛』，即指此。醒世恒言有『鄭節使立功神臂弓』，全叙該事，甚詳。

九、『鄭瓊』應作『鄭瓊英』。九宮正始收『紅林擒』曲殘句原如此名。

十、『翫燈時』應是散套名而不是劇名。九宮正始於仙呂入雙調『五韻美帶香羅帶』注云『正合元散調翫燈時體』，可為確證。今所收『掉角兒』一曲全合翫燈的敘述。

以下為卷下部分。這部分原以九宮正始的元傳奇曲補正我戲文本事及錢著的不足，但南戲拾遺在九宮正始曲文搜輯時，偶有收錯的，如凍蘇秦的『簇杖』，應是崔君瑞江天暮雪裏的。

十一、子母冤家 隋樹森先生在東方雜誌上作有『關於南戲子母冤家』一文，認為子母冤家和張翠蓮為一劇，恐不妥當。南戲拾遺列張翠蓮在卷上，另作一劇是對的，但應說明二者的關係。新編南九宮詞錯把張翠蓮的曲子併到子母冤家裏面去了。

十二、凍蘇秦 九宮正始均作『明傳奇』，又收金印記曲。關於此戲的複雜內容和變化，本書另有蘇秦衣錦還鄉一文專及，不再詳述。

十三、崔君瑞 九宮正始也作『明傳奇』。此戲本事煞費討論：如『它』與元雜劇瀟湘夜雨的類同內容，與明代傳奇江天雪的關係，江雪舟的關係等等，非作詳盡的研究不可。單就南詞敘錄的全名崔君瑞江天暮雪來看，即使由於它和瀟湘夜雨內容相似，但不敢由此肯定它就是摹擬的作品。南戲拾遺又

漏引九宮正始第三冊的『紫蘇丸』。

十四、詐妮子 現在僅能見到的南戲殘曲三支，似不能貿然加以論定說：『不過從南戲殘曲看來，其情節與關漢卿雜劇詐妮子調風月不盡同。』即如『綉停針』曲內容，雖然是小千戶與一女子遊春相會事，但該女子恐非關劇之燕燕，或許是關劇中『正末，外旦郊外一折』的『外旦』，那末內容就正自相合。

根據以上對於過去研究南戲三書批評的結果，我的結論和希望是：現在我們先必需依據現有的資料，作出南戲發展歷史的具體而可靠的結論。比如像過去曾存在過的『琵琶爲南戲之祖』的錯誤看法，南戲比北曲雜劇『文辭幼稚』的看法都必須大力糾正。從元代南戲劇本不多見的情況，更足以說明它是接近人民的產品。（北曲雜劇在元時有政治勢力的支持，情形和南戲不同。）其次，現存的南戲資料雖則不多，但根據這些，我們也已可得到不少概念，從而對明代戲劇（明傳奇）的因襲性和更改舊作的地方也可作一研究，尤其是文人作品的產生和它與現實脫離這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對於我國整個戲劇史的發展上說，也是極重要的一環。

王十朋荆釵記

自從明代相沿的『荆、劉、拜、殺』的稱謂盛行以來，就可以看出荆釵記在南戲中的地位了。直到今天，在崑劇中所保存的荆釵記劇目，還有三十齣左右，於此，也可知它在舞台上的成就是超過其他戲曲的。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在論及南戲時，主張荆釵記是明朱權（別號丹邱）的作品，近人多遵循其說，只有青木正兒和蔣瑞藻取懷疑態度。在元明南戲新資料一文中，另有『吳門學究敬仙書會柯丹邱』一說。我們也略略分析過柯丹邱可能是柯九思外另一人，他是書會的編劇者。雖然這些都不能成為定論，但可以推想現傳的荆釵記決不是一人的創作，而是多人改編過後的本子。這個『推想』的論斷是否成立，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南曲九宮正始、影印抄本王狀元荆釵記以及汲古閣『六十種曲』荆釵記的曲文異同就可以知道。

九宮正始合稱是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卷首『臆論』中說：

詞曲始于大元，茲選俱集天歷至正間諸名人所著傳奇、套數原文古調，以為章程，故寧質毋文。

雖然不能確證它所收的是元曲，但以現存南戲目錄和殘曲而論，九宮正始確是擁有最多的資料。並且比較它和蔣孝舊南宮譜的相同曲文，也足見它所錄的元劇殘曲極爲可靠。

九宮正始錄王十朋曲文爲荆釵記所無者有：

〔武陵春〕白首奔波，便不荒涼滋味索。盼廬陵何處，幾點斷雲依約。笑衰年還更傍誰倚托，笑衰年還更傍誰倚托，漸寒風中人衣袂薄。兀自前途去，恁悠邈，經歷盡水上孤村山外郭，景物銷鑠。買得香醪三四酌，把我愁腸洗蕩著，洗蕩著。想人心人面怎猜度，這一個禁持，那一個做作，似鎗鋒劍鏑。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都將擺落。惟有好人情分渾如昨，不比尋常世態惡。

〔前腔〕自分溝壑，百歲光陰一夢若。我如今到彼，霑伊祿養，豈不羞忤？難道伊不言時我不覺，伊不言時我不覺？怕相逢兩下猶驚愕。若把往事重提起，怎遲却！當時恩眷也有十分渥，曾借我小堂棲泊，曾受我黃金與伊壯行橐。豈可伊家不領略，不領略？又何苦離家直恁少思索！自斟酌，只待合六州生鉄鑄一錯。眼見斜陽下，怕見斜陽下，拖一條竹杖，一量芒屨。投宿前村莫担閣。

這兩曲，看曲意相當於荆釵記（指『六十種曲』本，下同）第四十一齣『晤堦』，但今本有此行路『八聲甘州』曲文，却是從另一本南戲錦香亭借用的。九宮正始卷三收『八聲甘州』題『元傳奇』孟月梅（即錦

香亭）詞二支：

春深離故家，歎倦客旅邸，遊子天涯。一鞭行色，遙指剩水殘霞。牆頭嫩柳籬上花，望古樹枯藤棲暮鴉。嗟呀，遍長途觸目桑麻。

〔前腔〕呀呀，幽禽聚遠沙。對芳菲禾黍，宛似蒹葭。江山如畫，無限野草閒花。旗亭小橋景最佳，見竹鎖橋邊

三兩家。漁艇，弄新腔一笛堪誇。

於首曲有注云：『此本爲今改本荆釵記所竊。况荆釵記此折之引子亦竊元傳奇鄭元和者也。』此外南九宮譜和南詞新譜也都說是改本荆釵記借用的。可見此齣原詞正是上面的『武陵春』。從曲文比較，『武陵春』一支，心理描寫極好，句法生動。或許是詞句過長的緣故，太加重了演唱者的負擔，故而改用『八聲甘州』也未可知。『八聲甘州』曲文頗似元人散曲，有優美的景緻描寫，但生動處不及原作。

還有第十六齣『赴試』，古本王十朋恐怕也不是用『水花魚』三支，『甘州歌』四支和『尾』的。因爲我們在九宮正始卷二的『念奴嬌』和卷三的『小措大』『長拍』三曲中可另外鈎稽出能够適應荆釵記『赴試』情節的曲文。並稍作排比次序如後：

〔念奴嬌〕極目長安，雲盡處，幾點雁行明滅。一片澄江，映帶柳花如雪。舉案情深，趨庭訓遠，無奈腸千結。依依遊侶，偏逢春暮時節。

〔小措大〕人生如夢，何須苦戀京華？見一片釣台，俯瞰汀沙。想當日被羊裘，坐巉岩下，漁竿三尺輕把，怎倒與雲台同入畫？今尙誇，漢代功臣孰似他？奈微名使人縈掛，等閑負却烟霞。

〔長拍〕洶洶長江，茫茫大水，小艇怎生禁駕？鷗鷺瀾瀾，看參差飛落蒹葭。岩樹鬱樑牙，漸斜光欲隱，牛羊爭下。靄靄蒼烟橫似織，帶幾點暮歸鴉。來往橈聲，咿咿啞啞，正暗潮拍岸，風掃蘆花。

『念奴嬌』原注云：『此乃古本王十朋登程引子之原文。』今看曲文『舉案情深，趨庭訓遠』，當是王十朋別妻和母後趕路所唱，即在今本『分別』別家以後。倘使認爲第三十三齣『赴任』，那是他和母親同行，不再是『趨庭訓遠』的了。照一般南曲慣例，『長拍』後必接『短拍』，惜正始未錄。又就『小措大』曲

辭看，像是經過嚴子陵七裏灘遺址的。正始在『小措大』曲後亦有原註：

此『小措大』一調，自來傳奇、散套用之者實少，止於古本王十朋見有此調全套。向被改本荆釵記刪去之，致今人無有識者。

『長拍』和『小措大』韻同意同，自屬『全套』中兩支無疑；可惜其他的曲文無從獲見，因而也不能同『赴試』作詳細比較了。

其他像第九齣『綉房』，今本的『一江風』曲是：

綉房中，裊裊香煙噴，翦翦輕風送。但晨昏問寢高堂，須把椿萱奉。忙梳早整容，忙梳早整容，惟勤針指功，怕牕外花影日移動。

九宮正始第五冊有類同的『一江風』：

瑞煙濃，翦翦輕風送，日照香奩永。向高堂問寢歸來，慢把金針弄。何事不爲容，何事不爲容？留心在女工，綉花枝怕綉出雙飛鳳。

原注云：『今時唱『綉房中』是其次曲。』我却以爲並非今本刪去此曲，而是今本掉換。偷改古曲，有重複意義的曲句如『翦翦輕風送』向高堂問寢歸來『留心在女工』諸句可證，細心的讀者一定能覺察出來的。而且就曲牌慣例，『一江風』較少連用，如牡丹亭『學堂』、『西樓記』『拆書』均是。（秋夜月收『錢玉蓮綉房議婚』，前二曲『一江風』頗似荆釵記，但此後完全不同，且以『一江風』連用到底，另作別論。）

第二十六齣『投江』，荆釵記的『糖多令』是：

無奈禍臨頭，今朝拚死休。如痴似醉任飄流。不想舟人撈救，我身出醜，臉慚羞。

九宮正始『元傳奇』王十朋却是：

匹婦喪溝渠，今朝妾亦如。且浮且沒任爲魚。不想舟人救取，身出醜，口長吁。

按荆釵記『投江』齣『糖多令』後接『玉交枝』四支皆用魚模韻，故正始所錄的應是原文。

第三十二齣『遣音』，荆釵記的『榴花泣』曲是：

守官如水，胸次瑩無瑕。薄稅斂，省刑罰，撫安民庶禁行猾。幸喜詞清訟簡，無事早休衙。依條按法，想繼一戎百誰不怕！待三年任滿期瓜，詔書來早晚遷加。

九宮正始的『榴花泣』和此大不相同：

我一官清白，爲國不於家。無別事，早休衙。但尋常修下一書劄，有甚餘錢閑鈔爲你厚資發。待他時及瓜，倘天恩重召還都下，忍教他玉貌花容，流落在海角天涯。

這支曲文意義極爲重要，他道出了劇作家的願望。『一官清白，爲國不於家』的想法是當時一般人對『清官』的理想願望。改本的詞句，尤爲明顯。『薄稅斂，省刑罰，撫安民庶禁行猾』，豈不是『包公』型人物的形象麼？

還有第二十八齣的『勝如花』曲，沈璟南九宮譜和沈自晉南詞新譜俱題爲『新荆釵』。南音三籟引詞隱生（即沈璟）說：『此曲不知何人所增，其調不知何所本。但腔甚可愛，不可不錄。』似此曲『勝如花』爲明人所增。可是九宮正始引此一曲，注云：『此曲按古本王十朋，原止一闕，今之荆釵記添爲四』

曲……『驗之汲古閣本，果爲四曲。則今本四曲『勝如花』，其首曲似是古本。沈璟所懷疑者，未有他據，只得存疑了。

第三十三齣『赴任』，通稱『梅嶺』，有『朝元歌』四支。九宮正始『朝元歌』作『朝元令』，所收四曲，前兩曲和今本大不同：

山程水程，舉目蒼烟迥；長亭短亭，回首遙天暝。祇爲功名，遠離鄉井。趨到潮陽任所，帶月披星。車塵馬足不暫停。牧笛隴頭鳴，漁舟江上橫。（合）漫勞追省，終有日再圖家慶，再圖家慶。

過得危巔絕頂，野花開又馨，溪洞水泠澗。叢林掩映，哀猿誰忍聽！若不是卑人薄命，媳婦猶生，我和他雙雙御輿無限情。且自趨程行，休將往事繫。（合前）

並有注云：

此調按古本王十朋僅此二闕。後至改本荊釵記，增爲四曲。且第一、第二之章句，皆相似；但詞文與此絕不同。可見『六十種曲』的荊釵記也是以古本的兩曲改成四曲的那一系統的本子。

第四十三齣『執柯』的『三段子』，也像『一江風』和『糖多令』的改動情況。我們試先看今本的曲子：事當隱忍，未可便一時怒嗔。你再不娶親，我只愁你斷子絕孫誰拜墳！言激心惱空懷忿，我今縱不諧秦晉，也不會家中絕後昆。

九宮正始卷一收的是：

事當自盡，怎如他辜情負恩。若不再嫁，只愁伊斷子絕孫。人生百歲如朝露，拚螟蛉一子承宗胤，也不苦身終無

人上墳。

此外值得一提的僅是十二齣的『合巹』。此齣今本連用『惜奴嬌』兩支，九宮正始也收『惜奴嬌序』兩支，相互比較的結果，第一支有改動的痕跡，第二支就完全不像了。現在也附錄於後。和前例相同，先錄今本，後錄正始。

〔惜奴嬌〕只爲家道貧窮，守荆釵裙布，謹身節用。今爲姻眷，惟恐玷辱親家門風。空空，愧乏房奩來陪奉，望高堂垂憐寵！（合）喜氣濃，悄似僊郎仙女，會合仙宮。

〔前腔〕忺逢，夫婿寬洪，可留心遵守，四德三從。勤攻詩賦，休得要效學飄蓬。重重，命蹇時乖長如夢。謝良言，開愚蒙。（合前）（以上今本）

〔惜奴嬌序〕只爲家道貧窮，不會整備，一物相供。忒爲姻眷，祇愁咱玷辱親翁。囟囟，有甚粧奩來陪奉，謝慈顏廝知重。（合）喜氣濃，悄一似仙郎仙女，會合仙宮。

〔換頭〕難逢，傾國芳容，慣描花挑繡，習學針工。更留心書史，能遵四德三從。和同。菽水高堂相承奉。謝冰人，借光寵。（合前）（以上正始）

除曲文有大更動外，其次，稍有更改的部分也值得注意。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曲文由『俗』到『雅』的演變過程。

南戲本是用極通俗的口語寫作的，我們往往稱之爲『本色』。他們的作者也往往全是不得意的人：或許是學究型的潦倒文人，略通文筆的書會編纂人，——但是，他們是接近人民大眾的，和『雅士』有基本的差別。所以，不論是那一個劇本，它一到了文人學士的手中就會變了樣。曲文修改得既高深，又

合律，又藻麗，可是原來的本精神，豪爽、自然、粗獷的優點就被摧殘了，難得復原了。例如第二齣『玉芙蓉』曲，今本首三句僅『朝野』正始作『天府』，末二句與古本全同，中間就略有差異。如以九宮正始代表古本，是『閒中歲月莫虛度，窗下圖書可誦讀。時不遇，且藏珍韞匱。』汲古閣本是『窗前歲月莫虛度，燈下簡編可卷舒。時不遇，且藏諸韞匱。』兩下比較，『圖書可誦讀』和『簡編可卷舒』，俗、雅一看即知。又如第六齣『簇御林』：

親師範，近友朋，把詩書勤講明。聚螢鑿壁真堪敬。他們都顯父母，揚名姓，奮鵬程名題雁塔，白屋顯公卿。

九宮正始卷六收此，除首字『親』作『尊』外，前三句全同，它所錄的是『趁禹門浪激桃花映，只圖個耀父母，揚名姓；奮鵬程扶搖九萬，白屋顯公卿。』爲湊字數，在『扶搖九萬』下割去『里』字，但比『名題雁塔』意義仍淺露得多。更可見後者是成熟的語句。第七齣『秋夜月』曲，今本是：

家富豪，少甚財和寶。未畢姻親，縈牽懷抱。思量命犯孤星照，沒一個老瓢。

古本是：

家富豪，有的珍和寶。只少個妖嬈，將他搜抱。思量命犯孤星照，吃時不飽，睡時不著。

這個例子極好。從兩曲的差異來說，古本是多麼的淺顯明白，而曲文又是多麼的豪辣爽快。今本却改動得『文雅』多了。他讓孫汝權那樣的人物居然也裝扮得『溫文爾雅』起來了！

還有第十五齣的『疎影』，九宮正始原作：

光陰荏苒，歎孩兒去後，愁病相兼。爲念窮親，迎歸別院，佇看苦盡回甜。粗衣糲食心無歉，借口居怕惹憎嫌。

欲赴春闈，暫拋親舍，吉凶難占。

荆釵記却改成：

韶光荏苒，歎桑榆暮景，貧困相兼。半載憂愁，一家艱苦，未知何日回甜。粗衣糲食心無歉，爲親老常懷悽慘。安人賢會，秀才儒雅，小姐貞潔。

主要的區別在末三句：前者似爲生唱，後者爲末唱，意義文句自應改異。但改本『貞潔』的『潔』字竟至失韻（王狀元本作『堅』，較是），大爲不妥。

諸如此類的改動處，我們已可見古本與改本的差異了。上面所舉幾例是比較顯著的。

九宮正始共錄『元傳奇』王十朋曲文七十五支，在它們與荆釵記中有同曲收錄的比較下，極大多數是曾經作了由『俗』到『雅』。由粗豪到細緻的修改的。爲了避免瑣碎的敘述和麻煩，不再一一比勘。王元狀本和荆釵記同一曲的差異極小，也可從略。

最後還應該附帶提到的是，九宮正始偶也錄有明改本荆釵記曲文，如卷五的『瑣窗寒』和卷九的『迎仙客』。『迎仙客』一曲原注『明改本王十朋』，且爲今本荆釵記所無。照錄如下：

論姪嫁，笑呵呵，男有室，女有家。看明年生下小娃娃，便請姑婆喫碗禿禿茶。

從曲意看，此曲應爲第十二齣『合巹』時媒婆所唱。按，此齣今本有『花心動』曲，僅前三句，而九宮正始所錄原共六句。

適遣囀囀，奈眉山慵畫，鬢雲羞籠。月滿鳳台，星渡鵲橋，喜和氣一門填擁。

並有注云：『此調按古本王十朋，原文止有此前六句。今之改本荆釵記仍續其後五句，畢此全章，亦可。今從。其備此庶免不終。』後五句見下。南九宮譜和南詞新譜也有著錄。

淡粧濃抹千嬌種，看承似珠擎璧捧。喜氣濃，似仙郎仙女，會合仙宮。

果如九宮正始所說，則古本王十朋固不同今『六十種曲』的荆釵記，也還有改本荆釵記和汲古閣的歧異。至少，我們已可看到：現存『合卷』齣的曲文是曾有不少改動的。南音三籟卷下有一段短跋對荆釵記的說明，頗有意思：

近見臧晉叔新訂本，此套（即指『合卷』齣曲文）大有異同。（臧晉叔）以爲得柯丹丘真本，然恐駭觀聽，不以易此。我們看汲古閣本此齣曲套是：

風馬兒 『瑣寒牕』（同瑣牕寒） 前腔 『前腔』 寶鼎兒 『花心動』 『惜奴嬌』 『前腔』
鬪黑麻 前腔 『錦衣香』 『漿水令』 尾

其十三曲中，加括號的七曲爲九宮正始收錄，是此齣中曲文的主要曲子。於此可見臧晉叔改本『以爲得柯丹丘真本』『大有異同』者，正是他冒託古製的欺人之說。由此亦可旁推正始所謂改本荆釵記，或卽是類同臧本者亦未可知！

末後，附錄不能確知在何齣的曲文。這些曲文，當然也是各種荆釵記的現存逸文了。

九宮正始卷二注文殘句：（二十七齣）『憶母』『雁魚錦曲似分爲兩句』

『二犯漁家傲』……論早晚論寒暑……。

南九宮譜卷十二：

〔哭相思〕人死家空情黯，奈氣力都消減。自間別心中常慘慘，今見了越傷感。（王狀元本四十八齣有類此曲句）

南詞定律三曲：

〔芍藥掛雁燈〕伊和我何處分形，聽鶯鳴孤鴻遠燈。只見江聲擺斷寒蘆影，恰正是月落潮來天地青。

〔品令〕三年爲兒，夫妻異床。行行止止，何曾離却兒傍。深思痛想，忍令兒長往？留別計休常撇漾。傳言問，莫惜雁杳魚沉，山遙路長。

〔供養江水〕伊休謙讓，你安心盡職黃堂。到邊三月外，有信到君旁。恨吾無子女，賴你續世芳。我夫婦好悽惶，最苦是非親父娘！

吳歛萃雅和詞林逸響另收通行本荆釵記以外的戲一齣，曲牌聯套是『白練序』『前腔』『賺』『前腔』『紅芍藥』『前腔』『尾聲』七支；前者題名『相別』，後者題『別任』。秋夜月收『十朋母官亭遇雪』『孫汝權假裝賣花』二齣，恐是明人增出者，以詞文過長，不備錄。

『古本戲曲叢刊』有原本王狀元荆釵記抄本，題下注『溫泉子編集，夢僊子校正』字樣，那末荆釵記除丹邱外，又有溫泉子一說，溫泉子可能是柯丹邱的別號，但亦無確證可查。爲便於說明起見，我們不妨稱此本爲王狀元本。

王狀元本共四十八齣，無齣名，如果把劇中所收諸曲校『六十種曲』本和九宮正始殘曲，可知王狀

元本是相近『六十種曲』的。再就王狀元和荆釵記比較的結果，其顯著的區別有下列兩點：

一、齣數的差異 荆釵記和王狀元雖則都是四十八齣，但編排的先後却大有不同；綜說之如下。

荆釵第三齣『慶誕』，王狀元爲第四齣。

荆釵第四齣『堂試』，王狀元爲第三齣。

荆釵第五齣『啓媒』至第十六齣『赴試』，王狀元本同。

荆釵第十七齣『春科』第十八齣『閨念』，王狀元本內容同，曲文全異。

荆釵第十九齣『參相』至第二十五齣『發水』，王狀元本同。

王狀元本第二十六、二十七齣爲荆釵記所無。其第二十七齣即是吳歙萃雅和詞林逸響所收的那套。此後因增出兩齣的緣故，荆釵第二十六齣『投江』即相當於王狀元本的二十八齣。

此後類推。

荆釵第二十七齣『憶母』、二十八齣『哭鞋』、二十九齣『搶親』及三十齣『祭江』，王狀元本曲文與之極有異處，但內容仍屬相似。

王狀元第三十三齣曲文合荆釵第三十一齣『見母』和第三十三齣『赴任』。『見母』即崑劇場上著名的『見娘』梅嶺兩齣，在演出上的確是緊連在一處的。因王狀元本把荆釵這兩齣合併的結果，故荆釵第二十六齣是王狀元第二十八齣的兩齣差距遞減爲一齣。

荆釵第三十四齣『誤計』，王狀元作三十六齣。

荆釵第三十五齣『時祀』，王狀元作三十五齣。此後齣數異處更多。更立一表

荆釵第三十六齣『夜香』
王狀元第三十九齣

三十七 『民戴』 三十七

三十八 『意旨』 四十

三十九 『就祿』 四十一

四十 『奸詰』 三十八

四十一 『晤壻』 無

四十二 『親叙』 四十四

四十三 『執柯』 四十六

四十四 『續姻』 四十二

四十五 『薦亡』 無

四十六 『責婦』 無

四十七 『疑會』 無

四十八 『團圓』 四十七（大異）

荆釵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等四齣爲王狀元所無，王狀元另有四十三齣（曲牌聯套爲

『稱人心』、『秤金』、『憶多嬌』、『黑麻序』、『意不盡』、『憶鶯兒』）四十五齣（『望遠行』、『皂羅袍』）

四十八齣（『卜算子』『園林好』『江兒水』『伍供養』『玉交枝』『川撥棹』『嘉慶子』『尾』『哭相思』『一剪梅』『哭相思』『玉交枝』『大聖樂』『解三醒』『粉蝶兒』『山花子』『尾聲』）三齣是荆釵記所沒有的。

如果我們把王狀元和荆釵記合看，就共有五十三齣了。若再把這兩本內容相同而曲文全異或大異的七齣併起來看，那末可算是六十齣的曲本了。

二、詞句的更易 上節已經說到，像荆釵十八齣『閨念』，二十七齣『憶母』，王狀元關目全同，曲牌名亦同，但曲文却全然不似。這是很奇怪的。試舉『閨念』為例，兩書的聯套均是旦唱『破陣子』和『四朝元』（四曲）『尾聲』，共六曲。只有末三句的『尾聲』相同。這裏且比較其『四朝元』的第一曲，荆釵本是：

雲程思舊，迢迢赴玉京。爲策名仙籍，獻賦金門，一旦成孤另。自駝駒唱斷，自驢駒唱斷，空憶草碧河梁，柳絲長亭；一騎天涯，正是百花風景。到此春將盡。嗟，寂寞度芳辰，鳳帳鴛衾，翠減蘭香冷。君行萬里程，妾懷萬般恨。別離太急，思思念念，是奴薄命。

王狀元本是：

結髮夫婦，奴奴不暫離。想春闈擇士，丈夫呵，只爲名利，要圖登高第。望身榮發跡，望身榮發跡，把我鴛鴦，拆散東西。何日團圓，甚時完聚，免使相思憶？嗟，默默自嗟吁。舉案齊眉，怎奉蘋蘩禮？重重悶怎除？慊慊懣懣。難忘恩義，撲簌簌珠淚濕袂，撲簌簌珠淚濕袂。

我們若以荆釵記的其他刊本，如繼志齋本、李卓吾評本、暖紅室刻本和此對照的結果，可見這齣曲文，在明代末葉所流行的都是像『六十種曲』本那樣的唱句，同樣，王狀元本第二十九齣（即『六十種曲』二十七齣『憶母』）的五段『雁魚錦』也是和上舉繼志齋等三種的『雁魚錦』不同。從這裏我們可看到王狀元荆釵記應該是較早的本子。沈璟南九宮譜卷十二收有『步蟾宮』曲一支，此曲除王狀元本第十七齣獨有以外，他本均無，也是很可靠的例證。——但如果以此和九宮正始所稱的王十朋元傳奇的曲文相比較，也還是有不少的距離的。

劉智遠白兔記

劉智遠是五代時後漢的創建人，在歷史上的名份也不算太小。就現在所知，戲曲小說方面以他作爲主角的，主要也牽涉到他的妻子李三娘的故事爲基本內容。關於這故事的創作，現存有金代的劉智遠諸宮調殘本，元人新編五代史平話，白兔記南戲以及遺佚的雜劇李三娘麻地捧印。

如果就上面所說的金元諸宮調、平話和南戲三種資料印證的結果，可以看到，劉智遠和李三娘的故事梗概在金元時是沒有什麼大差異的。白兔記南戲根據南詞叙錄的全稱是劉智遠白兔記，寒山堂曲譜更稱爲劉智遠重會白兔記，都說明了『白兔』是這本戲中的一個主要關節所在。正像荆釵記中的『荆釵』是全劇的主要線索一樣。

九宮正錄收錄的『元傳奇』劉智遠曲文五十九曲，散見於『六十種曲』本白兔記中的計有五十七曲；除兩曲是白兔記未收外，所收諸曲，大半是語句上的差異。所以『六十種曲』本的白兔記很可能是改動得較少的南戲之一。

白兔記未收的兩曲，是九宮正始卷四的『紅繡鞋』和卷八的『月上海棠』，按次錄下：

〔紅綉鞋〕兄嫂用計施謀，休憂！孩兒拚命則休，何愁？你丈夫在并州，將兒去，與爹收，免教禍臨頭，免教禍臨頭。

〔月上海棠〕聽訴剖，免教他又遭毒手。恐他每日夜暗使機謀。他爹行有子難收，我孩兒有娘難守。思前後，早商量莫待又不久。

從這兩支曲子的口氣看來，當是李三娘養子以後，與寶老的談話，即應屬於第二十一齣『送子』。其次要談到的是改動得厲害的曲子，如第二齣『訪友』，九宮正始所收的『獅子序』：

年乖運蹇，枉有沖天氣宇。最苦堂堂七尺軀，受無限嗟吁。爭似我英雄俊傑，問天道五行何如？一似餓虎岩前睡也，困龍失却明珠。

原注云：『坊本題作瑞雲濃，第五句下不似。』但白兔記也不題『瑞雲濃』而作『絳都春引』。前四句全同，少第五、六兩句及第七句首『一』字。除首齣按例是『開宗』（通作『家門』）外，此為全劇第一曲，刪去兩句，或是改編者標新立異的意圖。

第五齣有『七娘子』曲：

孩兒美貌體天然，似洛浦神仙，荏苒芳年。凜烈寒風垂幕，喜得晴明天氣。

九宮正始有『梁州令』，或是『七娘子』的原詞：

孩兒一貌本天然，似洛浦神仙。遇天得遇好姻緣，憑媒氏，逢佳婿，做姻眷。

可以看到原來的『梁州令』曲是老旦獨自唱的，改本『七娘子』爲了旦上場也可接場念引子，就成了

『凜烈寒風』兩句文雅的詞句。同齣的『纏枝花』改得更多，白兔記『纏枝花』連用三曲：

休得把他相輕賤，此漢身强健。春種秋收休辭倦，自然不用愁衣飯。（合）記得買臣未遇挑薪賣，後來發跡何難。

公公既要行方便，何勞我心多執見。只怕他命乖福分淺，在我家中不常遠。（合前）

上告公公見憐，再告婆婆聽言，這恩德銘心鏤肝。若是收留在宅上，大凡事自當向前。（合前）

九宮正始收『纏枝花』是：

休得把他相輕賤，此漢身强健。春種秋收休辭倦，自然不用愁衣飯。只愁他福分淺，枉了行方便。記得買臣未遇

挑薪賣，後來發跡何難。

又『賀新郎衰』曲：

上告公公見憐，再告婆婆聽言。這恩德銘心肺腑，大凡事自當向前。……（原注：『減去末三句』）

從這兩曲和白兔記比較的結果，可見九宮正始的原詞並不如何高明。

白兔記第十齣的曲文聯套次序是：

臨江仙 山坡羊 『玉交枝』 『前腔』 前腔 『石榴花』 前腔 前腔 『前腔』

加括號的四曲亦見九宮正始所引，字句出入不多，不另校。可是正始所引的末曲有注云：『此即上調（石榴花）第五闕。』而今本白兔記『石榴花』僅四曲，可知還有一曲是被刪略的了。

最後是第二十九齣的『綿搭絮』。九宮正始是：

哥哥直恁不思惟，和你共乳同胞，番得惡面皮。淚雙重，兩淚如珠。時常打罵，討是尋非。朝夕難捱，未知劉郎

知不知！

白兔記該齣有『綿搭絮』三曲，其第二曲（井深乾旱）和正始另收的大致相同，惟第一曲尙存『惡面皮』想我爹娘知未知』，第三曲有『討是尋非』，其餘字面完全不同。

綜合上述，從九宮正始所引曲文和白兔記的比較下，其改動的地方約有如下二點：

一、曲文的刪去 計『紅綉鞋』月下海棠』及『石榴花』三曲，前兩曲尙有遺文，後曲連遺文都無可查見。

二、曲文的修改 除出入較少的字句不計外，大的方面如承襲改換原曲段落，『獅子序』（即『絳都春引』）『梁州令』（改『七娘子』）『纏枝花』等曲是。有更改後僅存數句者，像『綿搭絮』。由於曲文的修改，也連帶影響到曲牌的訂正，尤其是集曲名稱的更易。這種例子，在曲本和曲譜中極普遍，無甚深意，也不再一一說明了。

此外還有兩個應該討論的問題，這就是南戲的分段問題和刊本問題，從白兔記的例子來說明是十分適當的。

一般習知南戲和傳奇的分段是以『齣』來計算的。明代以來的戲本大都如此（永樂大典南戲三種就不分齣）。雖然有些本子，『齣』字也以『折』或『出』來代替，這僅不過是字面的不同，在意義上，並無區別。『六十種曲』本白兔記共有三十二齣，每齣以二字標題，如『開宗』『訪友』『報社』……等，惟第十二齣的標題是『看瓜』『分別』，第二十九齣缺標題，比較特殊。暖紅室彙刻傳奇第八種的白兔記因『看

瓜『分別』分明表示兩齣戲，就把十二齣分成十二、十三兩齣，因而『六十種曲』本的三十二齣就成了三十三齣。

如果說九宮正始所引曲文是『元傳奇』原本可靠的話，那末元代戲文也應是分『折』的了。因為在它所引『元傳奇』劉智遠『剔銀燈』曲殘句中有注：『十二折』（閒時節三言兩語，從此後一筆勾除）『十三折』（當答謝瓜園中土地，勞守着寶劍兵書）字樣，而這些殘文在『六十種曲』白兔記中，散見於十一齣『說計』和十二齣『看瓜』（以『分別』爲十三齣，從暖紅室本）。可見在『六十種曲』本的十一齣前，九宮正始所依據的白兔記是多了一齣的。——也可能是像『看瓜』『分別』一樣，把其中的一齣分爲二齣。總之，戲文的分段情形，是沒有硬性的規格的。這樣，我們就可附帶了解，有許多劇本爲什麼有了增減齣數的活動性了。這種增減原作齣數的劇本，最顯著的像傾園改本還魂記和湯顯祖原作牡丹亭的差異，各本琵琶記的差異是。此後要敘述到的拜月亭，其例也很顯著。

明白了上述理由以後，更進一步，可知明代流行的選本，所收劇本的節目有出於原作的內容也不是十分希奇的事了。秋夜月中像琵琶記的『托夢』，荆釵記的『官亭遇雪』，孫汝權假裝賣花，玉簪記的『嬌蓮女空門思母』，陳妙常拜月憶人等全是具體的增齣例子。

劇情相同，曲白大不相同的改編本，例子也頗多。秋夜月中對白兔記所收的三齣是『汲水遇兔』『小將軍打獵遇母』和『夫妻磨房重會』，本事相當於『六十種曲』本的『汲水』和『私會』，因無從比附，我們只得以『另本』看待了。其他如比較難見的富春堂本白兔記，也全和『六十種曲』的有異（遠山堂劇品

著錄有咬臍記，別設科目，不論），這就是三本各不相同的白兔記了。

由此，我們可推想：即使在明代，編演同一故事的劇本也往往有各自不同的本子產生。這些不同的本子，也應是適應地方戲劇種的需要而形成的。因而，像弋腔、餘姚腔、海鹽腔、青陽腔……等，它們演唱的本子是並不像通常想像的一致性。——這情形，正像現代我們熟知的西廂故事、白蛇傳、梁祝故事……有各各不同劇種的劇本一樣。

明末所刊的六十種曲本子，因為當時太湖地區盛行崑腔的緣故，所以它所選擇的本子自然也是崑腔所演唱的腳本了。從現在上演的崑劇腳本和六十種曲本的比較下，雖然也有曲文改動和省略的地方，但基本上還是完全一致的，可見一斑。

末了，有一條值得引錄的曲文資料，見白兔記第十一齣一江風曲：

旦：你後生家，說這般過頭話！神鬼誰不怕，怕不五行乖。（官人，奴家有個古人，比與你聽。）不記得梅嶺陳辛，季寶遇着金神，此事無虛詐。……

『梅嶺陳辛』是指的『陳巡檢梅嶺失妻』故事，有南戲陳巡檢（一作梅嶺記），殘存曲文多支，本事並見清平山堂話本。『季寶遇着金神』，『季寶』應作『李寶』，也有南戲殘曲留存。此劇故事，迄今未詳。散曲刷子序詠古傳奇名有『陳留李寶，銀貓智伏金天神』，永樂大典戲文名有『金鼠銀貓李寶』，今得此可知『金神』即是『金天神』的省稱，並可確定：陳辛和李寶的故事在元代正是非常流行的。從『金鼠銀貓』推想，『李寶』這個故事有強烈的神話傳說也是很顯然的了。

王瑞蘭拜月亭

拜月亭故事題材的時代背景是金末，因而它不可能是宋代的南戲。不過至少在元初，偉大雜劇作者關漢卿就以這個題材創作成戲劇了；同時又有王實甫的拜月亭劇，惜不傳。所以就這個故事的時地來說，南戲拜月亭的產生應是較雜劇來得晚的。這樣，也可以說是，南戲拜月亭是根據此劇而改編的作品，並且在現存劇本中，有好多處顯露了這樣改編的痕跡。

普通我們只知道拜月亭是元末的劇作，其作者有說是施惠的，却不甚可信。但是就現在通行的『六十種曲』本的內容說，它是明代南戲的改動本，和早期的拜月亭有出入是無疑的事。古本拜月亭（明中葉以前的）今雖不可獲見，但在零星的些許資料中還保留了一部分今本拜月亭所沒有的曲文和說白，現在我試圖比較一下它們的不同點。這不但是古典的一番輯逸工作的補充，並希望在這比較的結果，說明拜月亭劇的歷史演變面貌。

最早記錄南戲拜月亭劇的資料是永樂大典戲文名，它的全稱是王瑞蘭閨怨拜月亭，稍後的南詞叙錄另題有蔣世隆拜月亭，一以女主角爲名，一以男主角爲名，至於拜月亭的關目是完全一樣的。『六

十種曲』改稱幽閨記，顯然已經含着文士改過的氣息了。事實上，在現在的一般稱呼或地方戲的遺留劇目上，還是以拜月亭爲名的，採用幽閨記的却很少。

這裏先來舉出古本拜月亭曲爲幽閨記未收的，也是最值得首先注意的部分。大約元代戲文拜月亭逸文最完全的要算是『誤接絲鞭』那一套。

『誤接絲鞭』又稱『遞絲鞭』，凌濛初在南音三籟戲曲下第一篇就引用了這一套曲辭，開端有注云：此套時本所無。曾見先輩云：『拜月亭自『拜月』之後，皆非施君美原本。』今稽舊譜所留，止此套並二引子耳。然並此套後『尾聲』亦缺矣。可勝歎哉！

又在套末補注：

余曾於白下，會江右龍仲房，出所得沈伯英抄拜月亭不全舊本，皆錯訛零落，至不能讀。大約後數折與時本絕異，猶可讀者，惟『遞絲鞭』一折及此套耳。爾時惜不錄之。幸此套爲譜中所收，故得復表出之。其曲中應答情節，蓋因遞鞭時，二人皆受。而『團圓』折，王反怒蔣之違盟受盟，故復有如許委婉。惜無白填之，不可施之演場耳。末折生波，所謂至尾回頭一掉也。元戲皆然，不可不曉。

這裏凌濛初的敘述頗詳，可知原拜月亭的劇尾尙有如許一段波折。幽閨記大約即是此中所稱的『時本』，劇尾正自不同。但因有了秋夜月的出現，我們就能見到一部分帶有說白的『誤接絲鞭』情事。秋夜月收『誤接絲鞭』目錄上雖標『拜月』，頁的内部却另標『奇逢記』，或許是故意的『標新立異』花樣。下面就先把這一套曲文錄出。這套曲文的根據是從各種曲譜上轉錄而成的。

〔正宮引子喜遷鶯〕紗窗清曉，睡覺起傷心，有恨無言。淚眼空懸，愁眉難展，還又度日如年。他那裏相思無限，我這裏煩惱無邊。是怎生夢魂中欲見無由得見。〔南曲譜卷四、南詞新譜卷四均注云：「今無此曲，可恨。」〕

〔越調引子杏花天〕曲江賜罷瓊林宴，稱藍袍宮花帽偏。玉鞭裊裊如龍騎，簇擁着傳呼狀元。〔九宮正始卷七、南曲譜卷十五。南詞新譜卷十六有注云：「今刻本無此詞。」〕

〔越調過曲小桃紅〕狀元執盞與嬋娟，滿捧着金杯勸也，厚意慇懃，到此身邊，何異遇神仙。輕輕將袖兒掀，露春纖，盞兒拈，低嬌面也，真個似柳如花，柳和花鬥爭妍。

〔下山虎〕大人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他那裏弄盞傳盃，恁般腴腆。我這裏新人恁煞虔，待推怎地展。爭奈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都在天。

〔二犯排歌〕文官狀元，武官狀元。〔江神子〕兩姨處相回勸。不想這兒裏重會再見，久別你前夫是誰過愆？

早忘了當初囑咐言。〔園林杵歌〕你言偏，我意堅，方纔及第，如何便接了絲鞭？有的話兒，但只問你妹子瑞蓮。

〔五般宜〕他爲你晝忘餐，夜無眠；他爲你悽慘慘，淚漣漣。天教你重完聚，續斷絃。這夫妻非同偶然。尊嫂別來康健，夫妻每再圓。伏望相公夫人，作個周全。這佳期爭不遠。〔九宮正始少末句，並注云有末句者誤。〕

〔本宮賺〕若說武人，前程萬里功名遠。儒人秀才，一個個窮似范丹和原憲。看奴面，不肯嫁人怎趁錢？壞人道業心不善。福分淺，棄嫌我怎與他成姻眷，事成生變。

〔鬥蛤蟆〕古質漢，村情性，事有萬千，說的話沒些兒款曲宛轉。只好再等三年後，嫁一個風流俏的狀元。休記先，休記冤，欲配姻親，未敢自專。

〔五韻美〕兄妹間，苦難勸，媒人議說須再三，說教他事體重完善。你好隨機應變，看待我十分輕鮮。看我虎符

金牌向腰內懸，沒一個因由，告人勸勉。

〔羅帳裏坐〕伴呆着盡教他推我展，教文武兩全，將相雙權。不依從事，抗勅違宣。少年夫婦兩團圓，拜月亭前謝天。此曲據舊編南九宮譜補。此外他處未見。由末句可証爲此套殘文無疑。

〔江頭送別〕天台路，當日裏降臨二仙；桃花岸，武陵溪賺入劉阮。不爭再把程途踐，仙凡自此隔遠。

秋夜月所收此節，劇情相似，但曲文有異，用韻既雜，調名又不同：雖然如此，但仍能看到與前套曲子有密切的關係存在。亦有此，可知明末戲中尚有拜月亭的較古面目存在。全詞如下：

〔月兒高〕（旦）文官狀元郎，武官狀元郎，兩下皆歡暢。既讀孔聖書，必達周公禮。怎的不思一二，喜得是奴家絲鞭，若是妹妹絲鞭，你也受了不成？（生）

不記得曠野奇逢，招商旅店，我道蔣世隆誓不重婚，王瑞蘭情願終身守節。（旦）你的話兒偏偏記得，我的話兒今在那裏！看將來你是負心人。歹心偏，奴意堅，你若不肯信，有甚話兒，有甚話兒，可問你家妹妹瑞蓮。自從那日分別後，奴爲你晝忘餐，夜無眠；情切切，淚漣漣。今日相逢，今日相逢，三生有緣。文兄武弟雙桂聯，喬公二女正芳年，孫策周瑜深整絃。夫榮耀，妻貴顯，宮花斜插帽簷邊。風流婿，職並肩，夫妻諧老到百年。

兩相比較的結果，有不少的詞句是類同的。就整體看，秋夜月錄的似減省了前面的誤接絲鞭事實。至於蔣世隆、王瑞蘭的互相奚落是相同的。更就前套曲辭看，不但蔣、王如此，卽蔣的盟弟陀滿興福（武狀元）和他的妹妹蔣瑞蘭也有一番裝模作樣的情節。可見南音三籟中凌氏所說的『至尾回頭一掉』不過是末尾的附作『一場虛驚』而已，談不上有什麼意義深長的表演內容。

『六十種曲』本的幽閨記，完全是以順利的結婚收場的。有衆人所唱的『排歌』一曲爲例。且此『排歌』和秋夜月的詞句也有相同處。

〔排歌〕今日相逢，三生有緣，文兄武弟襟聯。喬公二女正芳年，孫策周瑜德並賢。妻貴顯，宮花如錦酒如泉。風流事，著簡編，傳奇留與後人傳。

這樣我們就可看出：第一套所錄的曲文是完善的，較古的；幽閨記的改動已和原來不一致（主要因爲劇情有了些出入）；選本秋夜月中所錄的那齣却是拼湊而成的東西。由此，也間接說明了秋夜月是一部不十分嚴格的選本。因爲不論是拜月亭舊套曲辭和幽閨記新的曲辭，它們的曲文都是前後相接一氣連貫的。

幽閨記和拜月亭的不同處，上面已經指出一套，以下再從九宮正始中錄出的『元傳奇』拜月亭曲文而不入於幽閨記者，亦可得到佐證。這樣的『殘曲』共有十二支：

〔黃鍾歸朝歡〕不須恁，不須恁見差，到此間除非因爲酒茶。我承朝命，承朝命判合，肯不肯回奏禁闈！故違帝勅非作耍，絲鞭早早收留下，便意轉心回成就麼？

〔尙邊梁煞〕嬌容才俊兩堪誇，不枉了姻緣配合，早赴佳期仙郎等甚麼！

〔正宮四邊靜〕今朝豈比尋常日，華筵動清引，仙子轉桃源，佳期共歡宴，不須恁遲。既傳與知，轉却絲鞭，夫妻兩隨。

〔仙呂紫蘇丸〕侯門宴飲來催赴，臨青驄徑臨庭宇。蒙君不棄到蝸居，森森光彩生門戶。

〔仙呂悞佳期〕淚染胸襟濺，家尊去程遠。默想何時見，萬苦千辛念。會記分離，祝付去時言。天翻地覆，黎民

遭賤。自離家鄉千般受勞倦。天！何時再團圓，脫離災危？問道穹蒼肯方便？

〔南呂太師引〕路正側，坡前後，往來尋心不自由。更也無些蹤跡，真個教破咽喉。年老力乏身倦，便死也無人搭救。停怎住，欲去怎走？好教我去住難留。

〔仙呂入雙調破金歌〕青包巾上野花兒插，白布衫肩綿套壓；山間路中若撞見咱，客商家，買路金珠多留下！
〔仙呂入雙調伍供養〕定睛，多半晌，聽得人言，喧鬧驚慌。遙觀巡捕卒，他都是棒和槍。東、西看了，更無處將身遮炕。見一舍村莊舍，矮圍牆，暫時權向此中藏。

〔黃鍾近詞團圓旋〕謝皇恩！念小臣，陋室變貴門。親至尊，殿墀試，文武狀元及第，驟受開封府尹。惟憑英勇，講武朝君見紫宸。中大魁虎符掌軍。奉旨成親，招贅將爲秦晉。五花誥駟馬高車，享榮華夫人封郡。拜官頒賞，聖德吾王敬舊勳。盡意欣，美滿夫妻廝稱。來往媒勞頓。且如今，都轉意，諸心順，令酬謝皆交無吝。

〔前腔〕燕爾婚，值令辰，配合美眷姻。記那時店中受窘，鳳拆鸞分，怎想今朝之分。英雄萬里，受盡苦辛，遇赦恩，幸得進身。地亂天翻，散失逃亡誰問！經離合事事休論，玳筵開幸得識認。才子佳人成對，兩兩筵前捧壽樽。謝玉傾金休吝。少年青春，萬歲永綰同心，雙雙共喜欣。

〔仙呂近詞青歌〕我是媒婆媒婆，兩隻脚疾走如梭；生得來不矮又不矮。我子要男多，子要銀多；——折莫男醜似閻羅，女老似姚婆，把臂來拖，借手多多，管要諧和，便教成合。若是輕我，欺我，罵我，喚我，口若懸河，舌若風荷，便做男賽潘安女姮娥，教獨自過！

〔不知宮調回回舞〕東里東來東里東，東邊諸處水朝宗。扶桑日出海波紅，東夷歸化仰皇風。仰皇風，萬國同，聖人德化先海東，先海東。

因爲我們熟知拜月亭故事的緣故，這十二支曲的原來地位，也大致可作出一個推論：『歸朝歡』

『尙遠梁煞』兩曲當是使命送絲鞭到文狀元蔣世隆處，蔣世隆考慮到對原先愛人王瑞蘭的情形，猶豫不決時，使命和蔣世隆對唱的。『四邊靜』曲描寫結親排筵時景致；『紫蘇丸』曲是王瑞蘭父親親自來召催蔣世隆的曲子。『團圓旋』兩曲描寫『團圓』，名符其實。這五曲都是原本拜月亭末後所有的，幽閨記中無可見。『悞佳期』曲是兵亂後，王瑞蘭逃亡時憶父所唱；『太師引』時地同『悞佳期』，是王母尋女時所唱，皆相當於幽閨記十六齣『遠離兵火』。『破金歌』是強人所唱，在陀滿興福『落草』前後；『伍供養』則是陀滿興福被金統治者所迫，慌忙逃躲發現蔣世隆住家時唱。幽閨記第七齣的『油葫蘆』曲前半可資比較：

則見幾個巡捕弓兵如虎狼，趕得俺荒上荒，忙上忙。天哪，這場災禍無可隄防。見那厮惡咩咩手裏擎着的都是鎗和棒，說得俺戰兢兢小鹿兒在心頭撞。這壁廂無處隱藏。

按，幽閨記此齣曲牌套次是『金瓏璫』『北絳都春』『混江龍』『油葫蘆』『旋風子』『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混江龍後』『六么令』（以下從略）此中的第五、六兩曲爲末太白星唱，用韻亦不同，可剔出別論外，餘六曲文句和曲牌不相稱，顯有更動痕跡。今從『伍供養』的遺曲來看，古本應有全用南曲的可能。此外，餘下的『青歌』像是二十五齣『普賢歌』（媒婆終日脚奔波）的前身，『回回舞』是插曲，往往隨演出以資增減。就劇情推想，似乎是二十三齣『和寇還朝』裏的。

凌延喜刊本拜月亭末尾錄了『誤接絲鞭』套曲，又錄了『伍供養』一支，見前。在『伍供養』前尙有另外一曲：

〔江兒水〕忙把衣裝改，將灰變了龐，撲簌簌小鹿兒心頭撞，戰兢兢腳軟行不上。無人處重淚回頭望，望我妻兒爹娘，生死安危，平白地禍從天降。

從現知『拜月亭』故事中，無人能適合此中『望我妻兒爹娘』句意。或許拜月亭成爲幽閨記本事已有出入，或許此曲爲凌氏誤錄。不得已只得暫時存疑。不過從曲牌聯接情形看，『江兒水』是可和『伍供養』在一起的，而且這兩支曲也同韻，可從『五供養』的解釋，應屬興福逃難時曲文。但興福這時已有了妻兒，豈非怪事！

南詞定律卷一只有『黃鍾歸朝歡』一曲，和九宮正始所錄的『歸朝歡』（不須恁，不須恁見差）同調同韻，當是同齣曲文。

朝廷旨，朝廷旨愛咱，感皇恩即當領納。這姻眷，這姻眷寵加，愧此心無能上答。狀元請接絲鞭罷！展開美人真容畫。是後易先，難成就麼？

南曲譜及南詞新譜所引的『玉絳畫眉序』（一作『漏春眉』）雖注是拜月亭曲，但據九宮正始所收『絳玉序』（字句全同），題爲黃孝子，且曲意亦不類拜月亭，故刪去。全曲已載『黃孝子尋親記』篇，可以參閱。

雍熙樂府卷十六題王瑞蘭南戲收有『山坡羊』、『水紅花』及『皂羅袍』三支，前二支爲幽閨記十九齣『偷兒擋路』所有，僅曲文稍有異字，後一支却是被刪略了。原文是：

〔皂羅袍〕對景遊人堪愛，喜今朝重會，共賞開懷。母親不見淚盈顙。多蒙你個秀才相就待。雙雙厮共，兩情

意諧；今生相聚，前生命該，合伊少欠風流債。

綜上所叙，得今『六十種曲』和幽閨記未收之前拜月亭劇曲二十六曲。（秋夜月的『月兒高』尙未收計，因此曲不能以一調視之。秋夜月類此情形者極多）。從這二十六曲分析的結果，以原劇末尾的曲文所佔比重爲最大，約有二十支。所以，我們再回看一下凌氏在南音三韻所說的：『拜月亭自『拜月』之後，皆非施君美原本。』雖然他是承認原作者是施君美，但自『拜月』後非舊作一說却於此得到一個旁證。

接着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極爲明確的資料，以證明拜月亭原本の後部是不同於幽閨記現存的原文。

九宮正始共錄『元傳奇』拜月亭曲文一百四十八首，其中被今本幽閨記採用的佔一百二十五曲。由於戲劇上演的隨時改動的可能性，我們且不計較每曲字面的變更（這是常有的事），以九宮正始而論，到底幽閨記是吸收了古劇拜月亭曲文的十之八、九。一百餘曲的提供給我們的資料是十分可靠的，——問題的癥結也正在這上面。幽閨記分成四十齣，『拜月』齣是第三十二齣（原不標題，今依通稱增上）；接着的第三十三齣無曲，無白，僅標『照例開科』四字，實是蔣世隆和陀滿興福攷取文武狀元的通場，也不去管它；第三十四齣的『秋蕊香』及『二犯孝順歌』，九宮正始亦收錄，稍有異字；此後直至劇尾，被正始收錄的只有第三十八齣中的『懶朝天』一支（原題『二紅郎』）。也就可以說，從第三十五齣起就很少有『元傳奇』曲的遺跡，恰巧（？）這段劇情是正有九宮正始遺曲像『歸朝歡』『尙遠梁煞』

……等補此不足。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一百多支曲子分散在其他各齣中，真是有密集的情形，如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諸齣都是，為什麼在第三十五齣後就絕緣了，豈不可怪！

第二、幽閨記明『六十種曲』刻本，自第一齣『開場始末』起到第三十一齣『英雄應辟』，全有齣名，但在三十二齣起齣名就殘缺了。第三十二齣就是『拜月』，這難道又可以說是偶然的改動或遺略麼？

我以為以上二點理由是頗可信的，因而也可證實：今存幽閨記自『拜月』以後確是明人的改作。

其次，再來討論『拜月』以前的部分。明人的幽閨記和原來的拜月亭又有些什麼差異的地方。

值得懷疑的是秋夜月中收有拜月亭的『蔣世隆曠野期逢』（『期』爲『奇』字誤），相當於幽閨記第十七齣曲文。幽閨記此齣聯套是：

金蓮子 前腔 菊花新 古輪台 前腔 撲燈蛾 前腔 尾

秋夜月中所收此八曲全似，可是在『尾』後另有『皂羅袍』兩支增出。以秋夜月曲文和九宮正始、凌本拜月亭的比較結果，它的詞句多半是更近於古調的。由此，這裏兩支『皂羅袍』就也可能是原有的了。正像雍熙樂府的那支『皂羅袍』一樣，是被幽閨記刪去的。從九宮正始的道曲『太師引』同詠離亂時的情形看來，幽閨記在這方面也可能有較多的更動。

本來想對拜月亭被幽閨記所修改的內容作一分析，可是正像南音三籟所指出的：而『團圓』折，王反怒蔣之違盟受盟，故復有如許委婉。不過加強了王瑞蘭對秀才蔣世隆的動搖性的批判，作一小小波折，但結果仍免不了『不依從事，抗勅違宣』而『少年夫婦兩團圓』。

殺狗記

以『荆劉拜殺』四種南戲來說，不論是劇本的內容，文句的生動以及排場的妥貼，殺狗都是居於最末的。但是它却列居四大南戲，恐怕是淵源較早且有全本的緣故吧！

殺狗記全名據永樂大典戲目所錄是楊德賢婦殺狗勸夫，一般也簡稱做殺狗勸夫。在元代晚期的雜劇中，也有同一題材的蕭德祥王儵然斷殺狗勸夫。從南戲和雜劇本事的對照中，是沒有多大差異的，並且我們在曲辭的創作上，也看不出是誰先誰後。這不像拜月亭南戲，是可以看到它因襲元初關漢卿同名雜劇詞句的痕跡。

殺狗記的作者，一般認為是明初徐嘔。此說源出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宋元戲曲史轉錄之：

嘔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年秀才，至藩省辭歸。則其人至明初尚存，其製作之時，在元在明，已不可考矣！

固亦承認朱說，定為徐嘔作。朱竹垞是清初人，所說未必可靠。我們現有一條具體的反證，見於宦門子弟錯立身南戲。該戲曲文中有列舉當時傳奇（南戲）名目，其中有『殺狗勸夫』一名，定為殺狗勸夫南戲無疑。錯立身南戲公認是元人的作品，那末，殺狗記是元代南戲也確然可見。退一步說，徐嘔

如果對殺狗記有大貢獻，也只能算是改編者罷了！

『六十種曲』本的殺狗記，內署『龍子猶訂定』字樣。龍子猶即是明末民間文學家馮夢龍（猶龍）的別名，根據他改編過多種戲曲——如『墨憨齋定本』新灌園、女丈夫、夢磊記、灑雪堂、精忠旗、量江記、風流夢、邯鄲夢……以及編纂『三言』話本、民間小曲、譚概等種看來，可以知道馮夢龍改編戲曲或其他作品時，往往加以他自己具體的見解而重新組織過。所以，今存殺狗記，大約是由徐嘔、馮夢龍一改再改的本子了。

根據九宮正始，可以找到兩個具體的例子。

九宮正始收『元傳奇』殺狗記『普天樂』曲殘句『念小叔真狼狽』，原注第十六折，而今本此曲文却在第十七齣，又『普天樂』殘句『曾吠犬被磨勒恨也』，原注第三十六折，而今本此句在第三十五齣，作『曾吠月被磨勒恨』（折、齣二字差異，無關大要）可見九宮正始所採殺狗記定和『六十種曲』本不同，——至少有兩齣的編排是不同的。

此外，九宮正始所引的殺狗記曲爲今本所無者，有『奈子花』。

小官人是白面書生，他日裏要改換門庭。東人念取同胞義，休教人說上梁不正。瞥悶，不知他是甚日和順。今本二十齣的『古針線箱』與此相近：

勸解不聽，未審東人却怎生！只聽結義相調引，割捨背義忘恩。小官人從來本分，平白地趕出門庭。（合）若得勸回心，取回兄弟永遠和順。

但九宮正始的『古針線箱』也有此曲是：

勸解不聽，未審東人待怎生！只聽兩個喬男女，割捨得背義忘恩。小官人從來本分，平白地趕打他出門，若得勸回心，取回兄弟，日遠非親。

由上三曲的徵引結果，可見今本殺狗記某些地方不是單純的詞句更移，而是有大事修改的成份的。更就第二齣今本引子『掛真兒』來說，現作：

積善之家慶有餘，傳留下萬卷詩書。性稟剛貞，胸懷仁義，更喜門庭豪貴。

九宮正始原是『菊花新』，除第一句外字句大異：

積善之家慶有餘，鷄窗下勤讀詩書。學成文藝貌魁梧，賴祖宗福蔭，世傳豪富。

接着如第三齣的『丹鳳吟』，九宮正始引錄的是：

行過柳堤，步入園內，那一位解元何處？他隨後便來，兀的是！請吃酒，請吃食，歡喜。怎不見孫員外來至？去接取，說道我們兩個都來至。懸懸望着不見至。

今本字句雖相差不多，但從正始原注『時譜所收者』附文相比，僅差一字看來，可見正始所稱的『時本』，基本上與『六十種曲』本相同。類此例子，尚有十二齣的『園林杵歌』曲及二十五齣的『光光乍』，皆不另詳。

第四齣今本的『杜韋娘』曲和正始所收者一字無異（他例亦有），第五齣正始收的『伍供養』曲原注：『殺狗此折，僅此二曲。』按之今本，亦然。凡此，可見今本殺狗記沿襲九宮正始所引古本殺狗記者也正不少。

九宮正始共引『元傳奇』殺狗記曲八十支，除前舉之『奈子花』爲今本所無外，他曲今本皆收，惟大多是詞句的改動，曲牌名的更換，這些，我們只能認定是時代先後的必然因素，它不可能是每一小異點都是馮夢龍所任意改動的。

我不預備對這些曲子一一詳校，但是從這許多曲子相互比勘的結果，可以肯定，今本殺狗記是取材於古本的，更改的地方也不頂多。

殺狗記早就喪失了它在舞台上的生命，因而也不爲一般人所熟知。封建衛道式的禮教是永遠得不到人民的信仰的，而殺狗記的基本思想却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只要看篇末的詩句：

奸邪簸弄禍相隨，
孫氏全家福祿齊。

奉勸世人行孝順，
天公報應不差移。

就會感到那種十分難受的酸溜溜味道。事實上，殺狗記除了『孝順』以外，簡直也沒有其他比較健康的東西了。

其次，殺狗記運用了很多的典故，也應是它的缺點。譬如：全劇中看到的『關張結義』詞句真是不勝其多，令人索然無味；『管鮑』的也不少，由意義重複進而到繁冗重沓。第六齣引用唐太宗和建成的故事，第十七齣差不多是整齣描寫楚王伍員申包胥的，簡直是元雜劇疎者下船的摘要了。第二十三齣又幾乎是一篇『四真泣樹』故事的改寫。這般拙劣的手法，還表現在個別的曲子中，隨舉兩例：

十二齣『雪中救兄』：

〔小桃紅〕子猷乘興去訪戴，還鄉興盡回船去也，閉門的袁安臥高堂，映雪的是孫康。呂蒙正遶街坊，謁朱門九不開無承望也，滿頭風雪慄惶。運來時理朝綱。

十八齣『審中拒奸』：

〔風入松〕豈不聞伊尹未逢時，向莘野鋤耕。漂母進食哀韓信。呂蒙正把寒爐撥盡。姜子牙八十釣于渭濱，時來後做公卿。

在現存元代南戲中，殺狗的確是一本最壞的作品。

蔡伯喈琵琶記

在沒有對琵琶記作全面評介之前，我們首先應說明兩點，這就是：第一，琵琶記並不是南戲之祖；第二，高則誠是琵琶記的改編者。

我先說第一點。這本來是極自然的。凡是一種新的文體的形成和產生，決不是個人的努力所能達到的。可是由於明代推崇高則誠琵琶記，又由於明初以來北曲雜劇的衰落，這兩個條件相對照下，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曲解。

現在再說第二點。高則誠是琵琶記的改編者一說，現在我們所得到的證據有下列諸條：

一、南詞敘錄載『宋元舊編』的南戲有蔡伯喈琵琶記和趙貞女蔡二郎二本。後者有註：『即蔡伯喈棄親背婦，爲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可見『里俗妄作』之本是和今傳本大不相同的。

二、流傳到現在的小戲和民間傳說中，趙五娘故事有的雖和琵琶記相同，但也有不同的，說明蔡伯喈的背叛和忘舊，這些不同的傳說，可能也有悠久的歷史。（參看周貽白先生中國戲劇史和文學遺產五十三期王文琛關於琵琶記一文。）

三、高則誠琵琶記中有他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第一齣稱蔡伯喈「一舉鰲頭，再婚牛氏，利綰名牽，竟不歸。」但全劇經高則誠改作後，就變成「逼試」，而不是「利綰名牽」了。清代毛序始也曾指出：「全忠全孝蔡伯喈，予竊疑焉：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何謂孝乎？辭官不得，日日思鄉，將國而忘家之謂何？而名之曰忠也？」其他瑣碎的例證還有，不再列舉。

由此可見，高則誠是琵琶記的改編者，他改編的主觀企圖是：把「王魁型」的蔡伯喈負心故事改成動搖分子：他一方面就婚牛府，一方面又想念他的父母和趙五娘。

此外，高則誠也有一些優點，例如：描寫人物個性的生動形象，運用語言的自然，活潑，暴露當政者的黑暗、腐朽面貌，並且在不少的篇幅上，都保存原來的傳說精神，同情貧困窮苦的人民。這就是琵琶記還是珍貴的文學遺產的基本原因。

如果說荆釵記中的女主角錢玉蓮是反抗舊社會不合理制度女性的具體形象的話，那末，琵琶記中的趙五娘恰恰是她的相對的犧牲者了。現在我們只要一提到趙五娘，她的整個的面貌就會顯現出來：「逆來順受」型的古代婦女，她們受到時代的殘酷的迫害情況是多麼深刻地印在我們的心胸間呵！

一般我們都熟知琵琶記的「吃糠」，有十分感人的曲詞描寫，可是，如果我們一讀整本琵琶記，就不難發現有更多的地方是值得介紹的。這裏隨錄如下兩段，可見一斑：

祝髮買葬

〔香柳娘〕看青絲細髮，看青絲細髮，剪來堪愛，如何賣也沒人買！若論這飢荒死喪，這飢荒死喪，怎教我女裙

釵，當得這狼狽！況我連朝受餒，況我連朝受餒，我的腳兒難抬，其實難捱。

〔前腔〕望前街後街，望前街後街，並無人在。我待叫一聲，咽喉氣噎，無如之奈！苦，我如今便死，我如今便死，暴露我屍骸，誰人與遮蓋？將頭髮去賣，將頭髮去賣，賣了把公婆葬埋，便死何害！

乞丐尋夫

〔三仙橋〕一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覓。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淚流。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飢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只畫得他髮颼颼，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要畫他個龐兒帶厚，他可又飢荒消瘦；我待要畫他個龐兒展舒，他自來長恁面皺。若畫出來真是醜！那更我心憂，也做不出他歡容笑口。只見他兩月稍優游，其餘都是愁。我只記形衰貌朽，這真容呵，便做他孩兒收，也認不得是當初父母。休休！縱認不得是蔡伯喈當初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日來的姑舅！

從這些曲子中，我們自然會被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吸引住；同時，趙五娘當時的真情實感也就很明白地表現出來了。此外，作者對於官場的陋弊，地痞的作惡，豪家的奢侈，雖然因為劇情的限制，沒有很多的寫作篇幅，但也刻劃得淋漓盡致。

趙貞女蔡二郎今已隻字無存，但高則誠改編的琵琶記却自明代以來有多種的版本。這情形，恰像古本拜月亭被明人改過，對劇本的末後另作幾齣曲文以代替故事收場一般（詳見王瑞蘭拜月亭篇）。

如果我們設想，高則誠改編的本子，主要也是把蔡伯喈的『棄親背婦』『暴雷震死』改成『孝矣伯喈，賢哉牛氏，書館相逢最慘悽。重廬墓，一夫二婦，旌表門閭』的話，其需大事修改的部份也正在全劇的末尾部份。這樣，對於『舊本』的前半部是大可保留的。雖然如此，高則誠爲了要使蔡伯喈不是突然改變得孝順父母並想念妻子，也很可能在故事的演變中間部份插些『思親念妻』的段落以作對照。今『六十種曲』本琵琶記有二十二齣『琴訴荷池』，二十四齣『宦邸憂思』以及二十八齣『中秋望月』，那些漂亮文雅的詞句，怨而不怒的情調，也是寫得相當好的。

〔梁州序〕新篁池閣，槐陰庭院，日永紅塵隔斷。碧欄杆外，寒飛漱玉清泉。自覺香肌無暑，素質生風，小簾瑯玕展。畫長人困也，好清閑，忽被棋聲驚晝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念奴嬌序〕〔前腔〕孤影，南枝乍冷，見烏鵲縹緲，驚飛棲止不定。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逕。追省！丹桂曾攀，嫦娥相愛，故人千里謾同情。（合）惟願取年年此夜，人月雙清。

高則誠雖是由元入明的人，但是他改編琵琶記的成就並非明初的事，所以，現存的琵琶記我們應該把它列入元代戲劇來看。一般我們知道的元刊巾箱本琵琶記是它的最早刻本之一。不論這個『元刊』的可靠性如何，但可以說，以它和別本比較的結果，確是有更多的原始面目。巾箱本琵琶記的全題是『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東嘉高先生編集，南溪斯干軒校正』。以下就舉出若干突出的例證，來證明上述『原始面目』的可靠性：

一、『古本戲曲叢刊』收有陸貽典抄本琵琶記，是從嘉靖翻刻本抄校的，此本和巾箱本極相似，但和

嘉靖以後的明末多種刻本却大異。抄本有說明『元本』如何如何者，也可同巾箱本參合。

二、九宮正始所引『元傳奇』蔡伯喈曲子，往往相同於巾箱本詞句，和時本多異。（此後有具體比較）

三、巾箱本雖分齣數（和『六十種曲』本所分不同），但不標出每齣的題名。據現在研究的結論，傳奇分齣而加以題名的慣例，是較遲的形式，沒有齣名的時代較古。

四、從內容上說，巾箱本保留了較多的口語，而有些口語是有十足的元人氣息的。試看『吃糠』唱句：『這是穀中膜，米上皮，將來逼邏堪療飢。』『逼邏』明人不知其義，改作『饌饌』，大誤。元人用『逼邏』有不得已的意思，並非食品名稱。又四十一齣（此齣『六十種曲』本刪去了）念白『兀刺赤，還有甚麼』，『兀刺赤』是蒙古語驛卒、馬夫的意思，拜月亭劇和元雜劇也用，是元人熟知的口語，明人不用。又巾箱本十六齣有『淨扮喬孤，末引道上唱』，『六十種曲』十七齣却是『外放糧官，末皂隸上』，一看就知『淨扮喬孤』是元人本行戲劇語（元雜劇有很多旁證）：凡此諸點，也是刻本本身的一些好證據。

除上說四點以外，比如像刻本的樣式，前人的題跋等也不再瑣碎地引證了。總之，巾箱本是『元刊』的話，我們不妨相信。

接着，我就把巾箱本、『六十種曲』本（以下簡稱毛本）以及九宮正始所引的曲文來作一校說明。

九宮正始所引諸曲沒有說明是在第幾齣的，所以就分齣的情形來說，巾箱本和毛本的差異是

巾箱本卷上下共分四十三齣，毛本分四十二齣。毛本第八齣題爲『文場選士』的，巾箱本無；並且從正始所引蔡伯喈曲來看，以毛本四十二齣爲例，除第一齣外，他齣均引有曲文，惟獨缺第八齣的，可見古本琵琶記很可能是沒有這齣的。因爲我們知道，有些戲中凡是應用此類文章的，都以『考試照常』四字輕輕帶過，拜月亭南戲有此例可作最好說明。毛本補全『文場選士』，恐非原本所有，當爲明時流行戲曲中的『考試』習套。

由於毛本補了第八齣的緣故，巾箱本的以後齣數就和毛本相差一齣。故巾箱本的第四十齣即相當於毛本的四十一齣。實際上，巾箱本第四十齣除前半爲毛本所保留外，後半毛本却截去原有的『玉山供』曲四支（九宮正始收第一支）。爲了『元本』的面目難得看見的緣故，今轉補如後：

生白：張大公來了。（相見介）多多謝得公公周濟，卑人正欲拜掃了和賤累前來拜謝公公，不想又辱先施。

末白：豈敢受此！東流逝水幾時還，破鏡難修枉再看。

旦：要把孤身承重祀，休將慟哭送殘年。

占：雲橫峻嶺家何在？雪擁深林馬不前。

生：知是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此墳邊。

末白：相公休恁麼！老漢無可相慰勞，見天道煞寒，只有一杯淡酒，請相公且飲一杯！

生唱：（玉山供）公公尊賜，念天寒特來問吾。公公，我雙親受三載飢寒，我怎不禁一日淒楚。

末：請，請！

生：心中想慕，謾有這香醪難度。（合）感此恩情厚，這酒難辭，念取踏雪也來沽。

占：勞公尊步，念天寒特來問奴。

末：夫人請，請！

占：公公，這裏是塚上墳間，比不得暖間紅爐。這般天氣呵，誰人將護，將護我家中親父？（合前）

旦：釵荆裙布，謝得公公諸般應副。嘆奴身未得報深恩，如今再蒙相顧。非奴獨感德，我爹娘也銜恩在陰府。

（合前）

末：人生如朝露，論生死榮枯有定數。相公，休只管慟哭爹娘，也須要繼承宗祖。况腰金背紫，不枉了光榮門戶。

（合前）

生、旦、占白：甚勞公公，却當厚謝！

末：何以克當。

（生）多謝深恩怎敢違，（末）開懷寬解免傷悲。

（合）休道世情看冷暖，果然人面逐高低。

巾箱本第四十一齣毛本全刪，今亦補上。九宮正始卷五收有『劉衰』次曲（聞知道），可見此齣確屬

原有：

外上唱：（劉衰）乘驛騎，乘驛騎，陳留去開旨。

淨、丑上唱：略請行軒，到此少住。

外唱：此間是何處？住此還怎地？

淨、丑：此間站裏，待將鞍馬來換取。

外白：這是站裏，換了鞍馬。（淨丑介）站官那裏？

末作站官上唱：聞知道，聞知道，相公忽來至。不及迎接，萬乞罪恕！

外：不索要講禮，疾忙與分例。

末：同去便與，不敢稽違。

末白：總領哥，不敢拜問：這相公還是去那裏勾當？

淨：你不理會得——這是太師牛丞相。

末：如今那裏去？

淨：他將詔書去陳留旌表孝子門閭。

外：站官，你疾忙與分例鞍馬！

末：領鈞旨。

淨：兀刺赤，俺路上要吃得勾，些個分例，我那裏吃得勾！須索多討些則個。

丑：有道理！待小人取了，總領偷將去，只道不會與我便了。

末：兀刺赤，酒兩瓶，肉二斤，米兩斗在此，你收去。

（丑收淨又收介）

丑：相公，站官不肯與分例。

外：喚那厮來！（淨口口口）

外：站官，大體分例，你主甚麼？竟敢不與！敢是你不怕朝廷！

末：下官怎敢。方纔支與他，都是兀刺赤使人將去了！

外白：打那厮！

（淨打末介）

末：下官再與、與些。（扯介）

淨：兀刺赤，還有甚麼？

丑：只說道沒有分例錢將耶，站官剝了衣裳，將了頭巾，却不是好！

末：窮站官剝了衣服，外：潑祇候只爲口腹；

丑：大丞相不管是非，破頭巾將來裹肉。

這齣戲極其完整。它深深地描繪出『大丞相不管是非』的好勾當。從站官和總領的口中所揭露的黑暗面，使我們自然地聯想到長生殿『進果』齣的情景。我們不應該把這種小小的段落看作『不足道』的東西。

毛本最後的一齣是合併巾箱本第四十二、四十三齣而成的。巾箱本是在『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兩句下分段，其他曲文的出入處不多。

從上述巾箱本和毛本分齣的不同情形看來，可見即使是高則誠改過的琵琶記，在時代先後的刻本中也頗有不同的地方（他刻不另說明）。但就現在崑劇中能演唱的諸齣看來，其中主要幾齣的表演，像『規奴』、『南浦』、『辭朝』、『吃糠』、『賞荷』、『思鄉』、『剪髮』、『賞秋』、『描容』、『別墳』、『廊會』、『掃松』仍是完全服從高則誠的著作思想的。曲文也基本相同。像秋夜月所收的琵琶記『托夢』，這種增加的段落，雖然在某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不滿伯喈的情況，但究竟是粗糙的和不合劇情需要的東西，終究是湮沒

無聞的了。

末了，附帶比較一下琵琶記曲文的異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早期和晚期的唱曲演變的情況：

〔金索掛梧桐〕區區個孩兒，兩口相依倚。沒事爲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教他去做官，要改換門閭，他做得官時你做鬼！老賊，你圖他三牲五鼎供朝夕，今日裏要一口粥湯，却教誰與你！相連累，我孩兒，因你做不得好名儒。（合）空爭着閒非閒是，空爭着閒非閒是，只落得雙垂淚！——巾箱本第十齣。

〔金絡索〕區區一個兒，兩口相依倚。沒事爲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教他去做官，要改換門閭，他做得官時你做鬼！你圖他三牲五鼎供朝夕，今日裏要一口粥湯却教誰與你！相連累，我孩兒，因你做不得好名儒。空爭着閒事閒非，空爭着閒事閒非，只落得雙垂淚！——九宮正始卷五。原注『又名金索掛梧桐』。

〔金索掛梧桐〕區區一個兒，兩口相依倚。（他聽了廣才之言，今日逼他求選，明日叫他去求名。）沒來由爲甚麼功名，不要他供甘旨。你教他做官，改換門閭，只恐怕他做得官來你做鬼！你圖他三牲五鼎供朝夕，只圖他三牲五鼎供朝夕，到今日食一口粥湯却教誰與你！相連累，我孩兒，爲你做不得好名儒。（合）空爭着閒是閒非，只落得雙垂淚！——秋夜月『鬧飢荒』，夾白略。

以『六十種曲』本此曲和九宮正始相校：『教他去做官』作『你教他做官』，『他做得官時』句上加『只怕』，句下加『老賊』同巾箱本，『閒事』兩句『事』作『是』，是。

這是曲文極少相異的例子。也是一般的例子。

從巾箱本、九宮正始和毛本曲文比較下，改動得多的曲子並不算多。以下就是兩個難得舉出的例

子：

其一，毛本十四齣『激怒當朝』。（稍異一、二字者略）

〔雙鷓鴣〕聽伊說，教人怒起……

〔前腔〕媒婆告相公知，恨那人作怪蹊蹊。千不肯，萬推辭。這話頭不惹些兒。道始得及第，縱有花容月貌休提。他罵相公罵小姐，道脚長尺二。這般說謊沒巴臂。

〔前腔〕恩官且聽咨啓……

〔前腔〕他元來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細思之，可奈他將人輕視。我就寫表奏與吾皇知，與他官拜清要地，務要來我處爲門楣。

〔意不盡〕這讀書輩，沒道理，不思量違背了聖旨；只教他辭官辭婚俱未得。

九宮正始所收四曲，第一曲全似，不錄；第二曲少『千不肯』至『惹些兒』三句，『花容月貌』作『花貌』，『休提』下無『他』字；第三曲全似，不錄；第四曲大異：

他元來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讀書輩，沒道理，不思量違背了聖旨，只教他辭婚辭官俱未得！

巾箱本和九宮正始的全同，可見毛本把原來『雙鷓鴣』的第四曲，改成『雙鷓鴣』和『意不盡』，並且加了不少文句。

其二，毛本二十齣『勉食姑嫜』：

〔夜行船〕忍飢担餓何日了！孩兒一去，竟無音耗。甘旨蕭條，米糧缺少。（合）真個死生難保。

巾箱本和九宮正始都題作『玉井蓮後』，僅『忍飢担餓，未知何日是了』二句。可見毛本因『玉井蓮後』原是不全曲文，另一方面也無從知道『玉井蓮』的句法，就把它改成了『夜行船』。

此外，毛本所增的曲子，像第三齣的三支『罕地錦襠』，第四齣的『宜春令』第四支（巾箱本和正始原都是『吳小四』），第五齣的『餘文』……等都是。相反的，巾箱本原有曲而被毛本所刪的，除前舉四十一齣整齣及四十齣後半外，也有二十五齣的『駐馬聽』最末一支：

滿紙雲烟，說盡離愁千萬千。想那層樓十二，有個人人倚着危欄。他想歸期，數飛雁，阻關山，見書如見經年面。（合前）

此曲的確可刪。它不但和『駐馬聽』第二曲末唱的語義重複，並且像『倚着危欄』二句也不合趙五娘的身份。至於第四齣原有婆婆唱的『吳小四』，却是很好的，可能因為它與第十六齣丑做丐子所唱的『吳織機』有些相似而刪去了：

眼又昏，耳又聾，家私空又空。只有孩兒肚內聰，他若做得官時運通，我兩人不怕窮。

希望這篇短文對研究琵琶記的同好們能有一些幫助。

黃孝子尋親記

徐渭南詞叙錄於『宋元舊編』中著錄有王孝子尋母，江浙人念『王』和『黃』的聲音相同，所以王孝子尋母應即是黃孝子劇的異名。在宋元戲文本事中，我曾經據南九宮譜輯錄其遺曲十九支（一支題爲『尋母記』），加以本事的排列，因知鄭振鐸先生已發現黃孝子尋親記全本，在篇末附記中，曾有如下一段補充說：『在這戲文未流行以前，我還保留了本節的殘文，以備他日見到原書時印證……。』稍後，杜穎陶先生在劇學月刊三卷十期發表了談黃孝子戲文的短文，他根據程禦霜同志所藏的二十六齣全本，勘證了宋元戲文本事所推論的錯誤的地方，當時我很感謝他的指正，可是終究還沒有見到全本。

現在『古本戲曲叢刊』所收的鄭氏抄本影印了，就再校錄一過，重新把原文改寫完善。

杜穎陶先生一文，所舉二十六齣全目和現在的影印本幾無差異，所以可相信程氏藏本也不致有大出入。另一方面，除了原來徵引的南九宮譜殘曲外，再從九宮正始中也檢出黃孝子曲文資料，再次對照的結果，可以知道，現在的抄本黃孝子尋親記確有『好幾處顯露着被刪節的痕跡』（引用杜文語）。當然影印本所題『元闕名撰』字樣基本上還是可取的。

以下就把曲譜中所輯有的殘曲和抄本作一比較說明。爲便於讀者了解起見，先將劇情摘錄如下：

宋末，元兵攻建昌，黃普集義兵抗元，兵敗，爲元將木華黎萬戶所殺。普妻陳氏，有子名覺經，時方三歲，在亂軍中失散。陳氏被木華黎擄去，欲納爲妾，陳氏不從，木華黎大怒，將殺害時，賴其母太宜人救免；後元人降旨釋俘，陳氏得脫，居住汝州春店。覺經承老僕陳容夫妻養成，知幼時曾聘會有三女曾慶貞，但憶母心切，不願先婚，乃周遊尋母。有三因亂後不知黃家底細，今知覺經出走，擬改嫁其女，慶貞不從，投水，爲樂善提舉所救，養作義女。其後，覺經遇母，至普覺寺進香，先遇陳容，後遇慶貞，遂爲姻眷，一家完聚。

此劇情不但含有封建道德意識，且夾雜有迷信的氣氛，如『虎護』、『蛇護』、『祈夢』等齣是，故以劇本意義說，似乎可取之處不多（至多也不過是有抗元的背景罷了）。

九宮正始所錄黃孝子曲文，都題作『明傳奇』，以此劇情背景來說，至少也該是明初的戲文。這裏根據殘文在劇中先後齣數的排列程序，輯錄如次，並略加說明。

第八齣『遊園』，曾慶貞和梅香遊園時唱：『齣』抄本作『折』，今依舊用名稱改。

〔天香滿羅袖〕身處深深庭宇，鎖綺羅珠翠，簇擁香軀。悶來時間翦萬蒲，消遣處學調鸚鵡。任烹鮮煮肥，瓊漿綠醕。春園鬪草，涼亭避暑，清秋翫月，嚴冬擁爐：一年好景，肯空孤負？

第九齣『脫騙』，黃覺經尋母時，在酒店中被拐子騙去行李衣服。生、小生、付在酒樓上合唱：『正始題作『御林木』，詞句無異。

〔攤破簇御林〕秦樓上，賣酒牌，邂逅相逢梁棟材。飲一杯且自消憂，何必兩行金釵！風雲遇時君莫駭，一朝奮發終須在。禹門開，蛟龍得雨，池沼豈沈埋？

第十齣『逼嫁』，淨曾有三唱：

〔一封書〕黃家子已去，向天涯尋老母。家零替怎訴？把居室皆施與。去路茫茫何日返，塵世勞勞歲月徂。細思之，我差誤，須把孩兒別改圖。婚姻事，須記取，早知今日悔當初！

第十二齣『淖泥』，覺經尋母途中受苦時唱：

〔孝順兒〕家鄉遠，途路裏，孤身萬山吾命危。楊朱枉含悲，阮籍漫垂淚。思量此際，舉步難前，欲行無計，勉強撐持，陷入泥途裏。緬想萱親何處，若得相逢，不枉了驅馳狼狽。

第十三齣『春逼』，木華黎逼陳氏春粟，陳氏反抗。木唱：

〔鶯啼春色中〕一言激得人怒起，不由我生嗔。你是遭驅掠被擄奴胎，怎與我勳冒相親！假撇清，裝聾作啞，虛禮數賣喬生分。自今爲始，朝春暮牧，敢違分寸！

第十四齣『虎護』，覺經尋母途中遇虎前唱『綿搭絮』，此下有外降虎時唱北曲越調『鬪鶴鶩』一套，在南戲中插用整套北曲，這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綿搭絮〕草芳風暖正春深，只見漢寢秦陵，過驪山蒼翠森，過華陰雷首將臨，又見巨靈仙掌，太白豪吟。我這裏東望長安，千仞山遙日响金。此曲原題『尋母記』，實同。南音三籟收此，詞句略簡。

第十五齣『逐女』，抄本有『東甌令』，南九宮譜收『金蓮帶東甌』曲，以句意看，同爲曾父唱，似屬同折之改文。兩曲並錄於下：

〔東甌令〕無男子只有這女嬌娥，惱恨當初訛上訛，不思量坦腹東床左，日漸光陰過，等閒絲髮變成播。身後事如何？

〔金蓮帶東甌〕婚姻及時須揣度，這場事務非小可。良媒證一心要付託，豈容仍前執滯更差訛！身後事如何？第十六齣『祭江』，小生樂善行船祭江唱：

〔朱奴帶錦纏〕明日裏輕舟便拏，今日裏把包裹先打。化紙焚香點炷蠟，神明事敢違時霎。酌水獻時花，把三牲福禮，銀杯酒泛霞。願得皇天祐，好風吹送上京華。

第十七齣『投江』，叙曾女投江遇救事。南九宮譜和九宮正始同錄『清商七犯』曲，依語意應屬此齣曲文，或曾女投江前唱，但抄本中無可查見，用韻亦自不同，疑曲譜所見黃孝子更有完全的本子。

〔清商七犯〕兒生蹇，逢患難，甫三齡把姻事攀。驀忽地四海干戈，不隄防一旦離亂。心酸，正始作親，較是。姑被擄遭逼趕。五正始作兩歲兒既長悲潛，居室捨作僧堂，尋覓慈顏，不見母誓不回還。爲父逼要我改調更弦，奴心愧赧。論貞女肯二天？顏汗！淚斑斑，甘願與魚龍作餐。

投江遇救，曾女對樂善叙述：

〔三囑咐〕念奴世閱盱江貫，無男子，產丫鬟。孩提許嫁黃郎爲東坦。伊家忽值兵戈難，他娘被擄，他父命殘，人離家破遭塗炭。

〔喜還京〕黃郎漸長年弱冠，一心要覓慈顏。捨宅爲寺，斷葷素餐，誓不見親終不返。家道皆零替，郎行何日還，爲爹行逼嫁奴羞赧。此二曲正始所收，字句全同。

今細按前『清商七犯』曲，句意幾全同此二曲，但曲譜所收不嫌重複，定爲黃孝子同劇曲文，故疑前曲爲投江前所唱。南九宮譜又收『二犯香羅帶』（同正始『香風俏臉兒』曲）亦爲抄本所未收，原句如下，

更以司唱者人物以意舉出之：

父：冤家主意偏，不容勸諫。

母：花枝樣好兒成逼遣，進無門路退無緣也，只得拚一命，喪黃泉。如今隨波逐浪魂魄遠。指望你終身養老，誰想半路輕捐。思量起俏臉兒，怎不教人可憐！

此曲當是曾女投江後，曾父、曾母聞訊後唱辭。推想在『投江』後，尚有『憶女』（擬名）劇事被今抄本所刪略。

第十九齣『祈夢』，覺經和經商人周昌同至聖妃娘娘祠求夢，周昌唱：

〔梧蓼弄金風〕衝州府，離家鄉，途路走忙忙。忽向丹霞樓過，笑殺孟知祥，當年瓜裏拜天皇也囉，却憶相如詞賦，子美文章；綠暗紅稀，不覺客懷增壯。

第二十齣『試貞』，太宜人和陳氏對話，陳氏唱：

〔傍妝台〕宜人恩德浩如天，已分今生，欲報更無緣。既大廈相遮庇，又六事每周全，陪早常晚厮伴，活計相扶援。光陰換，歲月遷，等閒綠鬢變華顛。

〔香羅帶〕深蒙尊意憐，恩似海山。想奴宵春暮牧誰顧盼！今朝幸得遇慈顏也，收留佛院。遭驅虜受千羞萬慚，奴家命蹇，也不須怨天，教奴離鄉背井受熬煎。總使奴今日裏還鄉，怎能穀地府兒夫與奴重相見！

前曲據南九宮譜，抄本未收；後曲據九宮正始，抄本收而句有異處。『傍粧台』曲今依語意和『香羅帶』同韻緣故，並列於此。今並將抄本『香羅帶』曲附作比較如下：

深蒙尊意憐，你的恩如海山。罰奴宵春晝收誰見憐！今朝幸喜遇慈顏也，收留佛院。感恩萬千，教奴離鄉井受

熬煎。縱使奴今日還鄉也，怎能覈地府兒夫與奴重相見！

第二十一齣『釋俘』，陳氏唱：

〔傳言玉女〕萬種幽情，欲訴向誰評定？羞覩那孤形瘦影。抄本題名爲『玉女安瑞雲』

〔黃龍捧燈月〕孤苦伶仃逢厄運，方當四海龍競。兵戈擾攘，母子分離，各自逃生。被羈囚萬里難憑，遭擄掠一身誰拯？今忽遇降隆恩，如同再生。

第二十二齣『詳夢』，生對客商唱：

〔山漁燈〕二十八年，在江湖上，水涉陸馳，途路飄蕩。親遭擄難，覓行藏，徒然涕滂。幾時得遂兒終養，酬烏鳥寸草輝光！如今知他在那廂？乳哺劬勞空思報，役夢斷魂無計償。提將起，不由人慘傷。念冬溫夏清，誰候端詳！
末四字抄本作『誰效黃香』。又抄本題名『天燈照芙蓉』，正始題名作『山漁掛榴燈』。

第二十四齣『送行』。前齣『春店』覺經逢母後，此爲太宜人送母子兩人回家時，黃母唱：

〔道和排歌〕荷相憐，護老萱，得遂留殘喘，不使陷深淵，今日再團圓。想晨昏朝暮，疾病痛癢，憂愁風雨，慰寒暄。重生父母感恩偏，欲豎穹碑把德鐫。三生幸逢大賢，銘心鏤胆敢輕捐。今回首，衣謾牽，舉盃那忍著歸鞭。

臨行時，黃母和覺經合唱：

〔慶時豐〕日遲雲淡東風軟，泥融沙暖物華鮮。牆裏紅妝戲鞦韆，盈盈笑語揮羅扇。行程處，景正妍，桃花如火柳如煙。揚征袖，行步展，傍花隨柳過前川。抄本作『慶豐歌』。

〔馬鞍兒〕曉鶯隔葉嬌聲囀，時聞得閒啼鵲；掠波燕子如雙翦，入雕梁珠簾半捲。還過重重村落，又行來攘攘區塵。消停飽翫頻留戀，非同向日，蒼皇祖趾。陽和老，寒氣淺，鶯花如錦絮如綿。揚征袖，行步展，傍花隨柳過前川。抄本作『馬鞍歌』。

四十餘年，寒家偃蹇，終朝往返留連。情同骨肉，誼猶堅，半晌何曾斷離肩。程途裏，須自遣，晏行須是早安眠。今回首，衣謾牽，舉盃那忍著歸鞭。

高義惟仁，乳哺看承得到今。蒙尊嫂，提攜撫抱誰似恁。爲尋親，又贈盤纏規且箴。音問長詢見素忱。到此猶成美，大恩未報，厚顏堪謚。更休擲管。更休擲管！（九宮正始題『二郎賺』，字句全同，惟少末疊句。）

樂善尊姑去遠，知他是甚日能歸鄉曲？

似爲有
曲白介過

此外，九宮正始尚有黃覺經尋母行路兩曲，不知入於何處，姑附於篇末。後曲南九宮譜亦錄，字句

〔鬪寶蟾〕行行巴蜀近，見少室希夷，似漢寢猶存。過却潼關隴豫，慈幃尙未能審。顛簪！想何時得扇黃香枕，豈

憚衝寒冒雨津。華陰，不覺遠水遙岑。

〔驟雨打新荷〕推窗看，撒玉葩，彤雲滿空岐路賒。冷逼重裘，只見亂紛紛蝶翅斜。子猷舟怎駕？浩然驢怎踏？端的壓折枯槎，凍損梅花，漸覺晚來密愈洒。

其他像九宮正始『普天樂』斷句『蓼灘頭，蘋溪凹，波似縠，山如畫』也不見於今本，疑亦是行路之詞。凡此，都不一一俱收了。

總結以上所引諸曲，有完全增出者，有刪改運用者，有字句稍異者，有全同者；而以後兩種情形居多（實可視為一類）。所以抄本黃孝子尋親記二十六齣曲文雖是曾經刪改的本子，它到底給我們提供了研究元明南戲的良好資料。

陳光蕊江流和尚

江流記南戲著錄於南詞叙錄『宋元舊編』，題作陳光蕊江流和尚。同黃孝子南戲的情形相似，我們還不能確知它究竟是宋元的作品或者是明代的作品；錢南揚先生宋元南戲百一錄據雍熙樂府、舊編南九宮譜輯得殘曲計三十四支（應作三十七支），又從九宮大成譜輯得二支，除大成譜是清初的作品不論外，以雍熙樂府、舊編南九宮譜所錄的情形看來，它無疑最遲也應是明初的作品。

今存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六本，其第一本也完全是敷演江流記故事的。如果把這本雜劇的內容和西遊記小說第九回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已有不少的差別。西遊記雜劇故事，今轉錄錢著，代作說明如下：

海州陳萼，字光蕊，唐太宗時，以狀元及第，旋奉命爲洪州守，挈妻殷氏赴任。小憩百花店，購得鯉魚一尾，……釋之。舟行至大姑山，舟人劉洪涎殷氏美，投光蕊于江而脅殷氏；時殷氏方孕，冀延陳氏一脈，忍辱相從。洪
冒光蕊名之任。殷氏生子匝月，洪迫令棄之，乃乘間作血書，備叙顛末，繫於胸前而浮諸江。漁人得之，以呈金山寺丹霞禪師，禪師令人撫養，取名玄奘。越十八年，告以前事，玄奘遂往洪州尋母。時劉洪已因病致仕，繼任

者爲虞世南，殷氏令子往戀之，捕劉洪置諸法。初，光蕊落水，爲龍王所救，得不死。龍王即曩時所放鯉也。至是，送出光蕊，夫婦團聚云。

小說記光蕊赴任時，和他的母親張氏（江流記稱許氏）同行，到萬花店，母病；而光蕊因任限所迫，卽先行。不想光蕊途中遇難，母困頓以致眼目失明；其後感神明相佑，又得完聚。如果以錢著所收江流記南戲殘曲三十九支（今無可補）內容推測的話，可以發現：南戲的內容是接近於小說的敘述的。

此外，還有一個難得的資料，這就是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所藏的清初內廷戲曲江流記。

這本江流記共分十八齣，十八齣中有南曲，也有北曲；有崑腔（原作昆腔），也有弋腔，它也可以說是元明以來江流故事的集成劇本。另一方面，自然也有許多刪截、增補的地方。現在先把齣目列出：

一、相府門楣招快婿

二、綵樓歡會配良姻

三、布衣喜得深恩至

四、慈母歡從意外來

五、縱赤鯉施仁積德

六、遇兇棍起難生災

七、海龍王報全慈惠

八、狠強盜喪却良心

九、掠人色胆包天大

十、撇子貞名似水清

十一、一水順流飄匣至

十二、元奘入定悟前因

十三、思兒許氏貧兼病

十四、尋母高僧喜共悲

十五、遇瓦窰祖母知因

十六、設祖錢龍王答義

十七、昭彰恩怨登時判

十八、母子夫妻一旦歡

在這十八齣名稱中，已不難看出這個故事的大概內容了。這裏應該說明的是，清代內廷抄本戲曲，往往把齣名任意增題，像章回小說的樣子。這種齣名的稱呼，在傳統的南戲劇本中原不是這樣的。以下，因全稱齣名的麻煩，只單引數碼來作代表。

西遊記雜劇第一本，分成『之官逢盜』『逼母棄兒』『江流認親』和『擒賊雪仇』四節，江流記中把它全部接受下來：其第六、第七兩齣相當於『之官逢盜』，把原來的整套曲文分爲兩段，另外就不得不在第六齣下加上一個『煞尾』；也就是說，把『之官』另成一齣，『逢盜』另成一齣；其第十齣相當於『逼母棄兒』，即崑劇中的『撒子』；其第十四齣相當於『江流認親』，即崑劇中有名的『認子』；其第十七齣相當於『擒賊雪仇』。這些接受西遊記雜劇北曲的地方，曲文很少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就錢輯的殘曲作一比較，則江流記所接受南戲的部份是極少的。錢輯殘曲三十六支被採用的僅有十二支，散見於第四、第九、第十三、第十四諸齣中，而第九齣又佔有八支之多（十四齣整套爲此曲，惟套前另加的『香歸雙羅袖』一支，恰被舊編南九宮譜所收）。這個收有此曲和南曲相差懸殊的情形，我以爲是在清初，江流記南戲的本子已無可見，但西遊記雜劇却是被完好保留下來的緣故。

雖則如此，到底由於江流記曲白全存的幫助，使我們可對於南戲殘曲有進一層的了解，可補正錢著的不足。

宋元戲文本事收『江流和尚陳光蕊』篇，僅據當時所輯得的曲文二十二支加以排列，雖然這個依本

事排列的次序沒有什麼錯誤，但遺漏的十四支曲文却是個大缺陷；現在就根據錢著、江流記，並借用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慈悲願的本事重新再作整理（慈悲願全劇今無可得，一般曲譜中所收『撇子』『認子』兩齣稱為慈悲願者，其詞即西遊記雜劇第一本中兩折）。

『觀音大士頒佛旨，令毗盧尊者降凡，托生陳光蕊家。』蓋陳光蕊生後，其父已去世，有開場時『神仗兒』曲：

陳母：孀居數載，別無親的，只有我兒，教子一經成器。

光蕊：便有黃金白玉滿堂堆積，爭如母，恁賢慧。

其後，光蕊上京長安求舉，得中狀元。『妻殷氏，大將開山女。』據江流記，有『綵樓歡會』一節。此

時，陳母在家想念光蕊，有『阮郎歸』曲：（江流記第四齣收，『孩兒去』，『去』作『往』）

孩兒去，求科舉，到如今兀自無個消息。遣娘懸望，倚定柴門無踪跡，只怕你戀酒貪花，頓忘却親闈甘旨。閃得我冷清清，悶懨懨，撲簌簌淚雙垂。何日掛，錦衣歸。

果然光蕊衣錦榮歸，院子有贊賞之辭，詠陳狀元：

〔泣秦娥〕記十年勤苦在窗雪案裏。正桃花春浪，一躍化龍魚。感天恩相眷，娶得一個如花似玉嬌顏女。得蒙刺史新除。腰金衣紫，擁朱旛畫戟榮鄉里。（合）想成人也是詩書，想誤人也是詩書。

錢南揚先生推測此曲是陳光蕊唱，在授職將離京時。今以江流記本改正之。

以限於任迫，光蕊不能久住京城，下面的『齊天樂』前五句便是他離京赴任所唱，後五句似是殷開

山夫人對其女所唱的。

榮膺丹詔瓜期逼，只得暫離京國。泛水殘英，隨風飛絮，添我離情堆積。三年任滿，便回鄉里，淚珠偷滴。疊疊陽關，好教高唱助行色。

在光蕊携妻回鄉前，殷開山夫婦以酒食餞別，有曲文一套，看語意，是頗有傷感的味道。

〔正宮過曲〕〔陽關三疊〕五馬行程擁畫戟，正是男兒方表詩書力。且匆匆南北爲行客。去開藩治黎民，但守着寬平清白。看棠陰滿道側，有黃童皓叟歌德政，名聲指日達上國。

〔么〕生居宦門，千金嬌女，豈知一旦分南北。正無聊歎息。聞聽翠微，啼着蜀魂，又此時添成怨憶。悶殺人只怕傷春，回首暗將珠淚滴。

〔風淘沙〕骨肉團圓知甚日！冷清清怎將息。蝴蝶夢中難尋覓，阻隔關山心似戚。奔波在路，把少年虛擲。負春花，悞秋月，成頭白。人生最苦是名利，漫算來漫何意。

〔一撮棹〕回家里，團圓笑聲溢。同翠萱，連鞍付馬高知。莫戀他鄉好，須知望京畿。重會面，宜開筵席。

〔尾聲〕寬懷抱，莫怨憶。三載風光瞬息，肯久萍梗踪跡。

在『望遠行』一曲裏，陳光蕊一面唱着，一面上了旅途：

名輜利鎖，歷盡程途淒楚。翠減紅銷，何日此身安安？過了疊疊山崖，又見迢迢野渡，回首望長安日下。又有『應時明近』一套曲辭，雍熙樂府題『投宿』，可能是連接在『望遠行』以後的：

〔應時明近〕崎嶇去路賒，見疊疊幾簇人烟風景佳。遣人停住馬。扁舟一葉，丹青圖畫，一抹翠雲挂。

〔雙赤子〕遠霧罩汀沙。靦白鳥數行飛，見人來也，驚起入蘆花。小舟釣叟，收綸入浦，弄笛相和。

〔畫眉兒〕動人萬般淒楚，離情怎躲！偶覩前邨，水邊人家，畫橋風颭酒旗斜。好買三杯，消遣倦乏。

〔拗乏蕪〕西山日漸沉，此際端不可。暑氣炎，宜趨步，早去尋安下。樵叟閉柴門，牧童歸草舍。古寺鐘敲數聲，野水無人渡。

〔尾聲〕綠楊影裏新月挂，孤村酒館兩三家，借宿今宵一覺呵。

錢南揚先生說：『此套雍熙樂府原題「投宿」，當是光蕊一行在旅途中唱。而盛世新聲題作「江流上路」，恐悞。』我以為『江流上路』應作江流和尚陳光蕊「上路」折來解釋，並不是江流尋母在路途中的意思。

盛世新聲的原注並沒有錯誤。

到萬花店（或作百花店），有店主人登場的『賞宮花』一支：

年紀老成，從來極小心。整頓房潔淨絕埃塵。門外大書天下館，家中安歇四方人。

此下應有母病，囑光蕊夫婦就任先行一段，惜無曲文留存。光蕊夫婦行至江邊，『雇劉洪舟』。洪素兇惡，慣於水面行劫；覘殷美麗，刃其僕，縛光蕊投江中。『這個危急的場面，即是江流記第九齣所描寫的，此中共有八曲：

光蕊：〔纏枝花〕告壯士聽拜啓：念我是儒生輩，要財寶都拏去。望周全，歸人世！

劉洪：好笑你，無道理，敢把我如同兒戲。若要我周全你，只饒你個血流體。

殷氏：〔賀新郎〕這賊漢全無些道理，殺害我一家使婢。若把我男兒害取，我情願先投下水！

劉洪：休恁地！只爲你，只爲你龐兒俊美。

光蕊：〔衰〕這賊漢謀心恁的，把我妻輒欲騙取。只慮你懷胎在體，更兼我娘行老矣。殷氏：休怨憶，莫怨誰，禍到臨頭怎避！（此曲江流記略而不載。）

劉洪沉光蕊，擄得殷氏後，和衆盜欣然而去：

盜輩：〔柳梢青〕今日試展開旛，看來煞富貴。正新除政事廉能，黎民總喜。今日在畫堂深處，賤累得蒙望周庇。

（合）廣設華筵，暢飲高歌，大拚沈醉。

〔前腔〕簇簇草舍疏籬，人家半掩扉。江邊旅艇漁舟，聚於沙尾。

劉洪：羈情悄悄，奔往前途，要趕孩兒，稱咱心意。（合前）

有『大河蟹』一曲，應在劉洪冒名頂替接任時唱，江流記刪去此曲。原文是：

大胆初心鬼神驚，殺害幾何人。不是當初生巧計，如何得到洪州做官人。

殷氏隨劉洪到任後，生子前曾得一夢。生子後她唱：

〔轉山子〕夢叶麒麟生佳兆，又添我無聊。纔離了十月懷胎，又恐惹一場煩惱。戰兢兢度日，算吉凶未保。

〔紅芍藥〕負屈與銜冤，蒼天也知道。閃的我撲撲簌簌淚痕交，尋思痛苦咽倒。（劉洪欲殺其子）算來此事難

恕饒，拔刀出斷不入鞘。你如今真個待殺小兒曹，只得把冤屈事負聲高。（末句江流記是『只拚得個人怨也聲高』，較好。略異者不校。）

劉洪被衆勸住，即命殷氏陪酒，她不得已唱：

〔女冠子〕冤家今日開芳宴，這苦事怎生言！畫堂中只管頻呼喚，不知道我心中怨。

院公聞知這般情況，相勸見機行事。有『痴怨家』曲：

猛可裏聽得鬧炒，老漢大胆來到。只見相公吁氣心下焦，夫人在那廂煩惱。（合）無倚靠，如何是好！難說盡他這般圈套！

江流記未收的『梁州序』一曲，亦當在此齣前後：

殷氏：謀心毒害，出言奸狡，怎不令人焦燥。

劉洪：教伊禁口，猶兀自絮絮叨叨！

衆人：他去開旛展戟，你肯依隨，也有個金花誥。

劉洪：仗此黑心一點呈英豪，十載清燈幾番惱，却難道筆如刀！

另有『尾犯序』一曲，應爲殷氏在光蕊投江後相憶之辭：

一景好孤悽，垂楊渡口，衰草秋水。劍化萍津，枉自刻舟求覓。思之，他那裏悲風恨月，俺這裏愁雲怨雨。傷情處，一般煩惱兩心知。

劉洪迫令殷氏撇子，撇子前殷氏自寫血書以抒悲憤：

〔鶯啼序〕拈來象管批鹽紙，你與我除去濃墨，把玉纖指咬破皮開，蘸着鮮血來書。做不得挖目斷臂，也只爲結髮恩義孝名虧。爲人保不得髮膚與身體。

『刺血書生年月日及父母姓名』，有『孝順歌』，僅存一曲：

陳光蕊，是父親。冤屈尙然難寫盡！撇你在江心，知他死和生？都緣你命！若是長大成人，洪州尋問取，你親娘，我從頭說與緣因。

『盛木匣中，浮之江』即『撇子』全齣，見西遊記雜劇。江流記第十齣全襲之無大異，不另叙。另一

方面，陳光蕊母不知悲劇的發生，但無從獲知光蕊消息，因而落魄遭難。她唱：

〔金鷄叫〕忍凍担飢餓，鎮日間淚流如雨。恨我孩兒陳光蕊，撇下親娘，自去享富貴。

〔醉扶歸〕望得望得肝腸斷，哭得哭得淚珠乾。你去爲官已開廕，怎不把你親娘管！常言道『子孝母心寬』，也不壞了我秋波眼！（江流記十三齣收此曲。末句作『不到淚滴盡秋波眼』。）

不知遇着何人收留了她，這時她唱：

〔古女冠子〕拜告拜告聽咨啓，望憐念把奴留住。我孩兒自小知禮儀，終不成把娘拋棄！必然有日，遣人來至。
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意時。時來不敢有忘恩義！

對方唱『蠻牌令』：

平日軟心腸，見了他好悽惶。忍飢並受冷，終日在街傍。我如今不免去救他，可憐見他年老離鄉。強打醮，勝燒香。婆婆，頻來此處無妨。

母親在憶念兒子，殷氏也在憶念丈夫及撇去的兒子，有『醉羅袍』和『香歸羅袖』兩曲：

畫閣，畫閣上燈挑盡；翠被，翠被半擁夢難成！暗想當年成姻眷，玉貌多風韻。塵蒙鸞鏡，也只爲恁；寒生鴛枕，也只爲恁。離愁萬種千般恨。

金爐香冷，銀釭燈燼，離人怕到黃昏，又早黃昏光景。怨孤眠鳳幃，愁歛鴛枕。我欲圖一覺，捱他寒更，陽台爭奈夢難成！今有相思令，『心』歸『門』裏，放『秋』上『心』，問道思量甚？我便只思量着那個人！

此下即接『認子』。提要云：『丹霞所取光蕊子名曰江流，稍長，取法名元奘。年十八，告以父母名，出血書以示，令踪跡其母。』樊大痛，遂沿江行脚。賊洪恚殷氏逆己，折磨備至。嘗令汲水江邊，適遇樊，

觀其貌，肖己夫。訊出家始末，樊出血書，殷乃認其子，相抱痛哭。令樊毋泄漏，速詣外祖殷開山訴冤，勿使賊遁。『據江流記，元樊上路，於瓦窰又遇其祖母許氏，許氏由此亦備知始末。『惜奴嬌』一曲，或是殷開山遇見江流時所唱：

老子淒涼，歎門楣猶不在。病懨懨愁腸似海。事到頭來，且宜寬解。無奈，怎捱得形衰力敗！

『開山遂擒賊。……斬其首以祭光蕊，而龍神已知，送光蕊出，僵臥江畔。』殷見撈起，復蘇，端然無恙。『於是一家團圓，有曲『永團圓』（一作『耍鮑老』）作為收束。

憶昔銜冤並負屈，豈想道重歡會！奸雄空使牢籠計，瞞不過鬼神知。那時若沒龍神救，豈想道有今日！若還不遇遷安的，也葬在魚腹內。（合）看來罕希，恰似柳毅親遞書，猶如豫章逢故知。把芙蓉帳，孔雀屏，重拂拭。菱花再合月再輝，鸞膠再續弦重理，論緣分非容易！

對於江流記南戲殘曲的安排，大致如上述，諒無大誤。此後即接元樊取經，展開整個西遊記故事。南戲無傳留劇曲，不具論。

錢著所收曲中，還有『燕歸梁』和『浪淘沙』以及『三軍旗』三支，不能知其在此劇中的地位，姑附於篇末：

〔燕歸梁〕十載囹圄信未通，今日謝恩隆。若蒙哀念賜寬容，當結草，報無窮。

按此曲九宮正始卷十『羽調』收，『囹圄』作『圓扉』，其他均同；可見是一曲。但正始題作『失名氏傳奇』。又，欽定曲譜卷六收此，全同九宮正始，題作『拜月亭』。故以為江流記殘曲，恐誤。

〔浪淘沙〕烏兔走如飛，寒暑相催，浮生能有幾閒時！綠鬢朱顏應不再，悟今是昨非。

曲，
像是殷開山所唱：
作宋元戲文本事時，曾以此歸劉洪悔過之詞，現在看來，似頗牽強。這曲像是殷氏所唱。下面一

〔三軍旗〕凱歌早唱，金鐙鞭敲響，旗幟高張，甲兵耀日光。馬似龍強，人如虎壯，風雲一揮威武揚。領賞休遲，爭功莫讓，回朝管取平四方。

張資鴛鴦燈

元代南戲張資鴛鴦燈有殘曲三支見錢南揚先生宋元南戲百一錄，後來陸侃如馮沅君的南戲拾遺又輯得十五支。這十八曲皆可見於九宮正始。錢氏百一錄曾引歲時廣記卷十二轉引的蕙畝拾英集，叙其故事云：

近世有鴛鴦燈傳，略云：『天聖二年元夕，有貴家出遊，停車慈孝寺側，一美婦人降車登殿，抽懷間紅綃帕裏一香囊，持於香上嘿祝久之，出門登車，擲之於地。有張生者，美丈夫貴公子也，偶遊得之。見帕上有細字書詩三章，末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願與妾面；請來年上元夜於相藍後相待，車前有鴛鴦燈者是也。」翌歲，如所約，因獲遇乾明寺。婦人乃貴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載其名也。』

但蕙畝拾英集所叙，不過是這故事的上段，後面還有不少的情節，這在發現了醉翁談錄以後，才被我們知道。陸馮因在編南戲拾遺時還不曾見到，因此某些曲文的推測就難免有錯誤的地方。又因醉翁談錄裏的本事較詳，所以十八支佚曲的句子在劇中所處的地位也更容易明瞭了。

陸馮說：『戲文情節，似與歲時廣記有出入。女主角似是個有見識的風塵中人，男主角則是個流落

的文人。』我現在却說：『戲文情節與歲時廣記並無出入。風塵中人是配角，不是女主角；男主角也不是一直做流落的文人，他是先富後貧，後來生活又安定起來。差不多經過好幾次的變遷。』讓我把歲時廣記未寫出的本事照醉翁談錄所錄的節叙下來，就可以明白了。

『美婦乃李氏娘，原爲貴家，乃節度使李公之妾。化裝爲尼，與張生會於乾明寺。』（生張資唱『翫仙燈』曲當在此）

元夕風光，看車馬往來相極。御街前笙歌韻雅。見這趂鼓咳來，盡般般呈罷。欲賞花燈，想乾明相將近也。（『春色滿皇州』二曲亦在此。前曲李氏唱，後曲張資唱，合頭二人同唱。詞如下。）

告郎略聽啓，想前生，綵絲雙雙曾繫。今世裏，依舊共諧于飛。幾年家路阻桃溪，誰想道僧房重會。（合）因緣到此，天爲比翼，地效連理。

天與共伊一對兒，你貌美，我每那更聰慧。紅粉中，沒一個似你嬌媚。翠眉巧淡拂春山，嬌留俊橫拖秋水。（合）因緣到此，天爲比翼，地效連理。

『後乃約宵遁，攜去金珠數萬。張生得金後，悉揮霍殆盡；生計蕭然，乃至困窶。因聞其父知秀州，遂往投。其母知之，恐父怒，阻張生行。』（此中有殘曲『漁父第一』描寫行程景致）

是則是路途間苦，有閒花落路旁半吐。芳草萋萋，綠柳拖金，淡烟帶雨。風光淡蕩堪圖錄，聽出谷黃鸝解弄語，梧遊蜂紛蝶雙雙舞，映水桃花間翠竹。間翠竹，傍小橋，數間茅屋，村深處茂林古木。向夕陽，見牧童跨着黃犢，梧桐角數聲斷續。橫塘水暖沙鷗浴，舉棹驚飛過遠浦。杜宇聲聲怨春暮，勸道不如歸去。

『生落旅邸中，方困頓，有妓越英者慕之，願以粧奩贈，充下妾。張生乃諱李氏事，與越英成婚。』

〔有曲文九支〕

〔大環著〕奴家從幼，墮落烟花，被這博磨，一箇禁價。喫了萬千挖持，諳了無限磨難，受了多少志上忑下。算人間不一似我，向樽前意懶心謝。今日幸逢見伊，似大海拾得一個明珠無價。（越英對生唱）

〔前腔〕一身在羈旅方流落，謝伊家眷錄。十分向我，若是道不謝伊，是我瞞天瞞地，昧心昧己，不識好弱，願和伊同宴樂，辦取堅心整因結果。須是倒戈卸甲，待做關杆，與伊遮護。（生對越英唱）

〔金娥神曲〕告君，奴言試聽。方纔把金卮相慶，瞥然見君，被他生怒嗔，不覺碎奴心，替君憂悶。

〔前腔〕小子家居汴京，知他過了多少山村。我特來省親，怎知無定準，不容暫安身，未有投奔。

〔前腔〕告君，休口憂悶，歡會事莫非前定。邀騎從略往寒門，與君今日，相結姻親。

〔前腔〕雖則謝伊家受憫，奈何身不由人。况牢落全沒分文，那更又衣衫不整。（上四曲越英，生對唱）

〔前腔〕你但放心，隨奴到家，自有衣衫，與君重整。謝得厚恩，旅中荷蒙持携，甚般多幸，彼此正青春，似蓬瀛中人。（前四句越英唱，後生唱）

〔前腔〕奴自小流落風塵，知是見了多少豪俊，未曾逢着一個如你風韻。你鷓鴣，我風流，兩情廝稱。

〔前腔〕似天桃間着紅杏，對清風，賞明月，好景良辰。開懷處大家歡慶。我心志誠，伊心志誠，指松柏爲誓盟，

對神天作證明。
前曲且唱（末三句或同唱）。
此曲首五句或衆唱，末四句同唱。

『一邊李氏恐張生困於旅邸，獨自覩物思量。』

〔香羅帶〕香羅帶子新，新紅間青，須知道寸絲是奴寸情，在郎身畔是奴親也，休薄倖，莫忘故恩。一回帶着一回上心，覩物思情也，莫學王魁負桂英。

〔前腔〕春殘柳帶陰，芳草正深，千紅亂落飛絮英。杜鵑啼人不堪聽也，風兒又勁，月兒又明，房兒裏少着一個人。冷冷清清也，這般光景悽惶奴怎禁！

〔前腔〕……珠淚傾，不覺早眉顰。

〔李氏乃自往尋訪。偶過一家，方開門飲宴，李氏前去省視，正見張資。大罵張生負恩。〕（有曲一支）

〔東甌令〕全不認，是奴親，許多恩情沒半分。將心自來托明月，虧心漢，誰知明月照他人！負心人！

〔李氏被張生逐出。〕（即唱）

〔金蓮子〕好傷情，聽樵樓更漏轉夜深，轉夜深！花街慘憾，念奴家兩下沒投奔，叫天不應地不聞。

〔後告官，仍判李氏爲妻，越英作妾。以喜劇收束。〕綜觀全劇，除有大妻小妾的俗套外，大體類似琵琶記那樣的組織。劇首的一段，記載李氏以鴛鴦燈和張生敘會一節，頗有可取。

崔懷寶月夜聞箏

戲劇以『崔懷寶月夜聞箏』故事爲題材而尙存佚文的，元人雜劇有鄭德輝同名的作品，元人南戲有崔懷寶。鄭作殘文我曾收入元人雜劇鉤沉，無名氏南戲也有陸侃如馮沅君南戲拾遺的輯文，並加考索。此後，綠依在劇學月刊上發表了崔懷寶月夜聞箏本事考，馮沅君古劇說彙南戲拾遺補又補說『崔懷寶』，馮又作關於薛瓊瓊文載俗文學五十七期；現在我想把這個故事的大要及曲文整理起來，使成爲一篇較有系統性的文字。

邵曾祺兄和我同在五朝小說大觀第三函第一百二十四帙查到宋張君房的麗情集敘述的故事：

〔薛瓊瓊〕開元中第一等手。中官楊羔潛還，崔懷寶飲羔薰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詞，方得見瓊瓊。崔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近得佳人纖子手，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

此段缺字節刪，不可爲據。後來故戴望舒兄告我歲時廣記卷十七『清明』引有麗情集全文，不禁大喜，亟錄如後：

明皇時，樂供奉楊羔，以貴妃同姓，寵倖殊常；或謂之『羔舅』。天寶十三載，節屆清明，敕諸宮娥嬪出東門恣遊。

賞踏青。有狂生崔懷寶佯以避道不及，映身樹下，覩車中一宮嬪，斂容端坐，流眄於生。忽見一人重戴黃綠衫，乃羔舅也；斥生曰：『何人在此？』生惶駭，告以竊窺之罪。羔笑曰：『爾是大憨漢，識此女否？』——乃教坊第一箏手。爾實有心，當爲爾作狂計。今晚可來永康坊東，問楊將軍宅。』生拜謝而去。晚，詣之。羔曰：『君能作小詞，方得相見。』生吟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子手，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羔喜，俄而遣美人相見曰：『美人姓薛，名瓊瓊，本良家女，選入宮爲箏長。今與崔郎永奉箕帚。』因各賜薰肌酒一杯曰：『此酒千歲藥所造，飲之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是日，宮中失箏手，敕諸道尋求之，不得。後旬日，崔因調補荆南司錄，即事行李。羔曰：『瓊瓊好事崔郎，勿更爲本藝，恐驚人聞聽也。』遂感咽叙別。自是常以唱和爲樂。瓊有詩云：『黃鳥翻紅樹，青牛臥綠苔；諸宮歌舞地，輕霧鎖樓台。』後因中秋賞月，瓊理箏彈之，聲韻不常，吏輩異之曰：『近來索箏手甚切，官人又自京來……』遂聞監軍。即收崔赴闕，事屬內侍司。生狀云：『楊求救貴妃，妃告云：『是楊二舅與他，乞陛下留恩。』上赦之，下制賜瓊瓊與崔懷寶爲妻。』

九宮正始所錄元南戲崔懷寶十曲及殘句，從上節本事的敘述中，也可有較明確的推斷。像下面三曲，當爲薛瓊瓊在宮中遊樂賞花時所唱：

〔十五郎〕曉來時猶帶春寒，揭珠簾整珮環，姚黃魏紫花千萬，倚玉砌，傍雕闌，待羣葩開盡花初綻，一賞千金非等閒。且休言春意闌，沉香亭畔觀牡丹。

〔金蓮花〕繁華未許司空慣，歌金縷，舞翠環。向花前莫放酒盃乾。粉牆邊，瓊樓畔，綺席間，共來觀牡丹。

〔賀新郎〕翠蓋飛嬌面，向沉香亭畔開時，醉中長看。看此風流傾國艷，紅紫紛紛亂眼。算好處何嫌春晚。誰把天香和曉露，對東風，宮苑情何限！宜宴賞，稱歌板。

南呂『梁州序』三支，當爲崔、薛偕走時所唱。

槐天初霽，荷風拂面，嫩竹繞出莓牆。疎竹掩映，路旁正熟梅黃。風光，宜晴宜雨，不煖不寒，正好同遊賞。旅邸情懷，繾綣豈悵快。隔岸蛙聲鬧野塘，忙驚起，睡鴛鴦。

見酒旗招飲霞觴，且留連同來莊上。卸雕鞍，駿馬繫在垂楊。溪旁，牧童牛背，兩兩三三，弄笛迎風響。旋買山穀野簌恣歌唱。小麥青青尙未黃。庭草秀，蕙蘭香。

又選甚飛燕新妝，再休題玉環仙仗。似寒鴉背日，離却昭陽。家鄉，何必躊躇更懸望。過了漢江，願得身無事，即刻到那廂。

此外逸曲四支和殘句都是詠節序的，不知入於本事中那一段落，我們把它放在最後。『鬪百草』詠重午兩曲是：

難賓日正長，梅子黃時雨，濃陰薄霧，微涼輕暑。凝竚，舊俗猶存，不減兒童態度。看釵梟書符，衫裁畫虎，把絲拴玉臂，艾懸朱戶。（合）天上人間，風光好處是重午。

追慕，屈原楚些經，賈誼懷沙賦；彼此一時，愁腸千縷。難訴！後視於今，還似今之視古。共一時龍舟，朱旗畫鼓，但應時納祐，滿觴角黍。（合前）

『古輪台』詠七夕兩支是：

向梨園，鳳竹龍絲奏雲軒。仙音好曲歌喉轉，玉人舞旋，慢拍虛催，衰煞從頭挑遍。弄盞傳盃，淺斟低勸，翠袖紅裙可人憐，香團嬌軟。（合）似恁地好景良辰，稱人心願。永夜歡娛，年年相見，天上紫微垣。真堪羨，算來只此是神仙。

仙源，雲漢乘槎是張騫，吹笙子喬嶽山縣，風車雲輦；王母西崑，滿捧蟠桃來獻；織女牛郎，共諧繾綣，猶勝嫦娥鎖孤眠，廣寒宮殿。（合前）

剩下的『泣顏回』殘句『嬋娟，祝付好姻緣』似和這『古輪台』一曲同時地所唱。依『古輪台』語意看，大約是宮中的慶賀時所唱，或者，其時薛瓊瓊還不會碰見崔懷寶呢！

馮沅君在關於薛瓊瓊文後曾提出了四點意見：第一點，她根據元人的北曲資料推想崔、薛在花園中成配；第二是『鬪百草』和『古輪台』沒有適當的地方安插；第三點，她根據北窗誌異及玉馬佩（曲海總目提要）懷疑薛的情侶可能有崔懷寶和黃損兩人，黃損在前，最後崔、薛結合；第四點，歲時廣記所引的『黃鳥翻紅樹』詩及『平生無所願』小詞皆見於全唐詩，以爲薛、崔實有其人。

先來討論第一點：花園成匹配。我一直主張此劇題名既爲『月夜聞箏』（有『刷子序』散曲爲證），其中主要關鍵必從此出。但前所引歲時廣記資料只及『遊賞踏青……觀車中宮嬪』云云而沒有叙及月夜聞箏；可見元劇中的結構自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點，如上說『花園成配』的可能固然不小，則鋪叙花園的筆墨也自然加重，有詠節序四曲也極自然。

第三點的討論是比較複雜的，但從北曲雜劇崔懷寶月夜聞箏和薛瓊瓊月夜銀箏怨（白樸作）南戲崔懷寶諸劇題名看，顯然是崔、薛爲劇中人的男女兩主角。白樸銀箏怨劇今隻字不存，從題意看，到是適合歲時廣記中『後因中秋賞月，瓊瓊理箏彈之』一段有悲劇氣息的劇事。此外，還有一個可能是以薛

在宮中時月夜以箏訴怨被崔聞聽事作爲全劇的線索。因此我以爲與黃損無關。

第四點，崔、薛實有其人其事與否，我以爲全唐詩不可靠。全唐詩時常把唐人小說中的詩當作實有其人其事，這是清朝人的胡鬧。例如，許堯佐的柳氏傳中章台柳的詩、沈亞之的秦夢記裏他自己的詩，都當作『實錄』來看了。

『月夜聞箏』的劇本是有其很可取的內容的。它和歲時廣記所叙故事的不同點，也正表現了原劇的特色。

【附記】亡友戴望舒君曾提及：『現存日本的綠窗新語中原出麗情集的那篇崔寶羨薛瓊彈箏可能提供此劇正確的本事。可是此書既不易見，也無從參考了。』按，綠窗新語曾連載一九三六年藝文雜誌，『崔寶』篇見第五期，比歲時廣記反簡單得多。劉永潛有再談崔懷寶短文亦引及此條：

薛瓊，唐開元宮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宮娃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悅之，因樂供奉楊羔潛得之。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薛。崔乃吟曰：（詞略，見前）因各賜薰肌酒一杯。崔後調補荊南司錄參軍。瓊因理箏，爲監軍所取赴闕，明皇賜瓊爲崔妻。

王祥臥冰和十孝記

王祥臥冰或簡稱王祥，或又稱臥冰記，王祥行孝是元代無名氏的南戲，今僅有殘文留存。十孝記是明代萬曆間沈璟所作的傳奇，據現在考證的結果，知是十個短劇，每劇三折的集合體，分演十個故事。這裏把這兩種合併立論的原由是：十孝記中有一個故事也詠的是王祥，它却與元戲王祥有別；如果我們稍一粗心，就會把它們混爲一談，以致元明不分，體裁相混。

鄭振鐸先生所藏的羣音類選，是晚明文會堂主人胡文煥所編纂的選集，也就是現存十孝記佚文收羅得最多的書。每事皆選一齣，不及說白。所謂『十孝』，即是：黃香、郭巨、緹縈、閔子騫、王祥、韓伯俞、薛包、張孝、張禮和徐庶。傅惜華先生也藏有抄本殘帙羣音類選，曾作十孝記逸文載俗文學第四十四期。其中王祥臥冰的殘曲是：

〔孝南枝〕黃河水，十月冰，如今况逢臘月景，怕母向似冬凌。兒深被凌併，情知是我命，只得苦告馮夷，暫時協應；再懇龍神，救我多災膏。若是冰不解，也是我，沒孝情，不如喪吾身，目猶瞑！

〔前腔〕我除巾幘，解帶鞋，脫衣跣足拚。剖冰擊碎，這幾度凌，淵魚怎能形？只見霎時光瑩，豈是他轉陽和，冰難

堅硬；未逢驚蟄先雷，恐又違冬令。這是神啓佑，川效靈，如今取河魚，路無梗。

〔前腔〕看他來相傍，如有情，隨人打撈全不驚，他何忍去煮羹？只因奉親命，來時悲哽，此去開顏，每逢天命。如今將及家門，想慈母迎門等。只見街市裏，人沸騰，望吾家共馳騁。

〔前腔〕承符檄，徵俊英，遙看德門和氣迎。好似履春冰，何來這榮命？急須承領，聘你去別駕沂州，爲你孝思篤行。吾弟孝友無雙，敢是將他聘！須不爲寵若驚，捧檄時，且與老親慶。

沈璟的南九宮譜自己收有十孝記曲十九支，稍遲的沈自晉南詞新譜也全部照收；九宮正始收七支，注明『明傳奇』的也都沒有超出這十九支範圍，另一曲注『元傳奇』的也在十九支中，當是編者的誤會。

其他像比沈璟較早的蔣孝舊編南九宮譜、南詞叙錄都沒有十孝記的劇名，可見明代原不會有兩種十孝記劇本的存在。

王祥臥冰南戲雖不存，但殘曲却不算少。我的宋元戲文本事和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曾加排比論列，當時也就產生誤把十孝記中『王祥』曲收入的錯誤。現在覺得尤其可笑的是，十孝記尙有不是叙王祥的曲文，爲此也往往混入『王祥』中去了。這裏我就依次把它們的殘文考查出來，叙錄如次：

一、黃香 南九宮譜卷十二和欽定曲譜卷十二有商調的『貓兒出隊』，首句是『學成不仕，枉了這倦倦。』南戲拾遺據九宮正始此曲注文說此是黃香事，極可爲據。（錢氏引南詞定律卷十，收作王祥臥冰戲文，誤。）欽定曲譜卷十二又有仙呂入雙調『沉醉海棠』（看將雛人稱鳳毛）曲，南詞新譜注爲『此演黃香之孝』，則演黃香事可得此二曲。

二、郭巨 南九宮譜卷六、欽定曲譜卷十同錄二支，是越調『山虎嵌蠻牌』（終朝牽掛，望眼巴巴）和『亭前送別』（潑水恐難撈，唾井被人譁），也據九宮正始注文而定。又欽定曲譜卷八引南呂『潑帽落東甌』（歲荒只得担飢餓）也可據南詞新譜注『此演郭巨鬻兒』爲證。共得三支。

三、緹縈 欽定曲譜卷九收『出隊滴溜子』『滴溜神仗』二曲，卷十一收『金梧繫山羊』『山羊轉五更』兩曲，共四曲。據九宮正始，於『五羊裘』（實即『山羊轉五更』）曲下誤注十孝記元傳奇，今有『山羊轉五更』曲文全同欽定曲譜，可證其非。其他三曲，『出隊滴溜子』有『仁君傳旨，哀念緹縈烏烏愁』句，『滴溜神仗』有『可憐又因公事，將肉刑問擬，未卜生死。』『金梧繫山羊』有『休哀，有緹縈同去來。』諸曲詞可爲明證。

四、閔損 欽定曲譜卷十一收商調『御袍鶯』（休含痛將珠淚彈），卷十二收仙呂入雙調『四塊金』（親生異生，四子常相等），共二曲。九宮大成譜卷六十四收『四塊金』，誤注此爲王祥臥冰戲文，錢氏因據以錄入。拙編本事中雖亦收錄，已疑該曲『是從別的戲裏混進來的』。試看其曲文云：

親生異生，四子常相等；兄情弟情，同氣心常省。霜信初驚，寒衣先整，曉趨庭，免使酸風，刺骨侵膚勁。重鋪絮幾停，重鋪絮幾停，密縫線幾層，處處把恩慈證。

曲中用『四子』，絕非王祥故事。其證一：『鋪絮』『縫線』，『寒衣先整』事狀正合閔子騫單衣記，而非王祥戲文緊要關目。此其二。『御袍鶯』曲也有『四男影單』『唯兒受寒』諸句，據傅氏十孝記逸文確可信是十孝記中的閔子騫事，惟曲名另題『簇黃袍』而已。

五、王祥 這裏要着重說到的是欽定曲譜卷八所收的兩支，皆題『十孝記』。原文是：

〔南呂奈子落瑣窗〕爲何的不見王祥？只纔間打掃廳堂。適來有人，說在祠中悲愴。他沒事爲何獨往？怎防？慈母到祠堂，願教王覽在他旁。

〔太師垂綉帶〕淚淋浪，想我親遺像，望冥中聽兒訴衷腸。受盡了千般魔障，怎脫得萬種悽惶。自從你身亡，我此身空自多軼掌。怎知道他苦不相亮，却不道無不是的父娘！做兒的怎說娘行劣相！

後曲據鄭氏雜劇的轉變文中引羣音類選亦是十孝記；但錢氏引九宮大成譜作王祥臥冰戲文，有注云：『舊鈔殘本南九宮譜大全題作十孝，不知孰是孰非。』我認爲應是『十孝』。因這兩曲同在南呂，同爲一韻，所敘事又均爲王祥哭像，應屬同齣中唱辭。據前『閔損』條，九宮大成譜所引他文亦有此誤，其書且在羣音類選及南九宮譜後，自不足據。

六、韓伯俞 欽定曲譜卷八收『奈子宜春』（算人生唯酒合歡），九宮正始注作韓伯俞事可以爲據。錢氏引南詞定律卷八，收作王祥臥冰戲文，誤。

七、薛包 或作『薛苞』，有元明無名氏雜劇薛苞認母。南戲也有薛包，見九宮正始有『玉樓春』一曲，和十孝記無關。按：薛包，後漢汝南人，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杖。乃廬於墓門，定省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欽定曲譜卷八收中呂『駐馬泣』：

一向著迷，自有佳兒不自知。把你千磨百滅，碎打零敲，折挫禁持。也知骨肉怎分離！只爲毫釐之謬差千里，到

如今感悟前愆，待明朝勸取回歸。

此曲我私自就以曲意斷定，想不誤。又卷十二雙調的：

〔醉僥僥〕衰老，悔言語疏狂顛倒。喜恩主幡然，必求諸道。難效！最喜是兄弟怡怡情無間，主僕兩相安，皆可褒。

此曲錢氏據沈譜注作『十孝』，南詞新譜卷二十二明注『此演薛包之孝』，當無疑。

八、張孝 演孝女張氏事。本事無考，曲文亦無可查。

九、張禮 和趙禮雖名爲兩人，實屬一事。元曲選有雜劇宜秋山趙禮讓肥，同敷衍此事。欽定曲譜

卷七有：

〔尾犯芙蓉〕擁衆在林麓，從來與伊，跡遠形疎。非我追尋，你自身投山塢。窮途，因老母粥食未敷，採山蔬窮探險阻。你家何處？有資糧幾許？便同行共相搬取，莫躊躇！

九宮正始說此是張禮事，曲文顯然。傅文收此全套，共有七支，不具引出。

十、徐庶 欽定曲譜卷五有二曲：一仙呂『羅袍歌』（誰許非吾龍種），雜劇的轉變據羣音類選引此曲作『十孝』；一『一封歌』，同宮同韻，曲句如『周公避在東，爲流言常畏悚。羞新莽作恭，矯人情虛譽隆。』『笑奸雄，已成空。』亦屬徐庶事跡，與他九人，不能相混。

根據上述，可得如下結論以證舊作的錯誤：

一、拙編宋元戲文本事應刪『太師垂綉帶』、『金江風』（四塊金）和『醉僥僥』三曲。

二、錢編宋元南戲百一錄除應刪上三曲外，還有『猫兒出隊』『奈子宜春』。如果我們都把這五曲算爲王祥戲文，未免太魯莽從事了。這裏且有不是『王祥』本事的曲子呢！

三、陸馮所編的南戲拾遺，應刪掉十孝記的部分。因爲它並不是元代戲文，而是明末沈璟的創作。時代相差太遠。至於九宮正始誤題『元傳奇』的『五羊裘』一曲，也不是十分可靠的。

四、『十孝』內容約如上述，唯本事因太囁嚅，不再一一詳述。現僅轉錄傅文所引的題名如下：黃香扇枕、兄弟爭死、緹縈救父、伯俞泣杖、郭巨埋兒、衣蘆御車、王祥臥冰、張氏免死、薛包被逐及徐庶見母。

太平錢戲文和傳奇

以太平錢作劇名的有兩種：一種是元代的南戲，無名氏作；還有一種是明末李玄玉作的傳奇。因為這兩種戲劇是同名的緣故，每每容易相混。我的宋元戲文本事輯有元代戲文太平錢數曲，就誤把李玄玉的太平錢傳奇也收了兩曲：一支『小措大』（草枯野曠），是『綴帽』齣裏的；還有一支『棹歌望鄉』（矮茅簷不碍蟾輝），是『種瓜』齣裏的，納書楹曲譜續集卷二有『綴帽』和『窺粧』，補遺卷一有『種瓜』。這三齣也是李玉太平錢中最易得到的部分。錢南揚先生百一錄不收我誤收的兩支，正是比我細心的地方。

後來，朱堯文兄贈我一冊嘯社百期紀念刊，其曲目中竟有嘯社會唱過的太平錢十齣，是：『綴帽』、『赴都』、『夢籊』、『玩團』、『刺嬰』、『說姻』、『允嫁』、『還山』、『宴會』和『入贅』。這是劉鳳叔所譜的曲本，使我想起錢南揚先生以前也曾來信跟我談起過。據吳芾的讀曲日記所說，劉鳳叔有寫樣待刻本曲譜八冊藏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的小忽雷劇題作『雙忽雷閣彙訂曲譜第三十種』，可見其譜種類甚多，而太平錢不知究為第幾種。有了這十齣齣名，我就托堯文兄轉向居逸鴻先生處借了其中的七齣來看；看後，才知道我還有一個錯誤，百一錄也同樣的錯了，那就是九宮大成譜上所錄的『梧桐樹』，也是李玉劇

本『赴都』齣裏的曲子。除『天工』作『天孫』外，字句全同。

在說明了太平錢戲文和傳奇在宋元戲文本事及百一錄中誤收的曲子後，接着我就簡略地介紹一下戲文和傳奇完全不同的劇本內容。

元代太平錢戲文現只留下殘曲三支，所以單就殘曲看，是無從得到它詳細的內容的。『刷子序』散套詠戲文名有：『昔有朱文，太平錢鬼爲締姻。』可見戲文情節主要是突出在『鬼爲締姻』的關係上，可是其他也沒有什麼可推測的了。——可喜的是，由於華東戲曲會演，在福建省劇種中給我看到了朱文太平錢油印本，這油印本所收的三節，小標題是：『贈綉篋』、『認真容』和『走鬼』。全劇出場人物是朱文、一粒金、王行首和王妻四人。試看女主角一粒金（藝名）的出場念辭：

念我一粒金，從小家窮，賣與王行首爲養女；今見我長大，幾次強迫我賣唱，是我誓死不從，與他較鬧。火燒眉毛，若不早早計算，終也難逃賊人毒手。前日，有一西京客人，來宿這店中，我思量去試探此人，可否托我終身。

（下）

接着朱文上場，唱：

恨家境貧寒，孤身無依。跋涉來到東京，誰知尋親又不見，只得討只客店，暫且安身已！（對燈無聊）孤燈獨坐，數盡門樓上鼗鼓催更。愁悶來添，思憶京在許天邊！愁悶起添，思憶家鄉在許千里！

此下就是一粒金試探朱文『可否托終身』的一節，主要是贈綉篋的關目，因爲在綉篋中有太平錢作爲表記。百一錄收元戲殘曲三支，也全在這場戲中。

〔杵歌〕繡篋兒繡牡丹，是奴親鍼線。平日珍藏，十分愛憐。逢君後更無物表奴心堅。中間有一百個太平錢，一齊都贈賢。

〔紅衫兒〕奴在房兒裏仔細聽，聽唱曲兒，遣奴家動情。莫非是奴姻眷，到此芳心怎禁。念奴非是覓燈，要同諧繡衾。

〔前腔換頭〕托在高門感謝深，你爹媽待卑人似親。而今又蒙娘子，效口鸞儔鳳侶，怕你爹媽知時，把朱文做甚人！

段：

按劇情，『紅衫兒』兩曲（前旦唱，後生唱）應在『杵歌』之前，油印本這裏的舞台形象極生動，隨錄幾

朱：豈敢！娘子點燈請去！

女：客人，你自己一人，三更半夜不睡，還在此處讀書？

朱：娘子請……請……出！

女：是何書？且借我讀一下。

……

朱：娘子請讀。

女：一封書、二郎神、三台令——

朱：不對了，是『令』字，怎說讀成『今』字？

女：是我不識，待我再讀：三台令、四朝元、五梅花、六國朝、七娘子……唉！只一客人，真正欠忠厚！

朱：今又何事？

女：客人，你來此地沒有多久，爲何有七個娘子？明日被人知道，連累我主人，要怎樣好？

……

朱：我明明沒有，那怕人知，還敢記上簿？只是曲牌名，叫做『七娘子』，又什麼七個娘子！

……

女：八寶粧、九連環、十段錦。客人呀，只尾巴還有一段相思曲子。你既有這曲文，總會唱，今煩客人唱給我聽。

……

朱：小人不叫就是。今唱下去！

女：待我來。（唱）我愛與你相見談心，找無來因，毫無一來因。只怕一時唐突，怪我學許文君來聽琴。

朱：娘子呀！（唱）是遠客來投親，出路人須望主人福蔭。今謝娘子有好意，對我孤客一片心。

女：客人言重。

朱：（唱）見娘子有好意，朱文踏破鉄鞋也難尋。能得與她結夫妻，好比滿園花似錦。（白）感謝娘子多情。

女：感謝客人的好意，所說的話，我長記在心。

朱：咳，朱文險險作錯事，（唱）她的爹媽如果得知，把我當作輕薄來對待。

……

女：（白）官人，我共你爲夫妻，無可爲記，僅有一帖綉篋，盛有廿四文太平錢，送給官人作表記。

朱：噢，有綉篋，一同開看。是呀！好一綉篋呀！

合唱：綉篋上繡一白牡丹，綉得好巧奇。

女：（唱）我心內，無何來表情意，有這十二雙太平錢，送君、送我君，恁收作表記。

朱：（唱）深感謝，感謝我娘子，一片真心意。收藏，緊收在我身邊。

可見除了把百枚太平錢改爲二十四枚外，其餘皆同。

『認真容』一節，叙王行首夫婦二人款待朱文，想獲得朱文的彩禮——茶點的酬勞費，不料朱文一時大意，竟把這個繡篋取出，被他二人發覺，就疑心到一粒金身上，並借此假說一粒金是她已過世的女兒，以繡篋來引動朱文的；以一粒金的畫像給朱文看，朱文一看，果然是他夜間碰見的女子，大駭而逃。『走鬼』所演，即是朱文在逃奔的路上，一粒金因發現了她爹媽的詭計，知道朱文的情形，連夜從後面趕上。朱文一時想不透，以爲一粒金跟上了他；經過了幾番的解釋，才和一粒金重新完好，走向幸福的前途。

油印本的內容已詳說如上，可惜除了元戲殘曲可作贈篋的參考外，其他的場合就無從比較了。這裏應該注意的是，既說『太平錢鬼爲締姻』，依語意看，一粒金贈繡篋給朱文時，可能即以『鬼魂』上場的。那末，現存的『走鬼』，原來的戲就有真鬼的可能，油印本是把真鬼給改掉了。而且就南戲的慣例，除了這個主要情節外，是應該另有不少的穿插的。

明傳奇太平錢的本事可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它是根據李復言續幽怪錄中的『張老』和『定婚店』而作的。這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故事，因爲都是記述姓韋的，又都含有『姻緣乃命中註定』的思想，所以就被作者牽合在一起了。

明傳奇的情節和唐人小說並沒有多大差異。只是在『夢簿』中說韋固見月下老人是在夢中，不是

在醒覺的時候；嬰兒也只有週歲，不是三歲；韋固想娶張小姐未能如願，不是想娶潘昉女。

類似『定婚店』的故事還有玉堂閒話中的灌園嬰女，見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專以『定婚店』一事寫成戲劇的，還有翠鈿緣。

故宮週刊第八十一期起連載有太平錢傳奇五齣，和納書楹曲譜及嘯社曲目對照的結果：第一齣『遊園』當即『玩圃』，第二齣『央媒』當即『說姻』，第四齣『娶親』當即『允嫁』，第五齣『種瓜』齣名相同。惟第三齣『納聘』是以前所不曾見過的。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本子，當是演員的底本。試較『種瓜』，它和納書楹曲譜比較下，前者在『尾聲』前少了『玉胞肚』和『掉角望鄉』兩支。又其第一齣即是『玩圃』，也不可能是傳奇的原樣。

劉鳳叔所譜的太平錢曲文十齣，『綴帽』齣和納書楹曲譜同，似即照舊譜略加改動。其餘的想只是訂譜，並非新的製譜，故他只稱『彙訂曲譜』而已。『種瓜』齣有『剛湊着舉案方齊今日眉』句，似應在張老結婚以後，故把它排在『允嫁』之後，『還山』之前。『窺粧』則在韋固結婚之後，重叙舊事，應在『入贅』之後。『納聘』齣顯見是在『允嫁』之前的。

除齣名重複外，本劇殘文共有十三齣，兩個故事的分配情形如下：

- | | |
|--------|-------|
| 定婚店 | |
| 11. 宴會 | 2. 赴都 |
| 12. 入贅 | 3. 夢簿 |
| 13. 窺粧 | 5. 刺嬰 |

- 張老
- 1. 綴帽
 - 4. 玩圃
 - 6. 說姻
 - 7. 納聘
 - 8. 允嫁
 - 9. 種瓜
 - 10. 還山

現在我所知的是這十三齣，原劇布置齣數定不止此。北京圖書館也藏有太平錢傳奇鈔本，現已印入『古本戲曲叢刊』，共有二十七齣，齣目如下：

- | | | |
|-------------|--------------|--------------|
| 1. 開場 | 10. 憶姣
賄媒 | 19. 遊園 |
| 2. 綴帽 | 11. 怒媒 | 20. 贈詩 |
| 3. 賞雪 | 12. 送錢 | 21. 廟書
卜會 |
| 4. 還驢 | 13. 鬧娶 | 22. 帽證 |
| 5. 異瓜 | 14. 種瓜 | 23. 奇錢 |
| 6. 約賣 | 15. 歸山 | 24. 合詩 |
| 7. 倖圃 | 16. 回省
問跡 | 25. 獻法 |
| 8. 散糧
刺孤 | 17. 海樵
指路 | 26. 窺粧
願聚 |
| 9. 邊聘 | 18. 山會 | 27. 約圓 |

蘇秦衣錦還鄉

一般人熟知的明代傳奇金印記，首先在南詞叙錄中記錄的名稱是蘇秦衣錦還鄉。南詞叙錄記此劇於宋元舊編中，但究竟是否宋元南戲，現在還沒有其他的確證，也只好存疑。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相反的證據，例如明人的曲錄，九宮正始的殘曲。前者大多指出金印記的作者是明初蘇復之，後者就有凍蘇秦、金印記兩名，都注作『明傳奇』；且於所收曲文中並注有『今時金印記』『成化朝』字樣。可見九宮正始的編纂人所見的金印記和凍蘇秦兩本，都認定是明人的著作。成化相當於西曆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凍蘇秦如創作於此時，那就是遲在明中葉的劇本了。

現存金印記的本子，較易見到的是：暖紅室彙刻傳奇第七的金印合縱記（一名黑貂裘）和『古本戲曲叢刊』的重校金印記。重校金印記據第一出的全稱，應該是洛陽蘇秦衣錦還鄉記，它和暖紅室刊本的金印記大不相同。以下就來大概說明一下它們的異點。

重校金印記分四卷，計四十二齣（原作出，今依通例改）；每齣有四字的標題，如『家門正傳』『季子自嘆』等。金印合縱記分上下兩卷，計三十四齣；每齣有二字標題，如『始末』『言志』等。兩劇比較的結

果，顯而易見，合縱記是簡本：刪去了不少的曲子。但如果就曲辭的整飭和文雅看，合縱記倒十足有典雅的氣息。

假如說金印記的作者原是蘇復之的話，怎麼會有這兩種內容相差甚多的本子呢？而且也無可否認，兩本的曲文有出入，但它們是同出一源的倒也是實際的情形。再就九宮正始所錄的金印記、凍蘇秦諸曲比較的結果，我們就會發現一個更特殊的事例，原來在這兩種的金印記外，還有其他不同的本子。

以下，爲便於明瞭起見，把九宮正始收錄的曲文和合縱記、重校金印記作一附表列出：

九宮正始曲

四邊靜

花郎兒

紅衫兒

月下佳期

解三醒

花犯撲燈蛾

紅衲襖

又

香柳娘

重校金印記

四十出（中央鬧）

二十九（二犯朝天子）

二十九（二犯朝天子）

二十四（月兒高）

合縱記

三十二齣

十三（掛真兒）

三十一

七（撲燈蛾兩曲）

十四（第七支）

十四（第八支）

十四（第二支）

劉潑帽

紅芍藥

又

『瑣窗寒』

邊地風

『黃鶯兒』

『四邊靜』

下山虎

又

又

又

『饒饒令』

曉行序

花心動序

惜花賺

又

芙蓉花

二仙插芙蓉

九（醉太平？）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十一（彩旗兒）

十

十（花心動）

十六（不是路）

十六（不是路）

十二（水仙子半插玉芙蓉）

十四（掉角兒？）

十四（掉角兒？）

十

五

二（簇御林？）

三十

七

七

十四（不是路）

十四（不是路）

三十四（梧桐樹）

十（水仙子插玉芙蓉）

水仙子

又

『錦繡道』

『大聖樂』

撲頭錢

二犯江兒水

武陵春

又

七

二十四

二十四

十一

十

四

二十一

二十一

『錦繡道』前二十九曲正始作『凍蘇秦』，後五曲作『金印記』，『錦繡道』引殘句既作『凍蘇秦』又作『金印記』：總計九宮正始所引之十五曲（殘句在內，加括號的曲牌是。）見於今存本者，可靠的有二十四曲，已佔三分之二；其餘的三分之一，現存兩本中就很難查到可靠的了。這中間主要的是『下山虎』三曲和『水仙子』兩曲。『下山虎』是：

他似飛花浪蕩，水上漂流。未審他安存處，吉兇難保。他那裏舉目無親靠着誰曹？豈料他每忘歸道，怎捱得一夕又一朝？又恐怕成名後把奴撇調，怎把糟糠之妻辜負了？

妾身喫盡萬苦千愁，猛可的尋思起，寸心自焦。因他受餓担飢怎生熬？怎知他反面無情將奴絹子當了？把奴相救取，險些兒一旦無常萬事休。不念同胞共乳，倚靠富豪。縱你富貴似浮雲何足道！

喳喳簷外，鵲噪聲頻，莫不是喜事相傳將到？與奴報道，教我喜上眉間，悶懷自消。莫是丈夫他鄉傳音耗？倘令

衣錦歸來，洗却今朝一面羞。瓦薄磚何厚，比糞土野草。只怕駟馬難追，悔時不早。

奇怪的是，這三曲用蕭豪韻，却又混入了鳩由韻的『流』『休』『羞』，重校金印記也有這種混用的情形，難道金印記作者的方言區域這兩韻是不分的麼？——在其他戲劇中這樣的例是難得發現的。

〔水仙子〕一家和氣靄春風，日月光回玉燭中，綺筵上齊把歡聲動。解千愁琥珀濃，便開懷佳興無窮。〔合〕一子受官極品，全家食祿萬鍾，不日裏有丹詔褒封。

桑榆晚景夕陽紅，富貴今朝得喜逢。座上客須教常滿，樽中酒莫放空，拚沉醉日日春風。（合前）

這兩曲的曲意是應在『團圓』一場裏的，合縱記和金印記兩本末齣的『團圓』曲文也頗不同，但不論在那一本，根本都找不到有類同的曲句。

此外九宮正始的『二犯江兒水』曲：

勸你不須急性，輕生就死的。那些個疎財仗義，不發慈悲。我有青蚨相濟你。感叔公厚意恤寡憐孤，嫡親的不似你。月缺再光輝，花枯再結蕊，豈可人無、人無運通之日。

分明是蘇秦不第回家，被家中追逼投井，遇叔公救贈金錢時所唱曲子；相當今重校金印記的十七齣『皂羅袍』：

……黃金散盡，斯爲小節。你把青篇再讀，必成大業。我扶人決不至中途撇也。

〔香柳娘〕謝維持覆轍，謝維持覆轍，勝如親骨肉。除非是枯樹開花葉。……論男兒大節，男兒大節，須立擎天事業，把前羞盡雪。

秋夜月收金印記劇的『周氏當釵』『途中自嘆』和『焚香拜月』三齣，除『途中自嘆』曲文與今存本皆

異外，其他兩齣全相當於重校金印記十二出『金釵典賣』及二十九出的『焚香保夫』，與合縱記的曲文大異。由此，我們可以相信，重校金印記是適合於秋夜月『徽池雅調』那一個路子的本子。另一方面，從南戲拾遺中收『紅衲襖』二曲和『香柳娘』的注文：

此三曲同屬一套，辭句與綴白裘所錄金印記大同小異，可知金印記是凍蘇秦的改本。

我們可見崑曲所演唱的金印記是接近於合縱記的本子的。（因為這兩支『紅衲襖』和『香柳娘』在重校金印記中無。）

在劉智遠白兔記文中，我曾主張在明代早有多種劇種的同一故事的不同劇本，現在由於以上對金印記和合縱記分析的結果，我們應該格外的相信了。

九宮正始引作凍蘇秦的全曲二十五支，有單見於金印記的，像『花郎兒』『紅衫兒』；有單見於合縱記的，像『花犯撲燈蛾』『紅衲襖』；有兩本同見的，像『曉行序』『花心動序』『惜花賺』；於此，我們可推想凍蘇秦是較古的本子，它是現存兩種本子的祖先。下面試比較其中的『二仙插芙蓉』一曲。

塵蒙鏡裏鸞，雲阻天邊雁。舉目秦關，萬里雲山遠。人在天涯，悄一似風箏斷。倚定門兒眼望穿。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他那裏吉凶難見，枉教人卜盡金錢不見還！一心在名利間，最苦行色匆匆，不受奴裙釵勸。

舊編南九宮譜收此曲題『梧桐半折芙蓉花』。『舉目』作『貯目』，『悄一似』作『消息一似』，『箏』作『鼙』，『教人』作『教奴』，『不見還』作『未見』，『一心』句作『他一心在榮貴之間』，無『最苦』兩字，『不受』作『不聽』；重校金印記除題名外，『蒙』作『朦』，『他那裏』句作『他那裏吉凶俺這裏難見，吉凶難見』，

『教人』作『教奴』，『一心』作『一心心』，此後是：『你是高堂父母，諫阻不從，手足弟兄，諫阻不聽，最苦是行色匆匆，那肯受裙釵勸。』秋夜月中『周氏當釵』齣曲類此。合縱記的異處是：『蒙』作『朦』，『舉目』作『注目』，『吉凶難見』作『吉凶難辨』，『教人』作『教奴』，『行色』作『去興』，『不受奴』作『也不聽』。

前說見存『今本可靠的曲子』，大致類此，只有極小的改動。至於前表中打有問號的諸曲，只能算是『代表』地位相當的曲文罷了，不再繁引。但其中另有金印記第四十齣的『中央開』曲是值得提出的。正始和合縱記曲文是：

當初貧賤受人欺，喫盡惡滋味。多感尊叔恩，啣環怎報你？今日裏，錦衣歸，白叟與黃童，都道蔭鄉里。

金印記分爲兩曲，第一曲末叔父唱：

封侯將相身榮貴，他那裏歡欣等閒的。你只看後擁與前遮，車馬鬧如市。（合）今日裏，衣錦歸，白叟與黃童，都道蔭鄉里。

第二曲才是生蘇秦唱：

當初貧賤受人欺，喫盡惡滋味。多感尊叔恩，啣環怎報你？（合）今日裏，衣錦歸，駿馬且加鞭，早到吾家裏。

如果把第一曲的後半接在第二曲的前半，或者把第二曲的『合』下，改成『合前』，就和九宮正始所錄的全同。我以為重校金印記是把第二曲的『合前』改動過的，而合縱記却是保留了第二曲生唱的，刪去第一曲。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九宮正始的凍蘇秦是較早的本子。

蘇秦是戰國末期歷史上有名的『縱橫家』，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九有他的傳略。他一生的經歷，的確

是一個不平常的故事題材，所以元明以來編演爲戲劇的頗多。元雜劇有凍蘇秦衣錦還鄉，夾演張儀，內容和史實不合；倒是晚出的金印記和合縱記比較切合歷史故事的敘述，雖然內容都偏重在蘇秦家庭間關係一方面，使吻合明代傳奇的常套，但其形容蘇秦的困頓，家人的見誚，譏諷世人的利名觀念，全劇都有突出的成就；曲文也極通順。由於這些緣故，使金印記在舞台上保持了傳統的演出地位。

寶文堂書目記有蘇秦戲文大全一本。所謂『大全』，可能是綜合了各個以蘇秦故事爲題材的劇本名稱。那末，除已知明初蘇復之的金印記外，的確是還有其他本子的傳奇了。

元明南戲的新資料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厂先生寫過一篇寒山堂曲譜（佞宋妾元室雜劇之一），說起張大復的寒山堂新定九宮十三攝南曲譜六冊抄本，原爲李盛鐸木齋所藏，爲他的朋友霍君紹介買去。他並說孫楷第先生也獲得鈔本殘譜一部，不全。兩本各有短長。當時承葉德均兄把這篇刊出的文章寄下，使我看到其中有不少材料是極爲新鮮的，但亦不無可疑之處。現在且按照德均所鈎稽出來的『譜選古今傳奇散曲集總目』疏證如次。

先釋現有全劇或殘曲留存的部分：

一、王十朋荆釵記 抄本原注云：『雍熙樂府六種之第二種，吳門學究敬仙書會柯丹邱著。』按此劇明呂天成曲品，清黃文暘曲海目、無名氏曲海總目提要，都題柯丹邱撰。後來王國維曲錄以爲是丹邱先生朱權，而不是工詞善畫的仙居柯九思。我也曾查過光緒戊申息園刊印的丹邱生集，見到其中題畫之作很多，也根本不會談到南北曲，以爲他決不是荆釵記的作者。所以此處的柯丹邱當不是柯九思和朱權，而是第三者；他是吳門的學究，又是參加敬仙書會組織的，很可能是一位道地的劇作家。又，此中

舉出的『雍熙樂府』，並不是郭勛所輯錄的總集名。郭勛的雍熙樂府十之九爲北曲劇曲，南戲極少，也根本不曾表出『第×種』的字樣。

二、鄭將軍紅白蜘蛛記 抄本原注：『雍熙樂府第五種。』按此劇卽是南戲『鄭信』的別名。九宮正始有殘曲二支。故事內容有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可作參考。散曲『刷子序』詠戲文名有『鄭將軍紅白蜘蛛』。

三、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抄本原注：『九山書會捷譏史九敬仙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現存元雜劇有白樸的同名劇本，南戲殘文見宋元南戲百一錄和南戲拾遺。雜劇和南戲本事似不全同。奇怪的是，照錄鬼簿所錄雜劇作者史九敬仙是真定人，武昌萬戶。賈仲明詞說：『武昌萬戶敬仙公，開國元勳蔭祖宗，雙虎符三顆明珠重。受金吾元帥封，碧油幢和氣春風。……』看起來他是『開國元勳』之流的萬戶，竟成爲『九山書會』和『捷譏』（節級）那樣『低等』的人物了。要不是史九敬仙有兩個，就不能相信這條資料的成立。而且史九敬仙並不是道地的漢人名字，重複的情形也很不可能。

四、劉智遠重會白兔記 抄本原注：『劉唐卿改過。』據錄鬼簿，劉唐卿和史九敬仙都是元雜劇第一期作者，元初的北曲作者是否已同時作南戲，實屬疑問。劉唐卿雖作過李三娘麻地捧印劇本，應是雜劇。或者由於這點線索，附會成他是改作白兔記的作者了！

五、風流王煥百花亭記 這是宋元盛行的劇本題材之一。抄本原注說：『曹子貞學士著。』亦甚奇。按，曹子貞字元用，元史有傳。他是決不可能去創作百花亭那樣『荒誕』的劇本的。並且王煥故事的劇

本，據劉一清 錢唐遺事，在南宋末已自盛行，再不必等到曹子貞纔來創作的。敷演此劇現殘存曲文較多，像南詞叙錄 宋元舊編載有百花亭、賀憐憐 烟花怨兩本，九宮正始有王煥和風流合三十，南九宮譜有王煥和百花亭，都是內容類同的劇本或一劇的異名。所以，現存殘曲某支應入某劇還不能有確切的佐證。

六、金銀猫 李寶閑 花記 抄本云：『大都鄧聚德著。業卜，字先覺。尙有三十六瑣骨戲文三十九出。』隆福寺刻本。『這條資料極可貴。使我們知道：一、金鼠銀猫 李寶（或簡稱李寶）南戲尙有此別稱『閑花記』；二、宋元南戲作者總是『無名氏』的居多，這裏却給我們介紹了一位『大都鄧聚德』，他處未見；三、『三十六瑣骨』戲文名稱的出現也是僅見的；四、『隆福寺』至今還是北京舊書店聚集之處。這四點，都值得大書一筆。

七、蕭淑貞 祭坡 重會姻緣記 抄本云：『一名劉文龍傳。雍熙樂府第一種。史敬德馬致遠合著。』以前像錢南揚先生宋元南戲百一錄說：『曲品有菱花記，不知即是此本否？』那時還不敢相信劉文龍故事即是演變成後來的戲劇小上坟。我在小說戲曲新考裏就說到劉文龍 菱花鏡戲文即同小上坟。現在這個假定是完全證實了。京劇小上坟女角蕭素貞正是蕭淑貞人名的變音（素、淑音近）。史敬德名他處無可查，馬致遠是傑出的元初雜劇名家，他寫南戲也是不可相信的。表明『雍熙樂府第一種』，『雍熙樂府』意義同王十朋 荆釵記所釋：可惜在以上只見第一、第二、第五三種，至於第三、第四、甚至有第六種以下的，我們都無法可探知了。

八、父子夢戀城驛 抄本云：『浙江省掾常熟汪元亨著。字協貞，有歸田錄傳於世。』這條注語竟和賈仲明續錄鬼簿所記相符，也是很奇特的。賈云：『汪元亨，饒州人，浙江省掾。後徙居常熟。至正間與余交於吳門。有歸田錄一百篇行於世，見重於人。』按汪元亨今有散曲傳世，本來不知他曾作過劇本，現在倒可信一、二。像元末蕭德祥作有南戲也可引爲參考。（見錄鬼簿。有人以爲現存南戲小孫屠即是蕭德祥的作品，也很有可能。）

九、崔君瑞江天暮雪 抄本云：『近人改作江雪舟記，恬不知恥。』按，此戲南詞叙錄列於『宋元舊編』中，九宮正始却以爲是『明傳奇』。今有殘曲多支，看曲文古樸情形，至遲亦當爲明初人創作或改作。改作江雪舟記不知是何時，改動情形若何，也無從參見；惟明末清初尙盛行江天雪劇之『走雪』，當是改本的演出內容了。

十、金滕記 抄本注：『僅見一出，鄭德輝著；或云喬夢符作也。』按，這是一個可笑的錯誤。當非自張大復始，因爲呂天成的曲品就說喬吉寫有『金滕記』傳奇；此後曲海目也照舊因襲；王國維曲錄卷四竟因此以列於傳奇部之首。有注云：『明鬱藍生曲品題元喬吉撰，黃文陽曲海目仍之，然不知何據。』這個謎直到我看到來鳳館精選古今傳奇最悞情四集下『絃索調』，才算打破！這上面注着：『水晶宮，雪訪，喬夢符。』原來是崑曲中常唱的『訪普』，首句是『水晶宮，鮫綃帳』，有元明雜劇影印本的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全劇，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羅貫中。『水晶宮』是正宮套曲的開首詞句。改名『金滕記』當指與開國故事有關的劇事，刻書的人知道喬吉寫過金錢記（這是比較有名的劇本），『金錢』和『金滕』，反

正差不遠，就這樣張冠李戴地附會上去了。把金鰲記說是喬吉的作品，其實却是羅貫中的風雲會。張大復也應是沿用這個錯誤的。

十一、元永和鬼妻傳 抄本云：『龍子猶云：洪武間一教諭作，惜未詢其姓字。』按，此劇九宮正始錄有殘曲，南詞定律亦有。宋元南戲百一錄錢先生疑此亦爲元南戲，今可信爲洪武間作品，相差不遠。九宮正始題爲『明傳奇』，亦是。劇情未詳。

十二、西池宴王母蟠桃會 抄本云：『前明官抄本也。原題敬仙書會合呈。』按，此劇殘曲南詞定律錄三支，九宮大成譜錄一支，均與九宮正始重複。九宮正始題爲『元傳奇』。從注文看，當是慶祝恭賀類戲，無生動內容。

以下再把除抄本南曲譜外未曾發現過殘文的南戲略加研討如次：

一、風風雨雨鶯燕爭春記 抄本云：『劉一捧著。史九敬仙壻。』在前東牆記的按語中，已經討論過史九敬仙；這裏又有他的女壻劉一捧出來。那末，史九敬仙應有二人了。否則，劉一捧也就不十分可信。按，『鶯燕爭春』名見刷子序散曲詠南戲名目，錯立身戲文亦提及有『鶯燕爭春』詐妮子調風月，『宋元舊編』有『詐妮子鶯燕爭春』，九宮正始及南九宮譜有殘曲詐妮子南戲；可見『鶯燕爭春』實是『詐妮子』的異名。如果這裏的名稱不過是『鶯燕爭春』的加頭語的話，則也有殘文留存。

二、羅惜惜兩美更夫記 抄本云：『曲詞淫惡。』陸、馮的南戲拾遺據九宮正始錄有羅惜惜殘文，當與此劇有關。故事原見情史卷三張幼謙條。所謂『兩美更夫』當指羅惜惜原受富室辛氏聘，後官斷

『更夫』，嫁她的情人張幼謙，可說是『兩』全其『美』！郝彪佳明曲品有王元壽作石榴花，提及羅惜惜女主角名，當亦叙此事？

三、董解元智奪金玉蘭傳 董解元的生平一向是極隱晦的。我們只知道他寫過西廂記諸宮調。元雜劇有關漢卿的董解元醉走柳絲亭，大概也是他的軼事，不知和『智奪金玉蘭』有牽連否？又，宋元人稱『解元』是泛指，此或爲另一解元也未可知。

四、志誠主管鬼情集 抄本注：『此玉谷金鶯所選，世無全本也。』按，志誠主管題材當即京本通俗小說的志誠張主管。玉谷金鶯當是玉谷新簧，詞林一枝、秋夜月等同類的書。

五、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記 抄本說：『未見全本。』按此即吊柳七故事內容，有古今小說的『衆名妓春風吊柳七』篇可參。南戲另有柳耆卿詩酒翫江樓，也是敷衍他事蹟的劇本，有殘曲留存。

六、韓文公風雪阻藍關記 見下劇注文。

七、韓湘子三度韓文公 抄本云：『與前合抄一冊。』韓湘子度韓愈故事，元雜劇有韓退之雪擁藍關記，韓湘子三度韓退之；金瓶梅詞話也曾提及韓湘子昇仙記，今有『古本戲曲叢刊』本。

八、松竹梅四友爭春記 按，元雜劇有張天師戲斷歲寒三友、花間四友東坡夢、破鶯燕蜂蝶莊周夢，疑皆和此同類的玩笑戲。

九、范蠡沉西施記 元雜劇有同題材的劇本，像姑蘇台范蠡進西施、陶朱公范蠡歸湖是。惟不見西施被沉事。

十、賽摩勒傳 抄本注：『非紅綃事。惡劣。』按九宮正始錄有『賽』的南戲甚多，如『賽金蓮』、『賽東牆』、『賽樂昌』等。此類當是以原有的劇情結構另作曲文的摹仿劇本。

十一、一合傳 九宮大成譜曾錄『一合相』殘曲二支，似爲邱園或沈蘇門的作品。想與『一合傳』無涉。

十二、宋公明大鬧元宵 按凌濛初的拍案驚奇二刻曾收此劇，疑爲雜劇，非此傳奇。元雜劇有一丈青鬧元宵。

一厂先生說，預備將這抄本南曲譜出版，這正是我們所熱烈盼望着的。因爲既有『總目』，必有殘文，由此，我們又可獲得不少的南戲材料了。

九宮正始與明初南戲

明初南戲，現在有傳本的不多；但徐渭的南詞叙錄中却著錄了四十八種劇目，這些劇本名目，有些固然有刊本流傳，有些却極為罕見，甚至連名字也不大聽見過了。

自從北京發現了鈕少雅的抄本九宮正始後，陸侃如馮沅君兩位就根據這部書寫了南戲拾遺；我也寫了一篇九宮正始與宋元戲文。但我們三個人的輯錄工作，都着眼在宋元南戲上，根本不會對明初南戲做過一番研究工作。這篇短文的目的，就希望把明初稀見南戲的留存情況作一綜合說明。

翻檢九宮正始的結果，使我並不失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詞叙錄中所著錄的明初南戲，竟被我找到了如下數種，那就是：鄒知縣、繡鞋記和龍泉記。至於高文舉和綱常記（即五倫全備），雖然南詞叙錄也有記載，因為前者有文林閣刊本，後者有世德堂刊本，所以就沒有什麼希罕了。此外，商輅三元記也有鄭振鐸影印本，現在『古本戲曲叢刊』又照收，也不必再作說明。這裏就把這三種殘文錄出如下：

（南詞叙錄『宋元舊編』有劉孝女金釵記，正始作『明傳奇』，未知孰是？）

一、鄒知縣 晁氏寶文堂書目樂府目中有鄒知縣肖山湘湖記，疑即此戲。正始卷一錄有『滴滴金』；

空思鍊石補天缺，何用橫戈探虎穴？宏開綺席排佳宴，對清秋娛令節。從民怨結，仙寰洞府天地別，不覺時序催迭。

二、繡鞋記 卷九錄有『梁州令』：

雨漆雲膠情意密。記那日分離，這情懷惟有老天知！俺這一個心腸，都做了淚珠兒。

按散曲『刷子序』詠戲名有『繡鞋兒范四郎成契姻』句，疑指此繡鞋記，可能還是宋元南戲。如是的話，則此劇男角應爲范四郎。又南詞新譜卷七錄有紅繡鞋傳，不知也是此繡鞋記否？有曲『太平賺』：

風景堪酬，山水畫圖耕就。不飲空歸，桃花笑我還愁。休迤逗。不妨藉草，把金杯泛，放開眉皺。一觴一詠，又何須弦管歌謳，另般清溜！

三、龍泉記 晁氏寶文堂書目樂府目中也有文武狀元龍泉記。曲品云：龍泉乃沈壽卿作。卷十錄有『小重山』：

日出旋霄散曙烟，蓬萊宮闕啓。九重天，兩階冠蓋儼如仙。廷試後，還擬聽臚傳。

卷八有『忒忒令』斷句『聞道君行萬里途』。

此外還有不見他書著錄的劇曲，也摘錄如下：

四、浙江亭 明初有遊賞浙江亭雜劇，本事不明，傳奇內容與該劇是否有關，也不可得知。有卷一

『歸朝歡』曲：

離家久，離家久，望得眼穿。是則是山長水遠。親和婦，親和婦，有誰見憐！怕只怕緣慳分淺。見書備知都康

健。斑衣早遂平生願，寶鏡重磨月再圓。

又卷一『情未斷煞』曲，當與前『歸朝歡』爲同齣之末曲。

謝鱗鴻，來方便，今宵寬意且安眠，好事須教夢裏圓。

五、蝴蝶夢 這並不是清代莊子妻劈棺故事的蝴蝶夢。卷二有『破鶯陣』，卷五有『梁州錦序』曲文，可見係寫男子戀妓情節。

〔破鶯陣〕塵鏡羞鸞，寶釵分鳳，困花愁柳。拍塞悶懷，先自是多憂多病，那更遭着深秋。寒雁來時書難就，縱書就教他何處投！凝眸處，對斜陽衰草，離恨悠悠。

〔梁州錦序〕將無作有，心不如口，閃得我有國難投。從來剔透，不似這場落後。堪笑我似痴猶空守，他却戀楚館秦樓。自簪約，這的是惺惺上下場頭落的機構。

九宮正始於此兩曲皆注『明傳奇』，但在卷九『普天樂』的注文中却說『有元傳奇蝴蝶夢』，自相矛盾。這樣的矛盾處還有不少，不具述。就此劇而論，尤以『梁州錦序』一曲像元人口氣，至遲也應是明初人所作的戲劇。

六、托妻寄子 卷三有『光光乍』：

屈己卑身敬賢交，疎財仗義重英豪；此外優閒無他惱，良辰好景同歡笑。

此劇恐是劉弘嫁婢雜劇的同題材故事換名爲『托妻寄子』者，劉弘嫁婢劇今存孤本元明雜劇中，故事內容又見今古奇觀『劉元普雙生貴子』。此曲口氣似劉元普唱。又，清代有改編本傳奇通仙枕，亦演

此故事，可參看盧前的讀曲小識。

七、周子隆 不是現存的周瑞隆尋親記。因為把周瑞隆戲翻檢的結果，並無此曲『二犯月兒高』：

金井琉璃現，銀牀轆轤轉，水向冰盆注，月浸瑤池淺。玉兔銀蟾，分明掌中現。佳人對着嬌娥面，試問嬋娟，默默情無言。驀地裏，被風顛。

八、張員外 本事不明。僅有『醉扶歸』一支：

半路半路遭磨折，心事心事對誰說？看那鶯鶯燕燕效頑頑，穿柳徑，迷花榭；教人見了自顛屑，兩淚空流血！

九、磨刀諫父 卷四僅有『撲燈蛾』斷句『樂人戲都呈遍，醺醺醉也』，且未標出是傳奇或是散曲。今從題名看，與『托妻寄子』相似，當是傳奇名無疑。續錄鬼簿『諸公失載名氏』雜劇有名『磨刀勸婦』，也許『諫父』乃『勸婦』之訛。

十、蘇儂儂 卷四有『古輪台』：

薰風，細細南來降長空。輕颺起十里清香，一鈎新月，倒影簾光。隱隱魚游葉底，試把花來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風流絕美！

按此曲定有脫誤。首兩句用一韻，次三句用一韻，其後又用一韻，一曲三轉韻是很少可能的。或許同是蘇儂儂劇的『古輪台』三支，把它割裂後而再合併起來的。

十一、織錦迴文 本事疑敷衍蘇蕙故事。卷五有曲：

『解連環』慢飲一盃，不須再三推避。邊塞上乏餽缺味。常言道，正是『他鄉遇故知』，一似『久旱逢甘雨』。

卷四有『走山畫眉』：

寶刀戈戟，戈戟光焰焰耀日明。向荒村劫擄，劫擄都劫了棟梁民。笑忻忻□音，鬧咳咳鼓聲，鬼神怎行。嘆何年，怎做得良家百姓。

十二、金華娘子 共收六曲。卷六的是『字字錦』：

華堂集俊豪，羅綺香風俏。亭台粉黛粧，笑把闌杆靠。□雲翹，看那十二金釵，金釵擺列，珠圍翠繞。妖嬈！丰姿比並，真個花香粉嬌。銀箏慢撥，慢撥長生調。正是王母獻蟠桃。見傳書青鳥，聽風敲玉珮，玲琅琅，半空裏飄飄縹緲，歡歡笑笑，一霎駕鶴來到。

〔滿園春〕頃刻芳絕盡開了。韓湘子逞奇妙，箎籬文喜仙姑桃；看洞賓成道，看洞賓成道，飛龍劍斬魔妖。〔合〕魚鼓骨鑿鑿也麼敲，簡子兒挖楂楂也麼敲。野鹿啣花，野鹿啣花，更猿猴獻果，一盃盃滿勸香醪。

〔前腔〕鍾離醉，鐵拐倒，許由仙不見了柳飄。跌得來采和泥兩跨，那果老好笑，那果老好笑，騎驢去渡溪橋。〔合前〕這三曲顯然在同一齣裏，表演『八仙慶賀』習套。卷七是：

〔浪淘沙〕南極壽星高，昨夜光搖。紅雲紫霧瑞香飄，綠柳亭前花似綺，駿馬嘶驕。

〔前腔〕扭紅袖，舞蠻腰；一派笙簫，春風人醉紫葡萄。歸去不知時候晚，見月上花梢。

剩下卷九的『二郎賺』：

歡笑醺醺，好放心情樂此朝。寬懷抱，那樽中有酒俎佳餚，謾逍遙。何必長安市解貂？醉教花影月陰高。閒事都撇調，靜聽唱個八仙傳道。

此曲卷第雖後，依語氣看，也應是和卷六的三曲同齣所唱的曲文。從『歡笑醺醺』以至『靜聽個八

仙傳道』可插到『字字錦』曲的後面，再接『滿園春』兩曲，次序井然。又，此前的一支『浪淘沙』用韻亦同，語意也相似，故亦可能是此齣的末後曲辭。綜上所說，金華娘子所收六曲似屬同齣曲文。

十三、綈袍記 卷十收『燒夜香』一支：

黃封御酒綠如波，翠釜雕盤復味多，罨畫堂高只見捲絳羅；莫管桂子梢頭，殘日又墮。

按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有綈袍記云：『未詳誰作。記范睢受須賈綈袍事。睢妻蘇瓊瓊，妾蘇簡簡，史無其人。按白居易樂府有云：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此蓋借用其姓名也。』如果這裏的蘇簡簡即是前篇的蘇簡簡，那末，蘇簡簡也該就是綈袍記了。今『古本戲曲叢刊』中有范睢綈袍記，元人雜劇有諱范叔演此事，今川劇有贈綈袍也演此中一段，惟皆無蘇氏名字，故無可查。

十四、減灶記 當演孫龐鬪智事。或有疑爲汪廷訥的天書記者，不可據。天書記今有『古本戲曲叢刊』本，但九宮正始收卷十的『兩頭蠻』曲文，汪氏的書中無可查見。今備錄於下：

興兵拔寨，直走韓都休自在。把韓圍，駭得他城門不敢開。禁樵柴，只待三月工夫見析骸。俘囚納款來，全師聽奏凱，那時節心方快。教人稱將材，教人稱將材，我是普天下都元帥。

十五、昇鸞記 名稱似屬『神仙道化』型劇本。有卷五的『一江風』：

歎韶光，寂寞花飄蕩，人遠難親傍。細思量，水漲藍橋，路阻桃源，愁悶如天樣。嬌姿在那廂，香囊在我行，覩物添惆悵。

十六、四節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七說：『明初舊本，未知作者何人。共作春夏秋冬四景，凡四卷，

名爲四節。以杜甫、謝安、蘇軾、陶穀各佔一景。『今卷一有『神仗兒』：

拾遺補過，責歸賢佐。蘇子不安分，頓使一官遷左。辭瑣闥，出鑾坡；辭瑣闥，出鑾坡。

似爲第三卷蘇軾赤壁賦中的句子。卷五的『金錢花』：

熱烘烘汗流滿面，戰兢兢眼花撩亂。說起晉兵腸也斷，百萬兵，死多半，生者須知也顏汗。

當是卷二謝安東山記的曲子。沈采也作有四節記，此一曲或是沈采作也未可知。南詞叙錄中有文林四景，不知是否即四節記的異名。

十七、紫香囊 卷一有『滴溜子』殘句『期取功名勒鼎鐘』。本事無可知。惟醉翁談錄有宋人評話『傳奇』項下的紫香囊和此同名，其劇本淵源或出於此。

十八、烈母不認屍 卷七的『胡搗練』殘句『讀書人誰肯去持刀』。元雜劇有王仲文的救孝子烈母不認屍，劇名相同；此劇當爲同一故事的取材，則劇情大致和今存王劇無多出入。

十九、張金花 劇事不明。卷八有『四塊金』曲：

郎若有心，風月無妨碍；娘若有情，雲雨須担待。前生分定該，萬事宜寬解。粉傅金腮，翠添眉黛，巧粧來，管勝如合菱花永團圓歡愛。

以上十九種劇曲，大部分是極罕見的。除宋元戲文輯佚曾收入繡鞋記、磨刀諫父等，曲品、曲錄、今樂考證以及所有的中國文學史或戲劇史當然也不會採擇過它們。希望這篇短文能够供給這方面專家的參考。

秋夜月

秋夜月共四冊，是明代傳奇的選本。原本似爲兩部，每部兩冊，或一書而分兩次刊行。大約首兩冊分爲上下二卷，扉頁名叫『秋夜月』，又有小字『燕石居梓』。小題目是『天下時尙南北新調』。第一頁題『豫章、饒安殷啓聖彙輯，閩建書林熊稔寰繡梓』。次兩冊也分上下卷，缺扉頁，不知叫什麼名字；另有小題目『天下時尙南北徽池雅調』。第一頁題『閩建書林熊稔寰彙輯，潭水燕石居主人刊梓』。前後版式相同，分爲三欄。上下欄皆選傳奇，中欄則有笑話、酒令和『劈破玉』歌。次兩冊總名已失，我們便索性總稱兩部書爲秋夜月了。

這書所收罕見的傳奇極多；所附的歌謠也很有價值。初發現時，鄭振鐸先生用藍晒圖紙晒了一份，阿英同志抄了全部的『劈破玉』歌，足見重要。現在我把其中的有關戲劇部份資料加以鈎稽出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像秋夜月這樣的選本，明代萬曆年間大約是風行一時的；據今所知，可隨舉下列各種：

一、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四卷 萬曆元年福建葉志元刊本，黃文幸選輯。

二、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六卷 萬曆元年蔡正河愛日堂刊本，黃文莘選輯。

三、鼎刻時新滾調歌令玉谷新簧五卷 萬曆三十八年書林劉次泉刊本。

四、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六卷 萬曆三十九年敦睦堂張三懷刊本，龔正我選輯。

五、鼎鐫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六卷 萬曆福建唐金魁刊本，朱鼎臣等選輯。

秋夜月雖不知爲何時刊本，但看其所選各種傳奇，都是萬曆以前的作品，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和沈璟及其門弟子的『吳江派』作品一種也不會入選，湯、沈是萬曆間劇作家的代表，可見秋夜月的刊行年代也是在萬曆初期的了。

所謂『徽池雅調』，據湯顯祖的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云：『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誼；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青陽屬舊安徽池州府，徽池是『餘姚腔』的流行地，所以，秋夜月可說是『餘姚腔』的選本。也因爲是從『弋陽腔』演變而來，因而同『弋陽腔』也有關係。此外，英國牛津也藏有同類的新鐫梨園摘錦樂府菁華一種，僅分上下兩欄，均收傳奇。萬曆二十八年書林王令雲梓，豫章劉君錫輯。（參見向達先生瀛涯瑣志，載北京圖書館館刊十卷五號）。秋夜月似與該書的關係更爲密切，不僅所選傳奇相同者甚多，即齣名也有很多是一樣的。（明代傳奇，齣名往往更換，內容實相同）計有下列十四齣：

香囊記：憶子平胡

琵琶記：伯喈中秋賞月

鸚哥記：潘葛思妻

和戎記：冷宮自歎

投筆記：班超別母求榮

投筆記：班超夷地賞月

拜月亭：曠野奇逢

粧盒記：陳琳粧盒匿主

躍鯉記：安安送米

織絹記：槐陰分別

金貂記：桑園戲節

金印記：周氏當釵

護國記：點化陽明

鳴鳳記：繼盛修本

秋夜月共選傳奇五十四種。與上述六書取材相同者不少。（牛澤所藏的樂府菁華現僅見其摘目

大明春未知全目，不計）今列一表，表明秋夜月取材劇目和詞林一枝（詞）、八能奏錦（八）、玉谷新簪（玉）、摘錦奇音（摘）、樂府菁華（樂）等五種選本比較如下：

秋詞八玉摘樂

秋詞八玉摘樂

紅葉三×××××

金台二

粧盒四××××

寶劍一

香山二

紅拂二×

陽春二

浣紗一

同窗三

臥冰二

昇仙二××

雙璧三

蟠桃一

琵琶五×

玉簪四

北西廂二×

×

×

×

三桂三			易鞋三	×
織錦一	×	×	荊釵四	×
藏珠一	×		五桂一	×
四節二	×	×	洛陽一	×
羅帕三	×		四德一	×
灌園一	×		長城一	×
香囊一		×	十義一	
曇花一	×		千金一	×
白雁一			古城三	×
金貂一	×		投筆四	×
鸚哥一		×	三元二	×
拜月二	×	×	烈女一	×
金印三	×	×	青袍二	
白兔三	×		和我二	×
紅梅一			葵花一	
破竈一	×	×	鳴鳳一	×
煉丹一		×	胭脂一	×
救母一		×	尋親一	

秋
夜
月

潘間一

南西廂一

秋夜月往往有目錄和內中表題不相符合者，有目錄中漏列者，故非查內容不能單憑目錄作出結論。如槐陰即織錦；『夫婦相憐』題目標爲雙璧，內題藏珠，據內容雙璧和藏珠亦似爲一劇，今以謹慎起見，暫列兩門；西廂有南北二種；『詞贈弱蘭』題目標爲四節，內題郵亭，以本事論，亦以郵亭爲確；漏列目錄者更多，像曇花的『真君顯聖』，千金的『咸陽夜宴』，白雁的『蘇武牧羊』，金印的『途中自嘆』……等目，不備載於此。

詞林一枝和秋夜月劇名重複者計二十五種，八能奏錦十一種，玉谷新簧和摘錦奇音各五種，樂府菁華二十四種；由此表比較的結果，可知紅葉、粧盒、荆釵、五桂、洛陽、三元諸劇當時是很流行的；可是現除荆釵外，其他諸本連完全的本也看不到了。我曾統計過弋腔，知道粧盒記在清初尙盛行。鸚哥記的『潘葛思妻』和長城記，古城記也是弋腔中流行的劇目。秋夜月中的金台、雙璧、蟠桃、潘間（和東郭記不同），白雁五記，不僅從未有刊本留存，在其他選本中也不曾有零齣選入。

秋夜月中最使我注意的有元代的南戲——臥冰記二齣、長城記一齣和白雁記一齣。

臥冰記的『臥冰求鯉』和『推車自嘆』，拙著宋元戲文本事以及陸馮的南戲拾遺，錢氏的宋元南戲百一錄所收都不過是斷簡殘篇，現在這帶有說白的兩全折的發現真是使人欣喜的事；——但仔細考察其中曲文以後，知道它是另一本的戲文，或許是時代較後的弋腔和餘姚腔用的本子。可比較二節如次：

小：哥，論行孝誰似你！母親命你買江魚，又誰知你臥冰取。怕只怕天寒凍殺了你。忙解帶脫下衣，請哥哥起來

穿衣袂，待王覽替着哥哥臥魚回。

生：賢弟呵！你年紀小，氣力微，骨頭嫩，身子嬌，休教凍壞小兒曹。若還娘親聞知道，這場打罵如何了！這場打罵非輕小！（尾聲）冰輪如雷破鼓催，忽跳出一雙鯉。賢弟呵，拿上岸，忙將柳條穿將起，拏回去，娘見喜，病安然，謝天地！感神明，謝天地！（『臥冰求鯉』末節）

王祥臥冰南戲殘曲

小：〔綠欄衫〕兄因甚脫衣袂，跌倒在河裏？身上冷如水，寒冰凍殺了你！

生：買魚無見，漁翁隱藏魚，特來臥冰取。

小：〔三字令〕論孝情，果無比。請起來，小弟情願替着你。

生：聽說與，伊年未；肌膚怯，難當冷濕氣。我可當寧取！

小：教我寸心碎，撲簌簌，淚雙垂。

生：聽響聲，似轟雷。試看時，猶如震天地。

此節大致相似。但『推車自嘆』却和雍熙樂府所收的『王祥出外』極少差異，只是前者多了一支『玩仙燈』和說白而已！今標出曲文唱句如下：

推車自嘆

〔下山虎〕今日裏最關情處，路遠迢迢。多勞苦，幾回首望不見家鄉雲杳。先推着一個絹車兒，經過山坳，嬌怯怯怎生熬。盼不到，路兒遙。推得我手兒酸，脚兒軟，眼兒花，渾身遍體盡總麻，事母竭力當行孝。只得順母顏情，怎敢辭勞！

〔鬪寶蟾〕潑奶子，你朝夕裏使着計謀，把言語搬鬧。我母親心焦，娘，任你們常打罵，恨怎消！只得含怒色藏笑

裏刀。娘，你把嫡親王覽愛惜如珍寶，把我繼子王祥，輕如糞草！

〔風綫住〕舉目荒郊，地慘天昏雲飄渺。霎時間幾陣狂風到，唬得我胆喪魂消。撲簌簌雨如籃漏，嘩喇喇霹靂聲高。渾身上下，恰如水澆，這裏滑路好似油澆；河邊走滑躓了，險些兒撞倒，行不止悶懷多少！不能够掙扶車兒走，險些兒閃跌一交，把車郎撞倒。

王祥出外

〔小桃紅〕我今日最關情處，路遠迢遙。急回首望家鄉杳也，未曾脫白，今日掛綠袍。推着輛車兒過山遙，嬌怯怯的怎生熬！路途遙，手兒又疼，腿兒又酸，脚兒又痛也，順父母的言情，教我怎憚勞。我今日路遠迢遙。（九宮大成譜引此文字稍異。）

〔鬪寶蟾〕都是這潑奶子，潑奶子，朝夕裏暗使機謀，把他這言語去急調；唆的俺母親心焦，暗藏着把笑裏刀。他把他親兒愛惜猶如異寶，將一個異子王祥，輕如糞草！

〔繡停針〕極目荒郊，地慘天昏雲飄渺。忽律律起陣狂風，胆喪魂消。撲簌簌雨又落，明晃晃電光照，濕浸浸渾身上猶如水澆，滑漉漉滿地似油澆。

〔江頭送別〕軟兀刺，軟兀刺，險些兒踣倒。行不上，行不上悶懷多少！何能得闌圍的車兒走，平白的暗閃我一交。

臥冰記缺『尾聲』，雍熙樂府有（今略）。所以，前者大約是以後者爲底本，改調歌唱的。

白雁記的『蘇武牧羊』，即牧羊記的『寄雁』，納書楹曲譜、綴白裘均收之；由此，我們推想白雁記即是牧羊記的異名或改本。牧羊記今存『古本戲曲叢刊』的抄本，年代未詳。相互比較結果，此齣亦頗有

出入。白雁記前有『新水令』，牧羊記是『宜春令』二支和『大聖樂』；後半白雁記有『一封書』，曲文甚長，牧羊記却是『下山虎』『亭前柳』『蠻牌令』『一盆花』『勝葫蘆』『尾』，除『下山虎』和『一封書』前半僅字句稍異外，其餘則大異。但仍可看出它們因襲之處，仍比較此段曲句如下：

蘇武牧羊

〔一封書〕微臣蘇武刺血傳情：一自離朝後，陷入在胡庭，不想單于逼勒，去臣官職，貶臣在北海關上牧羊羣。飢充草芥子，相伴是猩猩。嚙雪餐氈，苟延此生。叫天天不應！終日望南歸，望日瞻天近，不敢恁貪榮。雁，望你與我傳書達聖君。風寒暫宿蓼花汀，月白之上無人處，渴飲飢餐恁須要小心。但願你此去眼兒明，翅兒輕，急早飛入漢朝九重城；你去哀哀叫幾聲，料想吾王也慘情。再重逢，報你恩，一紙封章抵萬金，一紙封章達聖君。（後數語極似京劇和彈詞的七字唱。）

寄雁（或作告雁）

〔下山虎〕微臣蘇武刺血陳情：一自離朝後，投入虜庭；不想衛律奸臣，便來強挺。苦逼我歸降不從順。無奈自思量，待引刀鋒拚一命殞。自此單于怒發，入於陷阱，嚙雪餐氈，苟延此生。〔亭前柳〕去北海牧羊羣，待羝乳放回程。充飢皆草子，相親是猩猩。告天天不應！好傷情，怎禁兩淚盈盈。……〔一盆花〕仗你一封達聽，望天庭金闕，旺氣騰騰。月冷暫棲蓼花汀，天寒暫宿無人境。願你翅兒又輕，眼兒又明，把音書達上，更莫留停。……〔尾聲〕賀昇平，邊疆靖，丹書竹帛定留名。雁兒聽，望你堅心達帝京！

長城記的『姜女送衣』，其他佚文中未收此節，故無從比較。孟姜女故事是傳流極廣的，收此一齣，其價值也極高。同長城記相似，還有破審記的『蒙正榮歸』，明人改爲綵樓記，亦自不同。

其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富有人民性的劇本——同窗記和古城記。（西廂記南北兩種都有全本，流行特廣，姑不論。）

同窗記敷演梁祝故事，計收『河梁分袂』（三年同學後分別一段）『英伯相別回家』（叙分別路上情形）『山伯賽槐陰分別』（內容同上）三齣。後兩齣另標有『還魂記』一名。奇怪的是『相別回家』和『賽槐陰分別』兩齣內容相同，決無同一劇中重複演此兩段之理，且說白亦有重複處。由此，我以為敷演為廣大人民愛好的梁祝故事劇本原不止一種，或有『同窗』和『還魂』兩種，後一種或許更有『化蝶』、『成親』的理想部份。輯錄者就把不同本子的段落彙收在一起了。近年發現的祁氏曲品，在明末就記有『英台記』和『牡丹記』兩劇同演此內容。由此，梁祝故事在明末的盛行和戲劇演出確是灼然可見的了！

古城記收『張飛祭馬』是很談諧的戲劇題材，曲文主要是北曲一套，但已顯然有截節的地方。孤本元明雜劇所收的單戰呂布第二折也同此有類同的編排。內容為三國演義所無，今摘引古城記主要說白一段，以見梗概：

丈八長矛手內提，虎牢關下逞神威。孫堅輸寨先鋒印，要打溫侯呂布冠。自家姓張名飛，字翼德。近聞呂布札兵虎牢關，合一十八路諸侯相戰，不能取勝。曹操荐俺兄弟三人，共擒呂布。……天色未明，不免將馬祝付一番，好去交戰。馬呵，我如今要與呂布廝殺，你若千回千勝，萬回萬贏，我今就封為元帥。

這種傳統劇本的創作手法，從描寫張飛的行動——因戰呂布而徹夜不睡，在對馬，對劍的仔細觀察中——真是具有非常生動的形象！

最後，對於秋夜月所及的紅拂、浣紗、玉簪、琵琶、西廂、荆釵、灌園、香囊、曇花、千金、拜月、白兔、鳴鳳、尋親十四種，雖然有通行的『六十種曲』本，也不能忽略。因為其中有新增的齣目，有不同的地方；又有一些比較突出的通例，就是在每支曲牌中增加了說白以代解釋，可以看到劇本詞句晦澀的不合理情況。我們現在即使以京劇來說，如果不見唱辭，唱的時候句意也不大分明；更談不上崑腔或代腔生疎的音調和文辭了。由於這些缺點，演唱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增加說白，也是自然的事情。這十四種的比較結果，大致區別如下：

一、北西廂『鶯鶯長亭話別』全折缺白，末缺『耍孩兒』以下七曲。『張君瑞泥金捷報』全折缺白，首缺『賞花時』，末減六曲。這是北西廂的。我們推想：在明末，全本的北西廂已不能上演，清唱的部分或較多。所以有減去賓白的情形。同時，北曲聯套曲數太多，為唱者所難承受，也每每有省略的情形。他劇像『刀會』、『掃秦』……等同此，一檢諸曲譜所收，即知其詳。

二、南西廂（上段與北西廂合為一目）『月下佳期』即第二十七齣，幾全同。與現今流行崑曲演唱不同。足見明末上演還是原本。後改者反多惡劣。

三、尋親記『周維翰禁中別妻』與第十三齣『發配』後半的弔場相同。略增說白，也是演出的通例。

四、『趙五娘描畫真容』和琵琶記二十九齣俗稱『描容』的大有增改，不能看作一本。『蔡伯喈中秋賞月』即二十八齣的中秋望月，缺首二曲及白。又增白作解釋處甚多。『趙五娘往京自嘆』相當於三十齣路途勞頓。略增說白。『鬧飢荒』，相當十一齣曲文，增解。又『托夢』，新增。

五、荆釵記『錢玉蓮綉房議婚』即第九齣『繡房』，缺首曲『戀芳春』及白。『孫汝權假裝賣花』應在第二十一齣『套書』後，新增。『承局送書』即二十二齣獲報，缺吊場。增解。『十朋母官亭遇雪』與二十八齣『哭鞋』完全不同。

六、白兔記『汲水遇兔』與二十七齣『汲水』完全不同。『夫妻磨坊相會』與三十一齣私會完全不同。『小將軍打獵遇母』，原題『新增』。這三齣和富春堂本白兔記也不相同。

七、拜月亭『蔣世隆曠野奇逢』即十七齣，增解。又『誤接絲鞭』，新增。（按此『新增』，實有舊文爲據，詳本書拜月亭文。）

八、千金記『咸陽夜宴』即十四齣，缺首段白。

九、香囊記『憶子平胡』與第九齣『憶子』完全不同。

十、浣紗記『送別越王』即十八齣『得赦』，缺首二曲及白。

十一、灌園記『灌園授衣』即十六齣『君后授衣』，全同。

十二、紅拂記『仗劍過江』即第二齣『仗策渡江』，缺『瑞鶴仙』及白。又『紅拂私奔』即十齣『使女私奔』，缺白。

十三、曇花記『眞君顯聖』即第二十三齣，缺『瑞鶴仙』及白。

十四、鳴鳳記『繼盛修本』即十四齣『燈前修本』，大部均已刪削，與今崑劇所演『修本』也有不同。

十五、玉簪記『潘必正姑阻佳期』即第二十一齣，俗稱『姑阻』，崑劇常演，略有不同。又新增兩齣，

是：『嬌蓮女空門思母』、『陳妙常拜月憶人』。

以上共二十九齣，有十三齣是新增或改作的，值得注意。『增解』的有琵琶記『中秋賞月』和『往京自嘆』，荆釵記的『承局送書』，拜月亭的『曠野奇逢』。這種『增解』就是『滾調』。爲易於明瞭起見，舉琵琶記『往京自嘆』一例以見一斑：（其餘大都類此。）

琵琶記 路途勞頓

路途多勞倦，行行甚時近？未到洛陽城，盤纏多使盡。回首孤坟，空教奴望孤影。天哪，他那裏，誰做采；俺這裏，誰投奔？正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須信道『家貧不是貧』。

秋夜月 趙五娘往京自嘆

路途多勞倦，（勞倦不堪言，心中苦萬千。回首望孤坟，家鄉漸漸遠。）行行甚時近？（那日起程之際，多蒙太公賜我盤纏，只說到京儘勾，誰知道途中日久，費用甚多。）未到洛陽城，盤纏多使盡。（離家一月餘，行來沒了期。回首望孤坟，孤坟在那裏？）回首望孤坟，（只見青山不見坟，回頭又見影隨身。）空教奴望孤影。你那裏不惙采，俺這裏無投奔。（看往來人如蟻，不見故鄉人。舉目人不識，這苦向誰論？）西出陽關無故人。（路遠甚艱難，水宿與風餐；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難。）須信道『家貧不是貧』。

李笠翁閒情偶寄云：曾聽弋腔北西廂。可見清初北西廂還有用弋腔唱的部份，秋夜月中所收的兩齣或許是那時比較流行的段落吧！但不知怎樣，把賓白竟完全省略了。

從上面所叙及的看來，秋夜月中的戲曲資料的確是很重要的。它不但保存了二十餘種稀見傳奇的選齣，而且從『徽池雅調』的小題目和曲文的粗野通俗方面看來，也正有它的意義深長的地方，可供給研究戲曲史同志的參考。

統一書号：10020・811

定 价： 0.50 元